

月
筌
精
化
十
三
氣

四
冊
八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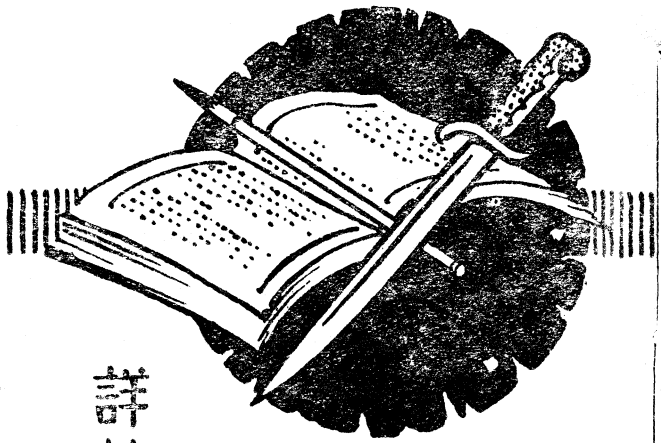
乙

279.16

177.2

刀筆精華錄

詳註新評
現代實用



上海文光書局印行

ECNULIB



10009815548630

序

刀筆之作。昉自蕭曹。後世踵之。奇文層出。刀而爲筆。其器彌精。筆而稱刀。其銳莫克。刀乎筆乎。筆乎刀乎。天下多少是非。果仗爾辯白耶。天下多少黑白。抑由爾混淆耶。嗚呼噫嘻。刀筆誠何物耶。爰輯是書。藉窺究竟。安得使刀筆之吏。獨弄其文墨耶。

新紀元二十一年季秋之月不平生序於海上

703377

例 言

本書共分八卷。曰訟師惡稟。爲往昔法律未抵完美之文字。曰律師訴狀。律師辯狀。爲現在司法修明之成績。新舊相參。可以明辨其利弊之所在。曰老吏批判。名臣劾疏。爲往昔官吏之手筆。曰民刑判詞。則爲今日新法庭之判牘。今昔比較。可以想見司法權與監察權制度之得失。曰名人公牘。則爲書記之寶筏。曰刀筆叢談。則摭拾遺聞片語。述刀筆之趣談。助行文之妙思焉。

新詳
評註

刀筆精華錄

現代
實用

全書四冊
共分八卷
註釋詳細
批語新穎

全書四大冊

卷八	卷七	卷六	卷五	卷四	卷三	卷二	卷一
律師辯狀	律師訴狀	名人公牘	名臣劾疏	民刑判詞	老吏批判	刀筆叢談	訟師惡稟

詳註新評
現代實用
刀筆精華錄

目錄

卷一 訟師惡稟

片言定讞之惡稟
勾引閨秀之惡稟
斬根斷葛之惡稟
縣令枉法之惡稟
歸家全節之惡稟
含血噴人之惡稟
移花接木之惡稟
冒認腐屍之惡稟

錢廷伯
楊瑟嚴
季君碩
諸福寶
馮執中
古佳貽
洪執中
馮執中

賴婚誣姦之惡稟

諸福寶

爭奩不遂之惡稟

吳墨謙

和姦卸罪之惡稟

謝方樽

姦殺卸罪之惡稟

陳惠慈

誣奸賴債之惡稟

諸福寶

冒認夫屍之惡稟

嚴春山

香鈎未沾之惡稟

謝方樽

憑贓緝盜之惡稟

楊瑟嚴

誘姦小姨之惡稟

馮執中

誣姦小姨之惡稟

張訟師

主姦僕妻之惡稟

王曾

控人賴婚之惡稟

楊瑟嚴

換梁易柱之惡稟

季君碩

謀殺夫弟之惡稟	諸福寶
掘毀祖墳之惡稟	諸福寶
殺人圖賴之惡辯	謝方樽
父首逆子之惡稟	楊瑟嚴
直陳辯誣之惡稟	楊瑟嚴
欺寡佔基之惡稟	王惠舟
奪田殺命之惡稟	謝方樽
囚犯薙髮之惡稟	馮執中
途遇不平之惡稟	諸福寶
逼奸殺妻之惡稟	諸福寶
借佛調姦之惡稟	金鶴年
匿女反訴之惡稟	謝方樽
強奸幼女之惡稟	諸福寶

毒婦誣奸之惡稟

諸福寶

爭妻劫女之惡稟

謝方樽

姪嬸和姦之惡稟

佚名

妾訴妻誣之惡稟

張惠民

故作難詞之惡稟

洪執中

卷二 刀筆叢談

名士風趣

滑稽妙作

窮極計生

生爭死棄

試心辨奸

擲揄邑令

一筆千鈞

訴訟要訣

狀詞十訣

靈機四要

訴訟十忌

心靈手妙

辭藻典麗

卷三 老吏批判

珠聯璧合之妙判

弄假成真之妙判

名士偷書之妙判

玉成連理之妙判

陸稼書

陸稼書

陸稼書

陸稼書

立嗣相爭之妙判
因騙得妻之妙判
官吏狎妓之妙判
名士偷香之妙判
誤娶石女之妙判
風吹婦女之妙判
爲花請命之妙判
受誣得婦之妙判
才子佳人之妙判
雅賊偷花之妙判
倒閉錢莊之妙判
僧尼成奸之妙判
主翁戀婢之妙判

陸稼書
陸稼書
袁隨園
袁隨園
袁隨園
袁隨園
袁隨園
袁隨園
張船山
張船山
張船山
張船山

撮合鴛鴦之妙判
無賴窺浴之妙判
私設娼寮之妙判
侵蝕公款之妙判
夫婦反目之妙判
誘拐兒童之妙判
嗣產互爭之妙判
婚姻僭越之妙判
太監離婚之妙判
假裝僧尼之妙判
鋤斃姦婦之妙批
志爲好官之妙批
抹殺綱常之妙判

張船山
張船山
張船山
于人龍
于人龍
于人龍
吳粵生
大理院
朱之榛
朱之榛
胡林翼
胡林翼
胡林翼

秀才獵豔之妙判
指腹爲婚之妙判
救災防疫之妙批
蝗災害民之妙批
嚴懲兵弁之妙批
訓勉勤奮之妙批
私藏軍械之妙判
僞印收租之妙判
賴婚妄訴之妙判
重利盤剝之妙判
乘隙竊玉之妙判
褒揚貞魂之妙判
旌節闡幽之妙判

胡林翼
胡林翼
胡林翼
胡林翼
曾國藩
曾國藩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曾國荃
曾國荃

欲速不達之妙判
妾媵爭寵之妙判
勢利賴婚之妙判
節婦請旌之妙判
身世可憐之妙判
三寡爭產之妙判
調戲寡婦之妙判
曖昧圖姦之妙批
老婦再醮之妙批
風水爭執之妙批
逸女被棄之妙批
天道好還之妙判
請假回籍之妙判

端午橋
端午橋
樊樊山
樊樊山
樊樊山
樊樊山
樊樊山
樊樊山
樊樊山
樊樊山
樊樊山

鼠囓票據之妙批

招夫養子之妙批

僧丐興訟之妙批

翻賣髮妻之妙批

妄想老婆之妙批

調戲幼女之妙批

巾幗鬚眉之妙批

黽字成姦之妙判

諧判附錄

雅賊偷花之諧判

男負女約之諧判

女負男約之諧判

樊樊山

樊樊山

樊樊山

樊樊山

樊樊山

樊樊山

樊樊山

樊樊山

張江村

袁隨園

袁隨園

名花妖嬈之諧判

王漁洋

雅賊偷花之諧判

王漁洋

老夫少妻之諧判

張船山

少夫老妻之諧判

張船山

翁戲子妾之諧判

端午橋

妻妾爭寵之諧判

繆蓮仙

兄私弟婦之諧判

繆蓮仙

卷四 民刑判詞

債務糾葛之判決書

交欺涉訟之判決書

梟兒弑父之判牘

主僕成姦之判決書

卷五 名臣劾疏精華

彈劾嚴嵩罪狀

楊繼盛

彈劾魏忠賢罪狀

楊 漣

彈劾魏忠賢罪狀

萬 燦

彈劾張居正罪狀

艾 穆

彈劾嚴世蕃罪狀

鄒應龍

自劾師久無功疏

史可法

參降現任游擊疏

胡林翼

舉發欺罔之奏摺

李鴻章

彈劾三凶罪狀

沈 鵬

彈劾權貴罪狀

許景澄

卷六 名人公牘精華

張季直之復辟質難

熊希齡之自表胸臆

黎元洪之廢督文章

林紓之抵制日貨

梁啟超之勸曹文字

顏惠慶之就職電

張一麐致齊燮元顏惠慶電

馮玉祥之再上辭呈

吳佩孚迎方本仁赴漢函

袁良之解釋政變

卷七 律師民事訴狀

保存古跡之呈請狀

俞祖望

歸宗爭產之辨訴狀

方中

江蘇省政府特派員對於盛氏愚齋義莊案聲明書

李時蕊

王鏡清與劉廣林爲票欸涉訟第二審上訴狀

陳霆銳

王傳璧

盛愛灝與恩灝爲析產案訴狀

張家鎮 陸鴻儀

秦則賢與周永源婚姻涉訟案訴狀

袁漢雲 王黼裳

湯蘊齋等與穆恕再等爲股欸涉訟不服江蘇高等法院抗告審裁決

案再抗告狀

譚毅公 沈豫善 俞鐘輅

秦則賢與周永源爲婚姻涉訟一案

袁漢雲 王黼裳

秦則賢與周永源爲婚姻涉訟聲請禁止編成新劇妨害名譽案

袁漢雲 王黼裳

聲請狀二 聲請狀三

附布告

卷八 律師刑事辯狀

附布告熊希齡爲華昌公司補具上訴理由狀
陳霆銳

南通張謇爲被告土豪劣紳請撤銷沒收財產命令呈文

董康 董俞

逆子弑父之辯狀
蔡倪培

黃朱氏不服高等法院更審判決聲請上訴案
潘承諤

陸根榮因和誘竊盜案第二審上訴一案
宋銘勳

黃朱氏告訴陸根榮略誘伊女黃慧如一案續訴狀
潘承諤

陸根榮二次上訴狀
宋銘勳

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對陸根榮再上訴之答辯書

陸根榮不服江蘇高等法院判處略誘竊盜罪第三審上訴狀

宋銘勳

詳註新評
現代實用
刀筆精華錄

卷一 訟師惡稟

我有筆如刀室主編

片言定讞之惡稟

錢廷伯

有邑紳黃士峯者。其愛女名韞玉。風姿綽約。楚楚動人。黃故珍如掌珠。邑中少年周廉伯。涎之已久。數次委禽。黃以其輕薄。執而不允。周以是啣恨。之一日。周偶過黃宅前。見韞玉正與侍婢倚樓遠矚。秋波四轉。娥媚無比。心尤愛之。而可望不可即。由是惡念驟萌。卽對窗解袴。作穢褻態。以挑之。韞玉羞憤欲絕。志忞不能自安。乃入房雉經以死。黃聞之怒甚。悉得其情。於婢處。遂控周廉伯調戲致死。屢控不准。有以禾中名訟師錢廷伯荐者。廷伯索二千金。爲作一狀。中祇兩要句。卽據清律例中之凡語言調戲。手足勾引。因而致死者論斬一條。故神其說。及稟上而廉伯以大辟罪置於

法。弱女冤魂。始得昭雪云。

爲調戲致死。請求正法事。竊民有女韞玉。閨中待字。詩禮無違。忽于某月某日。無故雉經自盡。民驚駭莫名。竊詢侍婢。始知民女偶倚樓頭。爲浮薄惡少周廉伯調戲侮辱。憤羞自盡。竊查廉伯輕薄成性。浮滑無狀。前曾向民乞婚。亦以其素日無行。婉辭不許。伊因此積憾于心。日前爲伊所見。民女遂不獲生。蓋調戲雖無言語。勾引甚於手足。種種穢褻情形。侍婢俱所目覩。如此猖狂。實干法紀。伏乞憲台拘拿正法。以慰幽魂。而肅風紀。不勝啣結之至。上告

(評)韞玉出於自殺。無證據可憑。又無明文可引。廷伯乃於言語調戲。手足勾引之中。畧加雖無甚於數字。着墨不多。當時解袴調戲之醜態。已虧他活畫於紙上。若非名手。曷克臻此。而淫棍之罪。固宜伏誅。貞女之靈。亦足以慰。吾是以惡訟師之惡如鬼。而佩訟師之筆如神。

勾引閨秀之惡稟

楊瑟嚴

李達成者。一急色兒也。涎對門何氏女。欲得而妻之。女父母見李無賴。拒

之甚堅。達成恨之刺骨。屢欲辱之。一日何女送親串於門外。小立閒眺。達成以機不可失。急解袴對之小便。並目挑之。作態殊醜。女大憤。訴父母而控之。欲治以調笑勾引之罪。達成恐。乃求楊瑟巖作狀爲之辯誣。楊利其重金之賂。因聳詞以作一稟。雖事得勝訴。而黑白淆混。心術已非。不可與前稟並看矣。

爲無端遭誣。叩求伸雪事。竊民幼讀詩書。粗知禮教。平居束身自好。未敢稍越規矩。日前因事返家。見對門何姓女倚門四望。秋波微轉。小露瓠犀。民竊非之。以爲年輕閨女。不應有此狀態。次日卽進謁其父何貴生。乘言談之。次婉言規勸。雖事不干己。原意本鄰居之誼。盡忠告之雅。亦行我心所安耳。不料忠言未納。蜚語橫來。一言羞惱。不惜架辭陷人。至有街頭解袴。向女小便。應治調戲勾引之罪云云。試思既在衆目昭彰之街道。又非深夜無人之時。間無論民以讀書之人。決不出此。卽尋常細民。又豈不慮旁觀之不平。而當街解袴。逕情直遂。以調戲一良家閨女者乎。其爲虛誣。不言可知。乃又援引

比附強入人罪。至以調戲勾引相加。藉以聳動觀聽。淆亂黑白。不知既曰調戲。必用語言。既曰勾引。必用手足。未有語言。何從調戲。未動手足。何從勾引。顯見貴生信口雌黃。苟快一己之私。俱不惜含血噴人。根本不符。概可想見。憲台明鏡高懸。無微不至。如此誣陷。當不容其任意欺朦也。謹此稟陳實情。務乞治以反坐。以伸冤抑。而儆刁頑。不勝戴德之至。

(評)此案適爲前案之反辯。實兩案也。觀其中有未有語言。何從調戲。未動手足。何從勾引。數語亦極鞭撻入裏之詞。比之前稟。抑何多讓。

斬根斷葛之惡稟

季君碩

倪某有婦朱氏。秉性風騷。其鄰吳炳才私與往來。已非一日。雙飛雙宿。宛同伉儷。後炳才受清江某巨室之聘。但不忍捨婦。欲行遲遲。久之。某巨室催迫甚。乃不得已歸。而謀之婦。婦樂而從之。往。遂相偕以去。其夫倪某以失婦故。偵騎四出。不得。第心知爲炳才所誘逃。遂具稟於縣。請移文至清江究捕。事聞於炳才。卽求清江名訟師季君碩設法。君碩命炳才先匿倪

氏。然後爲作狀呈縣。其事遂得解決。稟云。

爲無端誣陷。請予申雪。事竊生員久侍黌門。飽讀詩禮。平居束身自好。未敢越規貽羞。不意蜚語橫加。謂與東鄰倪朱氏有曖昧情事。此次設帳清江。謂係挾之同奔。含沙射影。情殊可惡。其實倪朱氏雖曾覲面。從未通問。蓋男女授受不親。生員固知之而堅守勿逾也。而乃悠悠之口。如此誣讒。心何能甘。生員一介寒儒。舌耕所入。僅足贍家。試問金屋藏嬌。何從得資以爲贍養。天下事不難假借。惟此經濟關頭。不容僞飾。倪某前曾以生員持正守義。多所面折。故深不慊於懷。乃就生員遠出設帳之時。托故啟釁。無可假借。乃冀以帷薄之私。故入人罪。心毒謀險。莫與倫比。自來捕風捉影。雖非事實。必有端倪。究竟生員卜居何所。藏嬌何處。倪某果能一一指出。敢當罪責。決無他言。否則以莫須有誣陷生員。生員萬不能甘。爲此請求移文原籍。飭查倪朱氏究與生員有無曖昧情事。有無逃匿。水落石出。治以反坐。不勝待命之至。

(評)危詞置辯。反繳得妙。

縣令枉法之惡稟

諸福寶

清代訟師之筆。不獨涉訟小民。資爲護身符。卽官吏之對上峯有難處者。亦往往借重也。某縣令。蒞任以來。刻剝小民。助奸爲虐。遇有怠緩錢糧者。每以刑比催科。人民苦之。乃聯名上控。蒙批仰該府查覆。令懼查出證據。恐與前程有礙。乃委福寶捉刀。始得無事。

爲叛法誣苛事。國課任民抗納。涸朝廷之利源。官肆督役催科。遭奸頑之誑控。卑識不敢怠公。嚴徵賦於額內者。是實。頑民屢抗輸限。誑呈苛於則外者。皆虛。燦金口。磨刀筆。自不惑於晶屏。搗鼓鳴。折檻言。伏求懸以寶鏡。兩庠不乏公言。百姓豈皆惡害。察隱鞠明。安名定分。謹稟。

(評)寥寥百字。使軒然大波。得以平息。文章辣手。何等力量。

歸家全節之惡稟

馮執中

有楊蕙芬者。豔名著閭里。年十七。嫁同邑張紳之子。伉儷和諧。第紅顏命薄。期年卽寡。從此形單影隻。難免古井重波。曾幾何時。私與中表某有染。

張紳微聞之。不欲聲張。以玷家聲。而一枝紅杏。遂有出牆之禁。蕙芬苦之。與訟師馮執中謀。執中爲作一稟。請求全節。稟上判蕙芬歸母家。從此與中表某又得雙宿雙飛矣。

爲請求保全節操事。竊媼妹楊蕙芬。生不逢辰。伶仃孤苦。十七嫁。十八媼。益以翁鰥叔壯。順之則亂倫。逆之則不孝。順逆兩難。請求歸家全節。

(評)一字千鈞。非老手不辦。

含血噴人之惡稟

古佳貽

富翁包人傑有二子。娶婦之後。各聽床頭人媒孽。以致仇視。旋兄大年歿。兄妻周氏。克守閨範。弟大達欲吞其產。無所藉。遂賂金古佳貽設法。初古不允。繼則大達再三懇求。且許析兄財之半酬之。佳貽方動容。乃爲探相地勢。設法害周。見包宅附近有觀音寺。寺僧某。素缺清規。佳貽遂令大達先率婦移避。後設法邀僧醉以酒。于途中。踣而斃之。割其舌。潛入其兄妻之房。持刀殺嫂。以僧舌置其旁。事畢。更爲撰狀。于次日稟縣。令以兩造俱

死無可質訊。遂依稟詳陳上憲。而大年家資。便爲大達。與佳貽平分矣。其稟云。

爲強姦殺人。竊民有寡嫂周氏。素性幽靜。謹守閨訓。從無失德。觀音堂僧某某。剃度空門。六根未淨。于民兄棄世時。延其禮懺。遂得見周氏姿色。頓起淫心。因于懺後。乘民全家出外。僅寡嫂守持門戶之時。斬關闖入。持刀逼迫寡嫂。意圖遂其獸慾。周氏三貞九烈。遂爲淫僧殺害。所幸天道昭彰。淫僧毒舌。亦被寡嫂咬下。該惡僧負痛奔逃。半途自斃。時民人在外。無從得知。但經鄰里報告。始奔歸察視。見寡嫂已僵臥血泊之中。身旁凶刀一柄。口邊斷舌一個。血肉模糊。慘不忍觀。檢點什物細軟。一無缺少。強姦謀殺。顯然可見。正擬稟陳緝凶。忽里人來報。觀音堂僧人。倒斃于某某地方。身染血漬。舌已無存。始知殺害寡嫂。卽係該僧。爲此叩泣陳詞。請求檢驗。除淫僧已伏天誅。難再法辦。惟寡嫂周氏。恪遵閨訓。四德無虧。夫逝以後。益復繡佛長齋。不苟言笑。柏節凜然。闔邑欽仰。何意凶人肆虐。慘遭辱殺。伏懇詳報大府。依例處斷。

旌獎。不勝感戴。涕泣陳辭。伏祈鑒核。

(評)奪人財產。害人性命。污人名節。心毒計狡。無過於此。此誠所爲含血噴人之作也。

移花接木之惡稟

洪執中

杜熊羆之妻胡氏水性楊花。與西鄰湯仁德有私。一日與人賭飲過度。醉後回家。入門時。誤踐門闔倒地。傷重殞命。洪執中本與仁德有隙。聞之。私忖。有題可借矣。遂喉杜姓族人。以胡氏受仁德之教唆。謀殺親夫罪。誣控于縣。其稟云。

爲匪徒教唆。謀殺親夫事。竊民侄熊羆。秉性良善。安分務農。于前年娶妻胡氏。面目從無笑形。胡氏生性淫蕩。不守閨範。與西鄰匪徒湯仁德奸通。初尙避人耳目。繼竟肆無忌憚。熊羆雖有所知。而懦弱無能。聞獅吼以心驚。爲雌威所懾伏。委曲退避。由來已久。吞聲飲恨。莫可如何。民等時勸以振起乾綱。熊羆終無能爲力。胡氏以其可欺。肆意恫嚇。倒客爲主。固已咄咄逼人。豈知

伊心猶不足。終以夫在未能縱慾。又恐熊羆久憤思啟。無地自容。遂受仁德教唆。于熊羆酒後回家。設意謀害。乃諉爲誤觸門闥。自欺欺人。不知熊羆年非老大。難云中風。時非盛暑。難云中疫。疑竇種種。未易索解。細檢根由。當然係姦夫淫婦狼狽遺害所致。爲此瀝血上陳。乞提嚴治。以肅人倫。以儆凶暴。不勝戴德之至。

(評)欲加之罪。胡患無詞。以私隙而害及無辜。筆挾風霜。罪過罪過。

冒認腐屍之惡稟

馮執中

一日浜中浮一男屍。面目腐潰。邑令循例驗之。現有傷痕。似非自殺者。以無屍屬。將草草了事。旋爲訟師馮執中所聞。執中與令宿有仇隙。遂嗾令孀婦某。指認該屍爲其夫。初婦之夫死於外有年矣。特骸骨未歸。冒認之。當無人知者。婦如期至。號泣於屍場。搶屍求免殮。請宰緝凶正法。否則以死殉。令恐族人以夫死已十年。告令。令因責婦之妄。斥退不准。婦歸復遇執中。命抱狀再訴。決無不准矣。其狀云。

爲伸冤愈冤。雪恥愈恥。事氏夫十載未歸。忽遭加害。緝凶坐罪。爲國法之當行。泣血椎心。乃人情之固有。詎意不蒙青天之諒。謂氏冒認夫屍。揮之使去。益令氏冤無可伸。恥無可雪。所肝摧腸斷淚。枯而繼之。以血者也。是可忍孰不可忍。竊氏試問青天。若謂此屍而非吾夫也。吾夫何在。吾夫而非此屍也。此屍何人。氏上無翁姑。終鮮兄弟。所依何人。所恃何物。熒熒一身。萬無生理。特再泣血瀝詞。請求追兇。并望撫恤。存沒均感。實爲德便謹稟。

（評）稟詞中以伸冤愈冤。雪恥愈恥。兩語爲事由。奔奔動人。烏有不邀准於有司哉。其字句活躍。生動有情。尤可爲閱者拓無限胸襟。

賴婚誣姦之惡稟

諸福寶

江仁幼時。聘李姓女爲室。尙未成婚。後嫌李家貧。欲圖退婚另娶。未得其計。適有趙義者。爲女父之世姪。自湘中來。因無戚友。遂寄居李處。女與趙義。因自幼見面。故絕不避嫌。吟詩論文無休日。江聞之。遂請善訟者代擬一稟。誣李女與趙生有私。具控於縣。與李女退婚。女父與趙生聞之。恐甚。

急請福寶撰一狀爲趙生辯冤。卒駁江仁之訴。其稟云。

爲刀斬鏡人糞污水月事。貨色買奸。世所或有。捕風捉影。豈誑可憑。奸惡江仁父與李某契結朱陳。義守金石。詎惡鹿姦性嗜。妬其女之無姿。鶉眷情睽。嫌其岳之不富。寃因身與伊岳交好。遂捏身與其女有私。既未捉獲。捉雙。輒敢玷冰玷玉。蕭筆雖遙。賴蘇覆盆之枉。包天在邇。難逃懸鏡之明。上訴。

(評)俠腸一片。不圖於訟詞中見之。

爭奩不遂之惡稟

吳墨謙

有徐生者。贅於陳翁爲婿。外姑頗愛憐之。以良田千畝爲贈。但言明須生子後方可過戶。後不幸婿與女均去世。陳翁靳而不予。徐生之父方顯貴。倚勢與陳翁爭。親往索奩。累訟皆右徐生之父。陳翁不得直。以三千金求吳訟師作一狀。狀云。

訴爲婿死女逝。無由贈奩事。竊思婚姻夙好。冰玉相投。惟婿故家析。女已天殂。所有贈奩。不能給。亦不願給。夫曰奩。則非翁之所得。問夫曰贈。則非訟之

所能爭。親家翁方顯貴。斷不涎此。是必主計僕之狡獪而已。想明鏡高懸。決不爲所眩惑。伏請矜全。判斷施行。上告。

(評)將贈奩二字。盡量發揮。筆力雄厚。入木三分。

和姦卸罪之惡稟

謝方樽

王子猷年少書生。固濁世之佳公子也。與隣女汪碧雲有染。但碧雲已字人。吉期將屆。子猷情不能甘。意欲久長。而計無所出。因求教於訟師謝方樽。方樽力爲劃策。授以妙計。子猷如法行之。夜踰垣入女之寢室。故驚其父。遂爲所逮。目爲偷兒。翌晨卽送至縣中。子猷之親友甚相得。聞而異之。均到庭觀審。子猷忽不供盜而供姦。謂與女結不解緣。已半載矣。今者不小心。爲女父所執。供畢。並出一訴狀。卽方樽所預擬也。其狀云。

懇爲陳明。受誣。懇請昭雪。並賜成全事。竊生員王子猷。幼薦泮芹。素範禮法。螢燈一點。伴半夜之書聲。鄴架十年。奉先人之垂訓。祇以東隣有美。遂生好色之心。西苑無聲。竟效踰垣之行。自知實乖禮法。有背士儀。然相如學士亦

效私挑。宋玉大夫。曾聞窺隙。詩詠吉士之求。古有私通之事。偷香惜玉。贈芍採蘭。實生員一時不檢。失足至此。乃女父不察。陷秀才於宵小。誣才子爲穿窬。惡語橫加。冤蒙不白。竊生雖不德。誤罹情網。污人閨女。自知陰鷲有虧。然而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妻女淫人。其咎誰歸。琴堂明察。伏乞矜全。開一線之恩。結百年之好。實深感禱。謹稟。

(評)此在今日婚姻自由。法律所許之世。不致出此。是案則經謝訟師筆回造化。使有情人。都成眷屬。亦幸甚矣。其措詞之典麗風流。亦足使賢有司見而動情。非無故也。

姦殺卸罪之惡稟

陳惠慈

有某婦者。戀姦情熱。一日忽與所歡。共同謀死其夫。削去面肉。拋於鄉野。及事發。人皆疑某婦。爲鄰人控訴。令將坐以謀殺親夫罪。但因屍首面目模糊。不易辨認。迄未定讞。婦之家屬。卽以千金賂陳訟師。請作一狀。狀上竟得免。

爲剖白奇冤。請求昭雪事。妾十八嫁夫。十年伉儷。魚水同歡。夫月杪出門。歸期未下。正寤寐懷思之際。忽加妾以不白之冤。指認浮屍。誣妾蒙砧。長官不察。將錯就錯。擬坐妾以殺夫之罪。妾之含冤入地。固亦無可如何。倘吾夫一旦歸來。試問誰尸其咎。伏乞矜全。以待夫歸。冤洗西江。恩同再造。上告。

(評)設想奇巧。用筆深入。開拓有司以避重就輕之法門。而婦於是乎有生機矣。但其故夫之冤。永世不白。此亦昔時夫婦制度未臻完善之害也已。

誣奸賴債之惡稟

諸福寶

里中有無賴趙四虎者。盤剝重利。有某寡婦之夫在日。曾向四虎借銀若干。尙未清還。某晚四虎至寡婦家索債。因某寡婦絕口不認。以至口角。後經鄰人之勸解始散。寡婦卽以重金賂福寶。請作一狀。狀上卽准。並判趙四虎永不准登寡婦之門。

爲破節事。經史貞而垂譽。王化節而見褒。阿嬌不幸亡良。自覺風無聲。月無

色。狂童獨逞淫慾。豈知庭有鏡。市有刀。惡淫某某踰牆夜入阿房。碎禪強行破節。比號遍覺。踢戶被逃。奈圍門者受傷而退。致誓舟者抱恨而仇。顧墻茨之羞不自掩。而玷玉之罪奚惡容。乞憐未亡人。大振無私法。上告。

(評)反口噬人。圖賴干淨。此稟筆法峻峭。辟易千人。亦非名手不能臻此。冒認夫屍之惡稟

嚴春山

訟師嚴春山。與邑宰有隙。嘗思借端陷之。而不能得。會城河中忽發現一浮屍。面目腐爛。不可辨認。但係男屍。邑令循例提驗。雖傷痕明顯。似非自殺。但因無屍屬。置不追究。事聞於春山。卽唆費氏寡婦。認爲故夫。撫屍痛哭。哀乞邑令嚴緝凶手。實則費氏之夫。於十年前遣戍無音。久已客死。邑令探悉實情。斥責費氏。春山不服。再唆費氏稟訴。邑令見稟。無可批答。姑准緝凶昭雪。而暗出宦囊。以止婦。讀請其稟云。

爲夫死不明。籲請伸雪事。竊氏夫在十年以前。爲國效力。遣戍邊關。音信久杳。鄰里疑爲已死。氏自嘆命薄。亦惟有涕泣而已。二三月前。忽得歸訊。方私

喜計時可達。日前道路紛傳。城河有屍。浮薄氏初僅隨衆觀。不料身致全似氏夫。細辨胸下有毛寸許。益確切不誣。定係垂抵家門。被人陷害所致。氏當時肝腸寸斷。哭不成聲。乃哀籲青天。請求昭雪。不蒙明察。斥爲混冒。謂氏夫已死戍所。未必竟是浮屍。竊氏夫明明言歸。云何已死。而歸期屈指。亦明明在二三日。前與河中浮屍發現日期。適相切合。如此真確。乃謂虛誣。然則使問使此非氏夫。氏夫安在。氏夫非此。此屍何人。氏燬獨無依。所望惟夫。十年以來。苟延殘喘。以至今日者。正待夫歸耳。空聞歸期。卒未一面。氏何薄命。一至于斯。爲此具投案前。伏乞青天緝凶昭雪。以慰幽靈。若得日覩真凶抵法。使氏得有面目以告氏夫於地下。萬代啣恩。沒存均感。

（評）捏造事實。可以亂眞。

香鈞未沾之惡稟

謝方樽

陸氏寡婦與比鄰湯姓有地土之執爭。湯翁饒資產。賄賂當道。陸氏屢控不直。冤無可伸。於夜半自經於湯姓祖塋。湯翁卽賂金於方樽。方樽令易

屍以繡鞵。乃作狀云。

訴爲寃遭仇陷。移屍圖害事。竊民之祖墓。坐落某都某圖。四畝苗田。登臨平易。倘逢天雨。更覺溼泥。忽于某月某日清晨。經人報告。有一屍首。懸掛林間。識爲比隣陸氏孀妹。民卽親往察視。固確。當卽告知地保。究檢再三。始識移害。查屍屬多虎而冠者。藉口爲民逼勒致死。夫逼人勒命。案豈等於尋常。誣告挾嫌。律乃嚴乎反坐。而況弱質閨妹。黑夜焉知湯墓。連宵春雨。香鈎初未沾泥。推測情形。移屍可斷。豈容藉口。黑白淆人。謹請昭雪。含寃上稟。

(評)計亦奇矣。非惡訟師所能想得。出入後數句。尤屬妙筆。

憑贓緝盜之惡稟

楊瑟嚴

某甲欲誣其仇某乙。計無所出。謀於瑟嚴。乃使甲先報失竊。開一金飾值洋千餘金之失單。呈縣後。一面托人以菊花一盆。鬻於乙。乃爲之作狀以控乙曰。

爲憑贓緝盜事。奇花異卉。事雖出於細微。引繩批根。案可尋夫線索。竊民家

於初一日。失竊金銀首飾等。約值千金。曾經開單呈報。事將一月。消息杳如。忽於前日之晚。行經某乙門首。猝見菊花一盆。乃屬民家故物。與金珠首飾。同遭盜劫。此菊雖所值微幾。而此盆則柴窰古器。瓷質細緻。式樣玲瓏。豈是尋常所有。當卽晤其主人某乙。詢問何來。乙言語支吾。形色匆遽。初謂購自申江。繼謂餽自戚友。語無倫序。彌切狐疑。經民再三盤詰。彼乃俯首無詞。績思菊花既在陳家。他物亦有着落。某乙縱非自己行竊。而窩藏之罪。百口難辭。伏望立提嚴究。追出原贓。治以窩藏之律。以絕盜賊之路。則民人物歸原主。閭閻高枕無憂。迫切上告。

(評)飾詞害人。使當之者置身無地。文亦含沙射影。可畏可畏。

誘姦小姨之惡稟

馮執中

某甲涎鄰女姿色。私結不解緣。視妻爲眼中釘。朝夕詬詈。妻不能忍。暫避姊家。其連襟責之。某甲非惟不聽。反請惡訟師馮執中作稟。訴襟兄誘姦小姨。其稟云。

爲恣淫破義事。謀姦於妻。已是衣冠禽獸。合淫於姪。終爲律法髡黔。陰惡某某。與身連襟。涎姨姿色。謀其妻而以義往來。迷其酒而逞淫迤逗。姐爲正配之妻。妹爲苟合之妾。豈皇英女虞帝之婚。填蕭曹重序奸之罪。號天霹靂。振世紀綱。上告。

(評)肆口反噬。污人名節。此訟師之顛倒是非處。

誣姦小姨之惡稟

張訟師

某因留住小姨。被連襟捏控後。乃另請張訟師。作稟以辯其誣。

爲青繩玷玉事。男良女潔。自不譴怒於風雷。口糞污筆。畢竟愧慚於衾影。某氏二女。長嫁於身。毒惡某某。殆娶其妹。只謂姻亞之親。孰竟禍冤驟作。襟惡某某。將妻無端拷打。逐出戶庭。母遐難傍。姊邇權留。因身匡不善。惡怒生噴。捏以姦誑。栽禍及身。竊惡若非慕艾。何故恨妻不死。况誣姦無據。虐妻有憑。乞提小姨對質。涇渭自分。含冤上告。

(評)張訟師此稟。直駁馮稟。正所謂針鋒相對之文。否則某連襟險遭無

妄之災矣。

主姦僕妻之惡稟

王 曾

某紳初以婢菊仙與僕某某爲妻。言定以三年工資作聘。及期滿。僕欲挈妻返鄉。而少主龍官竟佔菊仙爲妾。不允帶去。並逐僕門外。僕乃請惡訟師王曾作稟云。

爲家主強佔僕妻乞恩斷合事。竊身自小雙親見背。既乏叔伯。終鮮兄弟。迺蒙外家撫養成人。孤苦零仳。壯年未聘。後傭僱于邑紳孫氏爲奴。敬謹盡職。頗受主人愛憐。念身孤貧。無從覓配。致絕祖宗之血食。復缺夫婦之大倫。乃以婢女菊仙。賜身爲婦。議守傭工三年。以作聘妻財禮。身聞命之下。念再生之德。銘感五中。豈意工滿求歸。小主人龍官。強佔菊仙爲妾。不允返家。身苦切哀求。反遭斥逐。同事皆曉。鄰右俱知。痛思昔年歷辛茹苦。只爲求妻。今日活活分離。依然無婦。既不能春宵同夢。效逐隊之鴛鴦。又不得傭操勞婦。謀畢生之衣食。冤填胸臆。慘切哀腸。籲叩憲天。爲身作主。啣結來生。上告。

(評)情詞委轉。令人意動。

控人賴婚之惡稟

楊瑟巖

爲勒寫筆據。圖賴婚姻事。夫婦人倫之始。豈以貧富易心。離婚律有文明。當取雙方同意。豈有出以強迫。加之欺詐行爲。如此不法情形。何甘默然承認。竊民父母在日。爲民聘取妻房。雖未詠夫好逑。實已盟聯秦晉。冰人具在。庚帖可憑。倘若一與之醮。自當終身不改。乃迭遭二親之喪。家業日以敗落。時乖運蹇。命薄年凶。家既徒乎四壁。人惟存夫一身。自顧淒涼。恒憐形影。幸父執王公。哀我子身。孤露慨然。假以百金。俾得小權。子母賴其恩德。得免飢寒。王家尙卿。更復重恩。謂稚子壯年無室。內助不免乏人。願以姪女。爲民匹配。民人感戴。莫名。覩顏告以曾聘。尙卿大喜。自願主婚。爲代籌聘金。兼假以館舍。似此生死肉骨之誼。實係來今往古所無。感激涕零。罔知所報。佈置旣妥。擇吉完姻。爰請冰人。往告坤宅。不意岳父齊德。鳴乃爲獸心。而人面。聞冰人之語。不肯應久。謂耳聞此子。已入下流。我女深閨麗質。豈甘下嫁匪人。媒氏

再三分說。請勿悞聽浮言。願爲保證。德被告於公理。不能快吐直陳。俯首尋思。頓生奸計。聲言欲娶我女。當使此子來家。觀其情形。以定去定。民旣得媒。氏回言。卽日造門請謁。被告接見。窘辱萬端。謂民不書離婚筆據。休想生出此門。蠻橫無理。一至於斯。民畏其毒。不敢與較。祇得忍氣吞聲。繕寫退婚之約。傷心無極。惘惘出門。自恨運命屯遭。思欲投河自盡。繼而念及祖宗祭祀無人。王氏深恩未報。長辭人世。實所不甘。且身若自盡。喪亡。被告愈無忌憚。不如繕具呈詞。叩求官府。念此威迫退婚。實非本人同意。立提被告到案。恩斷破鏡重圓。民人室家團聚。自當感恩戴德於畢生。祖宗血食綿延。亦當結草銜環於地下。附呈庚帖一紙。兼及月老姓名。衆證昭然。豈容奸人狡賴。真憑具在。自無一語虛詞。銜冤上告。

(評)辣手文章。

換梁易柱之惡稟

季君碩

有孫一民者。以才著于里中。一日。醉後偶忤無賴施小牛。爲小牛毆辱。一

民憤甚。擬告學官。請縣究辦。施聞而驚之。就商於季君碩。許以重金。君碩不能辭。爲作稟云。

爲調戲民妻。懇求究辦事。竊民妻某氏。頗有姿色。夕陽西下之時。常有三五成羣。在民家徘徊瞻顧。雙目灼灼。偷窺不絕。幸民妻雖出小家。頗知大節。雖有引誘。未動邪思。民以此痛心。常思得當報復。會前日回家。有秀才孫一民。徘徊民宅門外。形色慌張。見民益形惶恐。民疑而入門。民妻哭罵正殷。見民卽哭告謂受孫一民窘辱。穢言穢態。無所不至。種種情形之污惡。有非口舌所能形容者。民當時氣憤已極。出而追查。已無蹤跡。竊思孫一民旣讀詩書。應爲我民表率。乃敢調戲有夫之婦。不特有辱斯文。抑且蔑視國法。民妻旣以受其調戲。痛不欲生。次日路遇孫一民。卽與理論。乃孫一民自以秀才之尊。不但不自認咎。且肆意辱詈。如此辱人之妻。斥人之夫。秀才而如此。則秀才直如殃民之具。使天下而盡如此等秀才。則斯文亦將掃地以盡。爲此激切上陳。請提孫一民到案究辦。俾抑強梁而昭國紀。不勝感德之至。

(評)痛詆秀才。直欲使他不能開口。

謀殺夫弟之惡稟

諸福寶

戚姓有兄弟二人。兄早鰥。娶平康中人何氏爲妾。生一子。不安於室。後甲死。益無管束。弟固愚直。心恨嫂之所爲。而不敢出之于口。何氏復欲與叔氏歡。叔遠避之。某晚宿隣近牛棚中。嫂猶涎之。夜半潛入叔所。苦於叔之陽具不舉。慾火難遏。出利翦。翦去叔之具。噴曰。虛有其表。將焉用此。叔夢中驚醒。劃然一聲而卒。明日弔者皆至。見之。無不指爲嫂害者。急呈縣控。究令以證據確鑿。遂擬判嫂以殺叔罪。嫂遽賂福寶。求作一狀。諸允之。其狀云。

訴爲不白奇冤事。竊婦何氏。嫁夫十載。不幸夫亡。氏志操柏舟。情甘守寡。且上有白頭之父。下有黃口之兒。仰事俯畜。之不惶。乃叔也不諒。惹草粘花。氏鑒於事變。蒼黃之起。膽敢閉關。斬將之謀。當在千鈞一髮之間。不翦不節。不節不翦。橫暴之來。無策自全。神亂情荒。下此辣手。念及堂上明鏡高懸。鑒

及愚悃。屈諒行權。假氏數年。撫雛養老。生死咸感。泣血瀝陳。哀哀上訴。
 (評)以淫惡之罪。完全卸於叔氏一身。不翦不節。不節不翦。訟師筆下。疑
 有鬼神。

掘毀祖墳之惡稟

諸福寶

爲掘毀祖墳。拋棄骸骨事。暴露先人屍骨。大傷孝子之心。如此不法行爲。應
 受王章顯戮。竊民有先人墳墓。巧當官路之旁。爲時已歷二百餘年。墓中實
 葬五代祖宗。風水佳勝。松柏成林。鬱鬱葱葱。萃山川之靈氣。春秋祭祀。展霜
 露之孝思。傷哉勢豪。挾仇借端。發掘祖墓。掩骼埋骨。爲仁政之當行。毀墓掘
 墳。爲生人之萬惡。仰求飭差提究。卽行按律嚴懲。以平人子之心。以洩鬼神
 之怒。泣血瀝陳。撫膺號痛。勢豪猶踴強。倚勢橫行。無惡不作。氣燄加乎鄰里。
 虎狼無此凶殘。惑於風水家言。欲奮民家祖墓。屢次央人商酌。且復啖以重
 金。欲得墓前餘地。以葬自己雙親。民卽嚴詞拒斥。彼乃銜恨難平。適逢修理
 官塘。自彼被委經董。大權在手。遂逞專橫。平空控造浮言。謂爲侵佔官道。不

取民人同意。動工發掘祖墳。毀邱陵爲平地。拋骸骨於道傍。誰非子孫。誰無祖宗。傷心慘目。失魄亡魂。是可忍。孰不可忍。已摧折夫肝腸。予欲無言。安得無言。實痛心於人鬼。伏望疾速飭差。拘提豪惡。治以應得之罪。勿使久逞凶橫。生者既伸。不白之冤。死者當效啣環之報。撫膺泣血。不知所云。上告。

殺人圖賴之惡辯

謝方樽

某晚。有無賴王甲。與鄰人趙乙。口角。以致毆打。中趙乙要害而死。王甲以未爲人見。當卽逃。往謝方樽處求計。方樽命王甲連夜遠奔。至天明。王甲潛入李姓家。作盜物狀。故爲所執。送往邑署。後殺人事發。有疑王甲者。方樽復爲王甲作一辯狀云。

爲辯誣雪冤事。趙乙人命一案。人言嘖嘖。疑及小民。有謂小民加害趙乙。致死者。將砌詞以誣。告捏情以聳聽。竊思殺人戕命。案豈等於尋常。扳誣造謠。律乃嚴夫反坐。小民雖有胥篋之手腕。尙無殺人之心肝。且甲地與乙所。水隔三重。路遙卅里。若謂小民當日殺人於甲地。豈能偷盜於乙所。且殺人稱

在夜半掘壁尙在黃昏。以情度理。事跡昭然。小民冤死不足惜。竊恐眞凶逍遙法外。死者賚恨九京。其能瞑目乎。伏乞憲台明鏡鑑察。另緝眞凶。爲小民雪此無妄之災。則生當啣環。死應結草。報答無盡也。上告。

(評)設計之巧。圖賴之淨。不可及也。

父首逆子之惡稟

楊瑟嚴

成某幼失所恃。繼母與之鑿柄。某日成某飲酒酩酊。父稍責之。不聽。反罵其父。父忿甚。以不孝首縣。其子大恐。求援於瑟嚴。瑟嚴本與其子稔。囑令自割其臂。然後代爲稟云。

爲法中原情事。父首子順受其罪。子被謗法鑿其情。身雖至蠢。安可不重天倫。父卽偏情。豈必決於殺子。奈讒言之毒入骨。難勝至性之恩。呼天懇籲。大仗逃小仗受。不已見斷臂裂膚。並修虛廩。修焚亦惟有號昊泣天。倫法則依父首。分辯奚爲。憫冤又在憲慈。寬嚴是聽。如是忤逆。曲里難容。哀訴。

(評)訟師心計。可使犯法者逃出法網之外。

直陳辯誣之惡稟

楊瑟嚴

楊瑟嚴固惡訟師也。人有控之者。邑令卽拘入獄。不加鞠訊。便置之獄中。楊不能忍。卽上一稟云。

爲辯誣洗恥事。竊聖上功令。禁訟棍不禁訟師。夫以曲爲直者爲訟棍。以直爲直者爲訟師。訟棍足以淆惑是非。混亂黑白。禁之固當。訟師爲人。鳴不平爲人反冤獄。獎之不遑。乃堂上弗察。聽曾子殺人之言。坐公冶縲紲之罪。屈抑良黎。損人名譽。有使人難堪者。竊爲堂上不取也。謹請斟酌行事。爲民拔冤洗恥。實爲德便。

(評)冠冕其詞。絕不作哀求狀。

欺寡佔基之惡稟

王惠舟

毘陵吳伯仁曾以屋基賣與孫某爲業。逮孫某造屋時。伯仁已死。其寡婦孤兒不許建築。並請王惠舟代擬一假契欺孤寡之狀。

爲假死契欺孤寡佔陽基事。貧不極。何因至賣住基。契若眞。奚必伺死執業。

土豪某某偷夫名書假契。佔世守址。強創高樑。竊夫在日。尙有餘囊。賣基存歎何用。夫去世方出假契。豈容白據橫吞。孤可欺。夫目不瞑。寡可嚼。天理難容。憲卽天律。乞治惡以保孤寡。上告。

(評)強詞奪理。持之有故。其心也惡。其筆也狡。

奪田殺命之惡稟

謝方樽

鄉人某種租田爲生。一日。被人在田主處將田騙去。鄉人因無田可種。全家難活。懇謝方樽作稟控之。卒得承種云。

爲謀地奪天事。食爲民天。絕食源則天被奪。農以耕地。陷農業則地被謀。梟惡某某。矚身佃種某某水田八畝。屢懷謀奪。何五霸之假仁。極力吞涎。盡百端之巧媚。先以典租爲囿。身墮其套。旋則佃田行勢。東遂其謀。傷哉八口。枵命若懸絲。痛矣六時之餐頓烟滅。仍傷仇告。以憲法作兒戲。而嚇小民。不勝哀求。仗仁天體親仁而憐孺子。勤兇救活。劈奪安農。望光上訴。

(評)懲惡誅奸。有可取處。

囚犯薙髮之惡稟

馮執中

訟師馮執中。以事下獄。猶代人作稟。邑令恨之。將誣以他罪。致之死地。爲馮所聞。設策自衛。並思中傷令。遂命同獄之囚薙髮。但一時無薙刀。控擊碎一碗。磨之。其利如刀。既薙畢。卽草一呈控於府云。

控爲違背國法。玩視紀律事。竊某某邑令某某。本一紈袴小兒。以納粟起職。居心卑穢。賄賂通行。以訟獄爲漁利之門。以金錢爲生死之斷。政績惡劣。名譽卑污。具在人口。乃復藐視國法。重違律例。於某月某日。處得賄之囚徒。准其削髮。此真可謂駭人聽聞之事。民等伏思縣令掌百里之政。竟爾自犯紀律。等國法於弁髦。視朝廷若兒戲。身不正。何以治民。爲此據實上控。請卽派員查驗。切實查究。以整吏風。而伸國紀。特此上控。

(評)橫語之來。令人置身無地。

途遇不平之惡稟

諸福寶

土豪飛山虎。出沒天竺山間。一日福寶遊山。偶見土豪忽以足跌斃民婦。

祇以紋銀十兩償其命。民懾其威，不敢與較。於是福寶大抱不平，代擬一狀控之云。

爲土豪橫行。慘殺髮妻事。竊李某某。綽號飛山虎。素性蠻悍。無惡不爲。今茲怒馬橫行。踐民人之畝。民婦出而干預。豪即飛足踢中要害。當即身死。豪全不介意。擲下紋銀十兩。揚長自去。夫身有紋銀十兩。已可踢死一人。若家有黃金萬鎰。便將盡屠杭城。草菅人命。於此可見。不想光天化日之下。而乃有此惡魔。伏祈緝凶法辦。以慰冤魂。上伸國法。下順民情。存沒共戴。瀝血陳詞。哀哀上告。

（評）見事不平。故神其說。筆力如百鍊鋼。能使人閱之。無不作繞指柔矣。

逼奸殺妻之惡稟

諸福寶

爲暮夜登門。逼奸殺妻事。夫逼奸妻女。律有明條。因而啣冤自盡。法無輕宥。民貼鄰某甲者。虎而生翼。惡欲滔天。持勢橫行。漁色無厭。窺妻少艾。屢次調奸。民妻夙性貞潔。屢作投梭之拒。某甲見事不成。即於昨夕冒民逼奸。妻畏

罪出亡在外。死活未知。某甲似此持勢淫凶。實屬目無法紀。伏望依法懲辦。照律科刑。着某甲交出民妻。得重圓之日。則感德靡涯。御冤上告。

(評)無中生有。含沙射人。

借佛調姦之惡稟

金鶴年

爲妖僧邪淫事。受五戒。絕六根。方爲真正法門。今妖僧某某。不修戒行。架言建造禪堂。沿門抄化。叩檀那實窺婦女。吳村地僻人稀。居民陸高出農。惡禿乘機顛狂。調奸高妻。高妻被纏。囑雛兒往叫夫回掩捉。惡禿挺兇亂打。正在不敵之際。幸村鄰率至。合力擒拿。送台法究。竊該僧素行不端。大穢禪寂。波羅密化作薦茶。清淨經變成齷齪。化緣簿假作姻緣簿。光非忘想。般若台認作雲雨台。弗盡邪思。伏乞速正典刑。驅散徒衆。參扶正教。俾法輪日永增輝。孤村永絕淫僧。出合村於水火。實爲德便。連名上告。

(評)直刺其奸。

匿女反訴之惡稟

謝方樽

爲謀命匿死。請求伸雪事。竊民生有二女。次女許配同邑趙全之子趙金大。爲妻。現年十八歲。早經童養過門。惟金大生性風流。夙有外好。不待柳梢月上。早已人約黃昏。視此結髮嬌妻。無異眼中釘刺。過門以後。飽受欺凌。嫌貌醜如山鬼。叱辱常聞。憎質笨若牝牛。鞭箠屢及。日猶未午。已嫌午飯失時。起尙平明。已嗔晨興過晚。如斯種種。不可枚舉。面上之爪痕縷縷。時成新月之形。臂間之青塊稜稜。恆如邱陵之狀。老去鬢毛大半。反謂小鬼蓬頭。每遭毒打。惟有號呼。鄰人爲之酸心。過客因之下淚。凡此虐待情形。悉在衆人耳目。誰無兒女。甯不傷心。惟念少年心性。未免血氣剛強。待其年事稍長。自然和諧琴瑟。是以每欲與之理論。輒復隱匿不言。豈意豺狼成性。凶暴無倫。乘民人夫妻外出。浙水進香。遽爾謀斃民女。更復藏匿死屍。傷哉傷哉。山林密處。供狐狸早晚之餐。春水生時。爲潮汐捲抽以去。雖爲憶度。事未可知。民夫妻屢次向彼索女。惟有支離閃爍之詞。女非鬼蜮。豈能隱形於白日青天。人異蚊蠅。安得失蹤於家夫母族。按之今日之情形。證以昔年之待遇。匿屍縱無

確據。謀命却已無疑。籲懇長官。爲女伸雪。訊謀害之由來。追屍身之去路。死者沈寃得白。自當結草啣環。生者感德無窮。願具香花頂祝。上告。

(評)情節委曲。言之成理。

強姦幼女之惡稟

諸福寶

有孀婦李氏者。遺有一女。小字玉英。芳齡十二。丰姿秀麗。體態輕盈。秋波乍轉。真個魂銷。鄰居沈全生。里中之登徒子也。心竊慕之。欲親香澤者。已非一日。某日。忽與其妻莊氏謀。因妻與玉英母女。夙相過從。遂僞稱其夫外出。留玉英伴宿數宵。玉英不知其計。乃就宿於沈家。夜深人靜。女已酣睡。全生潛入衾中。摟抱玉英。強肆匪禮。玉英以柔弱之幼女。不能堅拒。於是含苞未放之嬌花。頓遭狂風暴雨之蹂躪。恣情逞慾。無所不至。以弱不禁風之秀質。安能經此誅求無饜之侮弄。春風幾度。玉英之昏痛亦幾次。及至東方既白。已是月缺花殘。玉英乃悲羞交集。遂強步回家。泣訴於其母。母聞之大忿。與全生理論。反爲辱詈。後卽請福寶撰狀控訴。

爲強姦幼女罪同殺命事。氏生命不辰。早年夫故。祇遺一女。視同掌珠。方冀教養成人。選一東牀快婿。贅入家內。藉靠終身。豈意無風起浪。橫禍飛來。緣氏女玉英。年甫十二。素與鄰惡沈全生之妻莊氏莫逆。朝晚往來。偶遇風雨。黃昏。輒復留飯留宿。不料沈全生人面獸心。窺女頗有姿色。屢次謔語調姦。氏女年幼。不諳風情。聞彼戲言。付之一笑。全生以謂玉英有意。竟敢色胆包身。淫心既起。毒計陡生。沈妻不顧女幼。與夫同謀。昨日僞稱夫出門收賬。留女伴宿數宵。全生候女睡熟。潛入衾中。摟抱強姦。血染衣褲。痛絕數次。待至天明。奔回家內。帶泣帶訴。憤欲自經。氏聞女言。心痛欲絕。伏思女以幼穉之年。竟遭此禽獸之行。今生已矣。夫復何言。生命雖得保全。名節已經掃地。將來婚嫁。已是爲難。伏望嚴懲淫棍。以端風化。而正倫常。儆寡惡而安孤姦。所有血褲。謹呈冰案。以作證據。瀝血上告。

(評)淫惡之罪。沈全生固不能辭其咎。福寶此稟。據實直說。力儆姦惡。足爲弱女吐氣。

毒孀誣姦之惡稟

諸福寶

爲賴債栽姦事。有日必有夜。在比鄰何爲夤入。有合必有雙。若隻身誰服扭淫。姦惡某某。逋身本銀若干。嗔取圖騙。託拴伊嫂居孀。陡捏身強姦誑告。竊騙銀有券。况拿夜無中。既號聲振。何不聞於四鄰。指棍碎賊。那家沒有幾塊。男婦圍門於外。仇孀對執於內。雖趙雲不能踢戶而逃。奸惡圖騙之媒。毒孀嫁禍之魁。幸曹券尙有虛情。而坐惡恃蜂蠆針。憲勤烟花。而安良懦。上訴。
(評)均非善類。而孀婦不免吃虧。

爭妻劫女之惡稟

謝方樽

土豪張子成。豔梅氏女已久。忽聞女已許富豪鄒祖根爲妾。大爲不平。率衆持械劫女歸。富豪鄒聞之。又劫之去。張子成心尙不甘。求謝方樽作狀云。

爲勢奪婚姻事。一夫一婦。乃人道之常。一馬一鞍。係當然之事。今有惡霸鄒祖根。倚富逞焰。時常凌辱平民。惡欲滔天。冤脚無地。恃有倚頓銅山之富。可

資林甫鬼蜮之奸。早已流毒一方。彌不痛心疾首。身憑媒妁。聘定同邑梅鳳林之長女某某爲妻。早已納幣。尙未過門。親戚咸知。四鄰共曉。前四月廿八日爲迎娶吉期。路途所經。適過祖根門首。奸心忽動。遽起不法行爲。爆竹一聲。爪牙雲集。金鼓聲煊。截住香車不放。霜戈雪耀。儼同大敵臨前。一池亂棒。驚散鴛鴦。捲地狂風。吹殘連理。所有迎親人衆。悉行鼠竄奔逃。坤宅奩妝什物。盡如劫奪入門。非復搶親情狀。實同強盜行爲。如此光天化日之下。豈可無法無天。不僅有干法紀。實屬風化攸關。民等身受荼毒。失魂亡魄。雀見鷲糠。一場空喜。親鄰訕笑。恥辱難堪。如此平地風波。豈復意中所及。伏望憲台依律提訊。盡法嚴懲。掃盡礙途荆棘。驅除當道豺狼。大可以維風紀。小足以釋私憾。然而怒髮衝冠。相如縱完秦庭之璧。堪痛以牛易牛。孟敏無奈已碎之甌。心肺俱摧。肝腸欲斷。泣血陳詞。惟希矜察。和淚濡毫。裂腸伸紙。奇冤待白。不知所云。上告。

(評)文詞藻麗。稟中之佼佼者。

姪嬭和姦之惡稟

佚名

爲滅倫事。閨門首風化。法紀最敝。彝倫逆姪某某。花酒蠹蟲。綱常蝨賊。因叔某某行商海外。潛蓄獸心。悅嬭少艾。遇輒調姦。壺內穢迹。罄河水而洗不清。中葺起淫心。秃筆書而寫之不竭。無恥姪畜。竟爲嬭母之夫。有情嬭娘。甘作姪兒之妾。人倫倒置。國法乖張。狐綏綏犬靡靡。總成賤行。鶉奔鶉疆。盡是醜聲。家庭偶語。無非丘麥之歌。族衆私談。不外牆茨之句。某某忝居尊長。不忍有玷家風。乞正綱常。剪除淫惡。戴德上呈。

妾訴妻誣之惡稟

張惠民

爲缺望事。嫡庶自有名分。悍妬實所難堪。乞恩斷離。以全性命。身父在母亡。旣無姊妹。又乏弟昆。父女二人相依爲命。家本赤貧。又遭凶歎。身之聘夫。不幸身死。子立無依。里中富豪。爭欲納身爲妾。當以父親年老無靠。欲娶身爲妾者。不問聘禮多寡。苟能養身父親終老。及喪葬諸費者從之。當有王志青者。以中年乏嗣。情願爲約。由媒說合。卽日過門。父亦隨身就養。過門之後。夫

主相待。頗有恩情。正室俞氏。初亦青眼相看。情如姊妹。方慶所事得人。終身有靠。身亦自知謹慎。待人接物。務盡謙和。謹事正室。不敢亢禮。惟夫主以年逾三十。未有子嗣。三世單傳。急於得子。正室有病不育。是以納取小星。故恒在妾房歇宿。月餘未入正房。身窺知主母之性。頗有嫉之妬心。苦口勸夫。願均雨露。夫子以嗣續爲念。不肯俯納妾言。歷時既已稍久。主母妬意漸萌。初尙借端託諷。指桑罵槐。繼而直言叱責。任意譏評。謂身狐媚。蠱惑丈夫。身本良家女子。豈肯受此穢言。淚溼枕函。傷心無地。衾稠在抱。怨實命之不猶。獅吼警心。歎遇人之不淑。猶念人非木石。誠可格天。我苟盡心奉侍。彼賞悔悟。可期。日復一日。非惟不改故態。且復凶燄愈增。叱罵之後。繼之以鞭箠。忿恨之餘。遷怒於夫主。前日盛怒之下。以木棒擊身頭部。頭破血流。夫主從傍勸阻。卽以木棒加夫。用力剛強。幾傷筋骨。夫主怒其潑悍。另尋房屋。使身父女同居。避此悍婦。正室怒無所洩。遂以寵妾凌妻。得新忘故等情。呈控憲天。欲求析分家產。伏念夫之娶妾。原爲生育子嗣。妾之賣身。原爲養活老父。今既

不容於嫡。使夫不安於室。生趣全無。卽充其所願。將家產均分。以後借事興波。終必仇尋洩恨。夫之子嗣。不可必得。妾之生命。必爲所傷。妾死之後。父亦終難存活。爲此泣求矜惜。恩准斷離。使妾夫給妾日用之資。妾仍與老父相依度日。閉門守節。終老餘生。生爲王氏之人。死爲王氏之鬼。邀天之幸。正室或可悔悟之時。仍可闔家完聚。啣冤上訴。不盡苦情。

(評)說得有情有理。寫得語重心長。

故作難詞之惡稟

洪執中

洪執中文章辣手。遇縣令之新下車者。必聳詞以揶揄之。玉峯有新令尹。夙有循聲。且以翰林散館授職知縣。執中乃上一稟以難之。探其胸臆。令閱稟頗躊躇。卽召幕僚謀應付之辭。苦不能得。卒以重金託某著名刑幕代爲批答。曰汝安則爲之。令以爲然。批發。執中無詞以難。後遂不復於令前參與訟事。茲錄其原稟於后。以殿斯編。

爲左右兩難。請求指示事。竊民某某年逾六旬。三喪其婦。八喪其子。今春由

民。母主政。聘西城某氏女爲室。民以年華已老。身體羸弱。萬一不諱。遺害人女。思欲婉辭拒却。而母氏以民支系薄弱。旣無兄弟。又鮮同族。嚴詞申訴。不容置啄。定下月某日成婚。何意昊天不弔。奪我慈母。日前略染時恙。遽行棄養。民哀痛泣血之餘。自以頽老。萬念俱灰。處境旣非衰弱益甚。自料命運不出三年。孑然一身。本無足惜。惟念母氏遺訓諄諄。深懼祖宗血食。自我而斬。以是後顧茫茫。常覺無地自容。而親戚紛紛勸我。謂宰我大賢。尙主短喪。事有輕重。理有權變。目今娶婦。或得祖宗默佑。尙有一線子嗣希望。若待三年喪終而後。不特年益衰老。力益不支。或竟先侍父母于地下。則祖宗血食。自君而斬。豈不益使地下抱痛。民維短喪娶婦。則有背王章。固守喪期。則勢成無後。再四思維。進退兩難。大公祖儒林祭酒。翰苑名流。爲特叩陳。當必有引經據典。折衷以至於至善也。冒昧奉陳。伏候裁核。謹稟。

(評) 訟師之筆。固無施而不可。此稟空中樓臺。寫得冠冕堂皇。隸事狡猾。措詞精銳。宜乎太史公見之。真個左右爲難。無法指示。而覓人捉刀也。

詳註新評
現代實用

刀筆精華錄

卷一 刀筆叢談

我有筆如刀室主編

刀有鋒。筆有鋒。針鋒相對。是謂刀筆之交鋒。是鋒也。可以磨礪人之心靈。可以觸發人之機警。若非胸中雪亮。舌底蓮翻。不足以語刀筆之鋒也。惡哉刀筆。妙哉刀筆。我無以名之。名之曰照妖之鏡。暗室之燈。聊撮什一命曰叢談。亦可資酒半茶初之言笑云爾。壬申秋仲。我有筆如刀室主識於春申江上。

名士風趣

偶閱兩般秋雨盦隨筆。有趙雲松觀察戲控袁隨園太史於巴拙堂太守一事。韻事流傳。想見前輩風趣。其控詞中羅織許多罪狀。至可發噱。詞云。爲妖法太狂。誅殛難緩。事竊有原。任上元縣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蒼山忽漫脫逃。

年老成精。闍羅殿失於查點。早入清華之選。遂膺民社之司。既滿腰纏。卽辭手版。園倫宛委。估來好水好山。鄉覓溫柔。不論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軼事斯傳。借風雅以售其貪婪。假觴詠以恣其饜餐。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話揄揚。嘗一鬻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郎直入坐筵。妓晏笙歌。約杭守無端闖席。占人間之豔福。遊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門生。凡在臚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爲此列穎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鏡定無逃影。斬邪劍切勿留情。輕則付之輪迴。化蜂蝶以償夙孽。輕則遞回巢穴。逐獼猴仍復原身上控。巴太守得此控詞。卽爲袁趙兩家息訟。並設盛饌於郡齋。一笑解之。

滑稽妙作

繆蓮仙先生著有文章遊戲一書。爲滑稽文之斲輪老手。其偷花一稟與偷花自供。尤極佳妙。茲錄其偷花妙稟云。爲狂且刃傷十姊妹。竊負而逃。抱屈

無伸。代芳魂乞命事。竊某忝居蓮幕。偶奇萍蹤。當春光爛漫之時。值嘉卉芬菲之候。如十姊妹者。相依芸館。愁中倩作梅妻。並列蕉牕。客裏權充菊婢。嬌容美貌。弱質堪憐。同氣連枝。真心共守。我原好色。頻加灌溉之勤。誰復偷香。取肆穿窬之盜。詎有猖狂豎子。排闥而來。公然唐突佳人。巡檐而索。暗藏利器。傷哉燕剪梨花。強奪柔枝。慘矣蜂針棘刺。鎖二喬於臺上。遺恨東吳。封三國於宮中。徒悲西蜀。惡如承嗣。借碧玉而不還。捷若崑崙。負紅綃而竟去。遂使金釵十二。箇箇攢眉。致令粉黛三千。朝朝蹙額。凡此妄行殘虐。豈能稍事姑容。伏陳紅杏尙書。維持衆豔。投告紫薇郎君。保護羣英。庶餘芳獲命於林間。免幽魄含冤於地下。蒲鞭示辱。不足蔽其辜。竹杖輕批。實難紓其憤。按以荼毒生靈之罪。例諸草菅人命之條。是宜拘禁後庭。先償花債。尤必昭彰前鑒。合置宮刑。謹狀。

管領鶯花平章風月事。惜花御史批。勘得某愛花若命。嫉惡如仇。小子何知。擅敢肆其戕賊。佳人受厄。自應問以抵償。合依原狀施行。庶使後來

知驚此讖。護花使者批。才子多情。爲惜花而早起。佳人薄命。恒墮溷以同憐。倘邀芘蔭於芳鄰。不遺葑菲。當念栽培之雅意。未忍摧殘。乃抵觸藩籬。竟致萑苻之盜。則殲除逋藪。合興草木之兵。執的紡於庭槐。刑心嚴於筆楚。礪其狂魄。慰彼香魂。風流教主批。作詞若黃絹幼婦。斷獄如刑廷老吏。護司花使者。按擬定罪可也。

又偷花自首妙供云。供得某蒲柳庸姿。識猶慚於辨菽。芄蘭弱質。性奚解夫。尋芳何期姊妹之行。偏逞女兒之態。芙蓉池畔。舒葩而豔勝六郎。霜雪叢中。芳節則貞逾三友。遂搖動隔牆之影。潛伺玉樓。因而思傾國之容。欲藏金屋。伊人宛在。謂非緣木以求魚。夫我乃行。用是借花而獻佛。劫柳枝於韓氏。沙叱利方喜謀成。遣西子於吳。種大夫正誇計得。詎意明妃遠嫁。結好匈奴。翻緣息媯不言。興師蔡國。徒罪夫綠林君子。不已甚乎。招尤於紅粉佳人。良有以也。矧僅采來盈把。非同無厭之求。試看插得滿頭。尙屬有情之盜。惟冀原情開釋。庶幾改過自新。從教宋玉獨居。不顧東鄰之美麗。共仰召公布化。長

留南國之甘棠。望切傾葵。感深結草。供狀是實。

窮極計生

訟師神經敏活。往往想入非非。常熟謝方樽。惡訟師也。某年歲闌。無度歲資。正在無法排遣。愁腸百轉之時。忽然窮極計生。因當時邑中適有命案發生。方樽一念之間。心靈頓啟。乃鼓掌自笑曰。年關不愁難度矣。於是探悉邑令赴驗日期。故易敝衣。襤褸百結。以窺伺于屍場左右。令見之大疑。命左右趨往查詢。詎隸役甫動足。方樽已急走奔去。左右益疑爲兇手。奮力追上。拘之至邑令前。方樽俯首求恕。無一語及他。令疑爲真犯。忽促間命加鐐拷至署。又高坐研詢。方樽始供其姓名曰謝方樽。令聞名知誤逮。急拱手謝罪。請其回宅。方樽不承曰。公祖旣以鐐拷加某身。而拘至縣署。是必有非常大罪在。烏可輕易出署。令自承其誤。謂頃實誤拘。足下非殺人犯。我固可致信也。方樽曰。鐐拷非假。詎能誤加人身哉。令曰。然則子何爲在屍場。遂巡竊窺。故以疑竇示人。我遣役問訊。子又何爲奔逃。方樽曰。吾何嘗竊窺。頃到屍場。值公

駕到。故旁立一視公豐采。後因急于大便。故奔走而去。乃以爲窺探奔逃。公眞善疑者哉。令不得已。挽幕賓爲緩頰。奉千金爲方樽壽。其事乃寢。

生爭死棄

訟師妙計。每有出人意外者。前見馮執中有一事云。

湘中周某。久寓鹿城。與鹿紳袁氏交頗厚。適二人妻子同孕。便指腹爲婚。不論我女爾男。約爲嫁娶。決不相踰。已而周生男。名道生。袁生女。名芝芳。遂如約訂爲婚姻。未幾。周逝世回籍。經十餘年。芝芳已年華二九矣。道生信息杳然。生死莫辨。袁不能待。以芝芳別字一商人。旣納采。忽遭兵燹離亂。匆匆避難他方。芝芳衣食無所出。不得已委身爲工人妻。嫁有日矣。忽前商人遠來迎娶。與工人爭妻。道生時迎亦娶來鹿。亂後正刺探音耗。聞訊因與二人爭逐。各執一詞控縣。令不能斷。密商于執中。意必有妙計。爲之解決。執中細訊究竟。乃笑曰。此惟有設計斷之耳。因爲詳道所以。令點首于堂。訊時故語芝芳。謂汝貌美。三人咸來爭奪。惟一身如何嫁三人。汝試言其所願嫁者。芝芳

羞愧低首無言。令遂匆匆退堂。次日卽令召三人。告以芝芳烈志。因爾等爭執不休。嫁一人。必對雙方負義。故已服毒就死。現爾等三人中。孰願領其屍還葬者。速實陳語已。卽令差役拾女屍出。工人遽曰。我因無妻。不能不爭。得死妻何爲。商人以推道生。謂我亦不要死妻。彼旣係爾元配。理宜領回。道生點首曰。先父遺命不能背。生固願爲妻。死亦願領葬也。令喜謂如此。是以彼等生爭死棄。全無情義。斷各罰五十金助葬。道生遵諭領回。未抵家而芝芳已醒。蓋吸蒙藥。暫死非眞也。

試心辨奸

人能見其面。而不能見其心。心而能見。則萬事皆可瞭然。此金鶴年訟師之所以用試心辨奸之法也。鄉有黃姓。姑媳二人。俱守寡。姑淫蕩而媳貞靜。姑有外遇。媳每借事諷之。姑憤。轉以媳不守婦道。控縣。密囑一僧攀誣。以證實之。僧卽姑密好也。縣令信而究治其罪。媳咸諉其姑。令無法定讞。以鶴年多智計。密求其教。鶴年笑曰。此易判耳。後此庭審時。取刀石陳列堂前。謂淫婦

雖未斷定。而奸夫固已確實。惡僧無狀。玷辱清門。固已罪不容誅。刀石俱在。可自取擊殺之。不問罪也。則與有密交者。必不忍下手。而橫被攀誣者。投刃爭先。而惟恐其死之不速。則讞不難定矣。令如言試之。媳取刀首割其耳。姑僅以石片斜擲之。若不忍下手者。令遂縛姑嚴鞫。果得實。

椰揄邑令

諸福寶者。固著名之惡訟師也。某日。福寶蹀躞路中。遇縣令出巡。故衝其鹵簿。令怒。命左右拘捕。甫至轎前。忽叮叮然有聲。金錢分散滿地上。福寶大呼救駕。令亦知機。立降輿出轎。助福寶拾遺錢。福寶跪地下。隨拾隨撥。直至半小時始已。令喘聲如牛。詢之。知卽諸福寶也。憚其多狡。竟向之拱手謝罪。升輿而去。

一筆千鈞

文人之筆。無所不可。况刀筆乎。刀筆有一字可以左右曲直。一字可以生死人命。所爲殺人不見血也。如盜劫狀中之「從大門而入。」改爲「從犬門

而入。則罪降爲小竊矣。如浮屍案中之一陽澄湖口。發現浮屍。把口字加一豎。改爲「陽澄湖中。發現浮屍。」則湖口人家。可以不涉矣。如劫財強姦案中之一「揭被勒鐺。」其意在鐺。不過劫財一罪。若改爲「勒鐺揭被。」則既取其財。又污其體。是姦盜兩罪。可俱發矣。如傷人案中之「馬馳傷人。」罪不在人。若改爲「馳馬傷人。」則罪在人矣。觀乎此。誠一筆之動。重於千鈞哉。

訴訟要訣

昔吳門名訟師諸福寶名軾。撰解鈴人語上書。中有訴訟要訣等編。非常精警。洵刀筆之寶筏也。茲錄其訴訟準備四要訣云。

(一) 自省要訣。訟從言從公。先哲訓人。謂非言之至公。切莫致訟也。故致訟之道。有三要訣。曰「情。」曰「理。」曰「法。」我人既能於興訟之先。平心靜氣。冥然而思之。度情情不虛。度理理不虧。度法法無犯。三者既真。則必獲全勝。雖敵者來勢洶湧。可不必顧慮。一任赴湯蹈火之勇氣。與之對壘。彼

未有不棄甲曳兵而走者也。

(二)防敵要訣 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既『審情』。『度理』。『知法』。以告人。猶須防被告者之捏情敵我。我須百方探聽之。體檢彼之如何辯訴爲止。熟思逆料。然后不達所欲之地位不止。如下棋然。平心靜想。一着有一着之局。一步防一步之變。謀出萬全方能應敵。斯可制人。而不受制於人。百戰而百勝也。不則魯莽從事。未有不反手縛手。本欲制人。反爲其所制者也。

(三)狀詞要訣 凡爲人初作狀詞。更當全神灌注。字字慎密。語語細詳。作者宜置身其間。暗自推詳。一文旣成。反覆閱之。然后試處己身爲長官。吹毛求疵以駁之。無疵焉。更處己身爲被告。委婉曲屈以辯脫之。難以脫。然后入之。則所謂萬丈高樓從地起。汪洋漫野一川收者是已。

(四)訴訟要訣 凡作狀訴之法。須立『主語』。『冒語』。其要訣則猶作文之有『破題』。『承題』。主語爲題。冒語一承。須要言不煩。以少少語。勝

人多多語。彼作蝦蟇之惱。得效雄雞之鳴。自是合度。主語之訣。有『明』有『暗』。有『奇』。有『正』。有『順』。有『逆』。有『獎』。有『激』。如明用主語。則暗用冒語以承之。如暗立主語。則明用冒語以承之。如奇立主語。用正冒語以承之。如正立主語。則奇用冒語以承之。如順立主語。則逆用冒語以承之。如逆立主語。則順用冒語以承之。如獎立主語。則用激冒語以承之。如激立主語。則用獎冒語以承之。巡迴立主語。則不外乎揆情度理。按實擊虛。此八箇字。於狀訴之中。最有關切。如人身之首領。必使秀麗軒昂。迥出塵表。望之儼然奪人心目。方可入我絡索。

狀詞十訣

凡握筆作狀詞。必有一定之呈式。不可造次搗亂。成竹在胸。依其式而書之。無復難事。不然則東扯西拉。言之徒覺雜亂無章。諸又有狀詞要訣十段如下。

(一)主意 首段曰主意。必先將全案事情之本末緣由。精細議明。立一主

腦次或「借意」或「依律」必與主意吻合。如常山蛇首尾相應。何謂借意。如告衙役則用蠹騙如狐。威嚼民命。此類是也。

何謂依律。如戶役類之於稱國課殃民是也。以此類推其餘可想。

(二)緣由 第二段曰緣由。此乃當先事跡之根源也。務與事實相應。不可枝節。不可繁多。直叙其事。簡要言之可也。祇須明白如話。說來頭頭是道。俾閱者一目瞭然。

(三)期由 第三段曰期由。亦爲訟詞中所不可缺者。以言乎其事之起因。從某月某日。某事某所而起。因也。若年遠代堙。可以不必。若近事則可以免涉虛不盡之弊。

(四)計由 第四段曰計由。此乃事之顯跡處。從何入彼罪之路。作者務宜斟酌損益。盡善盡美。第一當與得失相應。不可繁雜失節。不可草率脫字。不可含糊其詞。不可虛捏其語。質言之。卽計彼惡跡顯露之由也。

(五)成敗 第五段曰成敗。乃論計由之後。成敗之故。亦爲入彼於罪之必

要訣門。撰者務宜詳情定決。包含前後。此段誠爲一狀主宰。奧妙奇特。悉係於此。作者當深筆緊握。熟度雌雄。狀詞中如有擒身毆打。踢妻傷胎等語。是也。成敗者。謂被告之惡跡顯露昭彰。難以遮掩者也。

(六)得失 第六段曰得失。此乃揭彼狀中詐騙之語。以證實之爲也。所以入被告於詐僞地位。脫自脫之罪惡行爲。故狀中亦不可脫去此段。

(七)證由 第七段曰證由。一狀旣明言成敗得失。被告之罪惡彰然。然后防其反誣。必舉其誣。方有確據。故此段實爲一狀中之軸轆。最關切要。蓋恐有人偏護。或受其私賄。作此庶不致語語支吾。可入人於罪地矣。

(八)截語 第八段曰截語。此乃狀中總斷。務要語語合律。字字精警。詞語壯麗。情理慘傷。一狀之中。旣有此段。名曰關門。則長官易於決斷。無此一段。則名曰開門。易招被告之辯駁。而多費紙筆與唇舌耳。作者宜注意及之。

(九)結局 第九段曰結局。此乃狀中之繳結處。先須遵奉長官。後證言律法。務宜深中肯啟。要言不煩。如懇請按法重究等語。一狀之中。不可忽之也。

(十)事釋 第十段曰事釋。此乃告詞之後。用二字。或四字。以收束之也。如翦害安民。敦俗正倫。含冤彰法。照律正法等語是也。以上十要訣。作者不可嫌其呆板而忽之。當溶會貫通。運筆務『刻』。入罪務『酷』。陳詞務『屈』。設計務『惡』。既『刻酷屈惡』。則被告者雖有百喙。亦難自文其過已。

靈機四要

福寶又云。凡作訟詞。尤宜明辨事原。精度一案之情勢。緩急輕重大小。而后探本立論。想出從何入手。從何攻訐。而自己所處之境。尤宜如兵家之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不示人以究竟。方爲老作。訟詞既依上法。尤當別出新裁。句斟字酌。以銳利之筆鋒。一語入罪。或一字定論。或半字翻案。或一筆反覆。是則神而明之。相機行事。不可形之於楮墨間矣。總言之。心機靈動者。隨意可入人罪地。隨意可脫己罪案。只在一二字間。初視之。輕描淡削。無足爲奇。細思之。而有不足爲外人道也。

(一)一語靈機 同一語也。足以生死人。其要訣。端在握筆時。將全案關鍵。默識於心。鍊爲數語。再鍊爲一語。然後更推敲數四以定之。則字字從鍛煉而得。欲生之欲死之。端在我之筆尖。誠足以橫掃千軍也。

(二)一字靈機 同一字也。或重如泰山。或輕如鴻毛。或毒如信石。或猛如豺虎。其要訣。則在深思靜念。玩索得之。而不可以語授。或隨口得之。或隨念得之。下此一字。實有千鈞一力焉。

(三)一筆靈機 狀詞中。偶有加一筆而生。減一筆而死者。是訣誠不可以言傳已。機警者。每於無意中得之。如畫龍之點睛然。若從大門而入。與從犬門而入。實足以生死人耳。

(四)一轉靈機 訟詞中有因一語顛倒。而全軸爲之變動者。亦玄之又玄矣。如有人以馳馬傷人。改馬馳傷人。竟以自脫於罪者。又有人以屢敗屢戰。改屢戰屢敗。而語意截不相同者。抑亦神乎其筆矣。

訴訟十忌

解鈴人語中又有訟訴十忌一段。亦爲撰狀須知也。凡作訟詞。第一筆不喜平。語不喜複。字不喜疊。意不喜雜。如此以外。尤宜力避十忌。所云十忌者。一忌混沌不潔。二忌繁枝亂叶。三忌忘空招回。四忌錯用字眼。五忌中間斷隔。六忌狀後無結。七忌失律主意。八忌詞無緊切。九忌收羅雜沓。十忌妄空扯拽。

心靈手妙

有某甲者。窮奢竭慾。放浪不羈。一娶四姬。一筵萬金。其父怒斥之。不服。父遂控其不孝於縣令。某甲大恐。商之於訟師王惠然。王知其父鰥居。而某甲妻丰姿秀美。卽命某甲出手掌書數字。囑勿先視。投縣。令屢訊不答一言。後跪向案前。出手掌。則「妻有貂蟬貌。父懷董卓心。」十字也。令遂斥其父。某甲乃以重金酬王。揮霍如故。觀此則訟詞之佳者。祇在一二句之緊要語耳。不必斤斤乎宜忌程式之是合而始中繩墨也。只此十字。已可挽狂瀾于既倒。顯文字之神通。可見撰訟詞者。亦自有其天才。心靈胎化。

妙手拈成。別具杼機。定驚凡俗也。

辭藻典麗

撰訴訟之詞。須心靈手妙。不必悉中繩墨。上已言之矣。而文彩之藻麗。辭章之典雅。亦爲昔日訴訟狀判中不可缺少之事。茲錄聊齋誌異中戲判一則。可以知其典麗之妙也。判詞云。男女居室。爲夫婦之大倫。燥滋互通。乃陰陽之正竅。迎風待月。尙有蕩檢之譏。斷袖分桃。難免掩鼻之醜。人必力士。鳥道方可生開。洞非桃源。漁篙甯容誤入。今某從下流而忘返。舍正路而弗由。雲雨未興。輒爾上下其手。陽陰反背。居然表裏爲姦。華池置無用之桃。謬說老僧入定。蠻洞乃不毛之地。遂使渺帥稱戈。繫赤兔於轅門。如將待戟。探大弓於國庫。直欲斬關。或是監內黃鱸。訪知交於時交。分明王家朱李。赤鑽報於來生。彼黑松林戎馬頻來。固相安矣。設黃龍府潮水忽至。何以禦之。宜斷其鑽刺之根。兼塞其送迎之路。此判。考判中所述。爲黃九郎鷄姦事。描繪入神。詞采奪目。不但爲具斷袖分桃癖者發其警惕。

忸怩之感。想並可使刀筆之吏諷誦之。研求之。於玩弄文墨之時。無數燦爛之花於毫端也。然則豈枵腹之士。所可語乎斯哉。

現詳
代註
實新
用評

刀筆精華錄

卷三 老吏批判

珠聯璧合之妙判

陸稼書

當莊生舞勺之年。就傅於外館。翩翩年少。親串爭譽之。有鄰女周小娟者。雛鳳清聲。天真一片。兩人相見之下。愛好無猜。郎騎竹馬。女弄青梅。相悅日久。未免有情。塾師知其事。爲之作合。女父亦以爲然。後時過境。遷卒未納采。不數年。女父慕富家子。欲以其女別許。事聞於小娟。乃潛令乳媪告莊生。促其速謀。莊生情急。於是月上梢頭。人約黃昏。莊生遂由後闌而入。繡闥以商其事。絮語喁喁。蘭心脈脈。乃於此夜半無人之時。遂定其月圓花好之情焉。曾幾何時。生中解元。女字朱姓。生以言猶在耳。口約已成。卽強辭訟於官。適陸公稼書爲邑宰。廉得其情。於訟庭對簿之時。陸公顧

我有筆如刀室主編

01813

左右而言曰。解元探花。理革功名。姑念汝已有成約。而女亦甘心。使有情。人得成眷屬。因斷小娟爲莊生室。而邑宰爲其月老也。生與女乃大喜。感激稱謝不置。邑人聞之。無不歎才子佳人。珠聯璧合。豔羨於不已也。其判詞云。

竹馬青梅。早締兒時之密約。小跌石徑。莫謂兩小之無猜。玉燕堂前。况乃親聆金諾。程門師氏。居然代作鳩媒。青雲得路。方期攀鳳而乘龍。金榜有名。便諧百年之好合。誰知大耳叵信。竟食言而無慚。以至昔誓未寒。棄宿姻而另訂。於是開月下之門。乳媪作青鸞之便。莊樓月淡。冷棲比翼之禽。繡帳春濃。暗鎖于飛之夢。蓮是並頭。而花開並蒂。樹乃連理。而枝亦連柯。雖乃父慕豪門。喜吉辰而將看碧鶻佳壻。乃閨兒愛才子。守密約而別抱如意郎君。在乃父之背盟。實有貳議之譏。愧對愛女。在莊生之相誘。事屬守一之義。不失人情。女白璧已玷。自難再歸他姓。生新科高擢。不慚快婿東床。解元登堂。愛壻由來棄婿。才郎入帳。新人卽是舊人。免致情天缺陷。遺憾永留。却教恨海填。

平精禽無用。有情眷屬樂事如何。無限懽情。心頭可想。爲斷奇情一案。宜酬喜酒三杯。此判。

（評）佳人才子。連理交枝。事固奇豔。文亦綺華。以有情人而遇賢有司。雖曰三生有緣。亦屬千秋之幸。王道不外人情。誰謂陸清獻有道學氣哉。

弄假成真之妙判

陸稼書

姊妹行中。戲談相謔。原無足怪。有孫氏姊妹二人。夙相友愛。姊已嫁矣。固過來人也。於妹嫁之前宵。戲爲妹曰。妹夫之器。龐大而凶悍。交合之際。如何苦楚。嫁後宜慎之又慎。以免後悔。妹弱小無知。聞而信之。及嫁。常記姊言。惟恐其壻之早夕近己也。壻或笑顏偶對。女必驚惶失色。哀求涕泣。若大敵之將臨。無已。壻乃以離婚告於邑宰。稼書前。稼書詳訊之。悉其隱。乃爲判詞云。

妹夫之偉然兇器。風馬牛不關老姨。阿姊之永抱虛心。莫須有竟成巨故。趁片言之浪謔。誤一載之良緣。信口開河。原是無心說說。依訛纏誤。豈知永記

牢牢。提心弔膽。窺愚婦之枉抱虛驚。殊爲好笑。紐密帶嚴。嘆伊夫之同衾異枕。白負虛名。嬌花縱豔。可憐蜂蝶難探。甘雨雖好。其奈玉田不受。乃眞缺憾。宜教媧女補天。是亦怨情。合使精禽填海。憂嗣絕宗。沈遂進稟單。而心頭急煞。至水落石出。始識戲言。而前惑頓明。春暖紅幃。正好及時行樂。盟諧白首。何妨並蒂開花。理合重聯昔好。翩翩仍作夫妻。事如舊債須償。夜夜端宜好合。此判。

(評) 詼諧雜出。豔絕人寰。天下有此奇事。然後有此奇文。也是有此奇文。方可傳此奇事。

名士偷書之妙判

陸稼書

諸暨名士柳永春。家貧。無力鬻書。里中有某富翁。藏書盈架。柳往偷之。被執。送之官。稼書乃斷令富翁藏書。悉歸永春。其判云。

蓋聞孫康映雪。志不懼寒。車胤囊螢。夜以繼日。匡衡鑿壁。偷光而未必傷廉。兒寬攜經。休鋤而不以爲懶。竹書有牛背之經聲。太守奇截蒲之古籍。斯亦

寒儒之可憐。而志士之堪獎也。已爾。乃蓬門寒士。無力求經。泮水鰲頭。有心折桂。螢窗苦勉。竟無書簡之窺。鹿苑多藏。遂作胠篋之盜。必不得已。爨文人之高蹤。無可奈何。爲宵小之醜行。其事甚愚。厥心堪愍。夫以清俸買來。徒飽羽陵之碧蠹。兔園半冊。乃淪鴻烈於蓬蒿。誠可惜哉。每深恨也。今者散西堂之巨富。移陸民之美廚。藉陳王之祕帙。充董生之下帷。使燃薪者得濫觴于典籍。編柳者得抽緒乎文章。剪彼之有。補茲之無。與其束之高閣。爲無用之糟糠。莫若發自瓊環。而惠人以供賞。從此郝佐治之積蓄。又增經腹。蔡中郎之遺藉。不失傳人。兩有裨益。百無弊害。洵稱善焉。是可風矣。此判。

(評)於判詞中。可以見獎掖讀書種子之存心。

玉成連理之妙判

陸稼書

判得何王爭婚一案。有女懷春。遇吉士而始誘。其人如玉。洵君子之好逑。太王有好色之德。關雎詠相思之篇。何靜言以文壇健將。虎峙瓊林。俞鍼姑以賦名佳人。鳳翥謝闥。儷淑女於才郎。僉謂良耦。留太真之玉鏡。誰曰不宜。詎

料驚鳳夜半。吹連理以橫分。暴雨一朝落。並蒂於污泥。吁其慘也。愈懷仁勢利爲懷。薰蕕莫辨。王舒義何嘗爲義。倚勢謀妻。東林坦腹。却嫌措大之窮夫。浪子登徒。反作眼中之快婿。有目無珠。珍磚舍玉。豈知後園明月。早開夜合之花。深闔珠幃。穩銷鴛鴦之夢。迨至玉人已杳。彩軒未迎。空奩存舊日之香塵。鏡渺孤鸞之影。徒喚奈何。孽由自造。逐臭夫枉爲人父。偈女乖儀。多情人不媿貞兒。矢志靡二。倚勢凌人。錫爾苦辛半載。欺貧奉富。反賠血本三千。何靜言花燭雙迎。仍是意中之表妹。碧衣進調。還看昔日之老奴。是判。

立嗣相爭之妙判

陸稼書

膠城巨室楊氏。兩代孀妹。平居頗不相容。媳孫氏。擬立長房之子爲嗣。乃姑李氏。更欲立次房之子爲己子。因此相執。涉訟多年。案不決。後陸公爲之判云。

判得楊氏姑媳。爭立嗣子。各執一辭。雙方互訟。洵洵然積不相能。查楊李氏年已週甲。楊孫氏年正芳時。倘爲李氏立嗣。李固有嗣。而孫氏無夫者。爲孫

氏立嗣。則孫氏有子。而李氏更有孫矣。事出兩全。誰曰不宜。楊李氏何不思之甚耶。所請立嗣楊李氏不准。此諭。

因騙得妻之妙判

陸稼書

判得趙生懷雕龍繡虎之奇才。不同庸俗。具方面濃眉之佳相。的是偉人。如蕭郎之獨宿。未結絲蘿。求淑女以雙棲。永諧伉儷。借攀鳳之名。行求凰之實。適遇嬌娃。欲償鴻愿。雖迹異。當爐噪豔。名于遐邇。喜身猶待字。傳有志於經書。槐花滿地。明中成一笑之緣。茶葉爲媒。暗裏遂三生之約。典絮袍而沽酒。幸遇瑯琊。返蘭棹而釀資。無忌梓里。詎雙團扇將引紅鸞。而八公山忽如黃鶴。阿翁無害冰清。快婿何慚玉潤。從此釵囊揀茗。不妨接前日之柔荑。想當環珮移蓮。孰料踐今宵之羅襪。天使人以作合。餅店客司。人奉天而施行。嘉定縣令。喜筵媒備。晉祝宜男。騙案官消。施恩赦賊。此判。

官吏狎妓之妙判

袁隨園

訊得李士果扭控典史孫子瀟狎妓一案。經本縣審問一過後。除關涉官箴

之處。應候通詳上憲。請示核辦外。查得該典史孫子瀟。文章固自放逸。丰姿又是瀟灑。年少多情。風流自賞。於整理令甲之餘。作流連翠被之舉。以爲靖節閑情。何瑕白璧。東山女妓。卽是蒼生。連怵無傷。小德儘可出入。訟獄清簡。委蛇未嘗誤公。余中請禁探花。卒以贓敗。傅元喜言兒女。乃以直聞。張翰有子史之詩。高風嶽峻。盧杞無侍兒之奉。醜迹風馳。杲卿忠臣。徵求花粉。輔國逆豎。靜學沙門。官聲之賢否。不在此外形之何若。況小妮子。亦猶人耳。倡蕩溷之誤投。遂窮民而無告。文王視民如傷。不使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蓋同是朝庭之赤子。何可加以二視。遂以司寇之官。作護花之主。記泉臺之夢。雜幕來奔。築黨氏之臺。盟公割臂。神君憐去病。小吏念蘭芝。雖非居官之正軌。尙屬風流之小過。乃有李士果者。借公濟私。焚琴煮鶴。招搖徒黨。鋪張法令。捨簿領而調陰私。挾大府以爲恫嚇。不知蕭何律上。不禁笙歌。宓子堂前。豈無琴瑟。西平郡。將營妓自隨。白傅司馬。商婦度曲。雖踰規越矩。難律官箴。而好色怡情。無害金布。大府未及搜牢。長官未及狙伺。而先邀不相關係之所謂。

地方紳士。出而掩執。橫施豎牽。招搖過市。不論其居心何若。而侮辱長官。凶毆命吏。已足按律重懲。又律文非親屬不許捉姦。所以維風化而杜刁頑。况女本東山人物。更無姦之足云。不過平時挾有私忿。借此以爲傾陷之具。本縣承審是案。一秉至公。既不敢袒屬吏。亦不敢干美譽。按法而行。無稍成見。除既詳請大吏。姑候令飭祇遵外。所有該典史。着交縣丞具保。釋放回衙。李士果毆辱官長。咎有應得。先行拘押聽候核辦。妓女金小鳳。發交官媒價買。房屋發封。此判。

名士偷香之妙判

袁隨園

照得被告宋雅秋。以相如宋玉之才。作奏曲窺垣之行。地非漢皋。何來解佩遺鐙之女。舟非漁父。薰入桃源月窟之途。在閨中突見不速之賓。芳心嚇碎。在書生以爲風流之事。前式尙存。於是船艙變作洞房。野合且隨雙宿。何料啟艇三更。已看愈行愈遠。遂以于飛一月。居然憐我憐卿。臥榻之旁。豈容鼾睡。釜底之魚。猶效鱗泳。既而圖窮七見。訝吟聲之忽來。事洩人隨。出明珠於

積底。斯文受難。竟作階下之罪囚。縲紲爲災。有辱三楚之名士。貌羨東家。比
嫦娥而有過。賦成好色。吐珠玉以無窮。以才子配佳人。天心有在。結舊歡爲
新好。大令爲媒。此判。

誤娶石女之妙判

袁隨園

女不懷春。洞房惡遂好速之願。物原虛設。桃源竟無問津之途。白雲空鎖。正
惆悵乎老樵。月訊艱期。焉諦盟乎歃血。魚水之情。何堪言。螽斯之慶。安可卜。
且門前荆樹。止有一枝。而凝想弄璋。夢懷尤苦。乃伐柯失則。事誤冰人。苗而
不莠。猶如鏡裏之花。有乃若無。反爾人財兩失。無好合之望。有祀滅之憂。其
情彌苦。事復可原。然而經人已娶。木旣成舟。無下堂之條。非七出之例。應着
仍位正室。鄉人某旣戚隳宗。自可另置小星。再納房寵。俾資挽救之地。聊慰
孝先之思。女父母以市儉手段。貿易心腸。不合欺心於前。又復肆兇於後。推
其養女作貨物出門。概不退換。通彼媒人。冒充美品。贗以蒙真。本當按律究
辦。姑從寬處。着將所有茶禮聘金。一律償還爾壻。以爲納寵之資。峇儼爾奸。

藉補前咎一體遵行毋違切切此判。

風吹婦女之妙判

袁隨園

袁公爲上元縣令。於五月十日忽大風。城中梁氏女名慧芬。年十九。已許字同邑秀才李調甘之子。是日被風吹至城外八十餘里之銅井村。翌日村人送歸。李疑有別情。訴請離異。袁洞悉其底蘊。以古時風吹女子事告李。并以元郝文忠公集示之。李讀詩大喜。叩首認過。袁命卽日成婚。判云。照得李調甘呈控韓宗梁女慧芬一案。本縣一再審問。見慧芬性情凝重。舉止端莊。絕無輕佻氣象。供被風吹落一節。亦極詳明。謂當是日大風起時。適在房中刺繡。因恐下雨。出外至後場收取曬衣。不料行至天庭。一陣狂風捲地而入。頓時仆倒。不省人事。迨至開眼。已在一陌生人家。環而視我者。約有五六十人。都不相識。彼此問訊。遂知此地爲銅井村。距家中已甚遠。因卽留宿其家。至次日將女送回。其家姓華。名不詳。家中約有男女五六人。亦不能詳細等語。本縣復移文江甯縣。傳提銅井村地處保正到案。據供五月十日

大風起時。確有一華姓者。名中元。在門外忽覩雲中一陣黑氣。由北飛來。至該處落下。初猶疑爲龍取水。後細檢視。乃一已死女子。是時衆鄰里亦已知曉。並來報告小保正。詫爲奇事。前往察看。於其胸部。尙有溫氣。因命人接氣。不一時女子始醒。問知爲城內韓姓家主。因留宿一宵。送之還家。餘情不知。本縣一再研訊。供無異言。是韓女之至銅井。實由於風吹。是時爲銅井人救活後。以時遲路遠。不便送歸。留宿一宵。亦一常事。該秀才疑有曖昧。遽控官廳。請爲退婚。不唯冤屈好人。抑亦不明事理。况風能吹人。載之史籍。並無奇異之處。該秀才讀書五車。身入黌門。何竟當局者迷。一至於斯。現經本縣一再開導。證以衆口。攷以古籍。兩心冰釋。嫌疑頓消。仰卽備具花燭。卽日成禮。從此夫夫婦婦。齊眉百年。暮暮朝朝。兩心一意。阿翁不害冰清。快婿何慚玉潤。女非楊花之輕薄。無害風吹。士正護旛之金鈴。何嫌雨溼。今夜鴛鴦帳裏。笑吟新聲。他年和合衾中。麟來天上。全兩美之情。平雙方之恨。毋起違言。毋存前隙。花燭雙迎。仍是意中之佳婦。碧衣進讓。還看昔日之乘龍。此判。

(評)袁公此判。不僅玉成人之夫婦。抑亦保全人之名節。宰相須用讀書人。洵不誣也。至郝詩如何。今全錄之。八月十五雙星會。花月遙光照金翠。黑風當筵滅紅燭。一朵仙桃落天外。梁家之子是新郎。芊氏負從鍾季背。爭看足下來鬼物。雲鬢欹斜倒冠佩。須臾舉目視旁人。衣服不同言語異。自說吳門六十里。恍惚不知來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婦。詔起高樓勝天賜。幾年夫婿作相公。滿眼兒孫盡朝貴。須知伉儷有因緣。富者莫求貧莫棄。

爲花請命之妙牘

袁隨園

吳門名妓金三姐。貌甚豔麗。袁公會作桑庚之宿也。後三姐因事爲蘇州太守孔南虞所治。將用刑。袁聞之。乃馳書爲花請命。三姐卒得無事。

僕者矣。三生杜牧。萬念俱空。只花月因緣。猶有狂奴故態。今歲六十生辰。仿康對山故事。集女校書百名。唱百年歌。作雅會。買舟治下。欲爲尋春之舉。而吳宮花艸。半屬虛名。接席酒杯。了無當意。唯有金三姐者。含睇宜笑。故是嬌嬌於中庸。遂同探梅鄧尉而別。刻下接蕭娘一紙。道爲他事牽引。就鞫黃堂。

將有月缺花殘之恨。其一切顛末。自有令甲。憑公以惠文冠彈治之。非僕所敢預聞。但念小妮子蕉葉有心。雖知捲雨。而楊枝無力。只好從風。偶茵溷之。誤投。遂窮民而無告。管敬仲女閭三百。生此厲階。似乎君家宣聖復生。亦當在少者懷之之列。而不必以杖叩其脛也。且此輩南迎北送。何路不通。何不近請於有力者之家。而必遠求數千里外之空山一叟。可見夫子之門牆。壁立萬仞。而非僕不足以替花請命耶。元微之詩曰。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敬爲明公誦之。

受誣得婦之妙判

袁隨園

懷春樓女。開錦幕而微窺。彼美狡童。停金針而長望。銀潢一水。隔女牛以難通。深意千重。賴眉目以相訴。春光半洩。何來暮夜之人。鴛枕雙棲。豈料冒名之客。暗中摸索。可憐美玉。誤玷意外奇逢。樂煞屠肆沽狗。然而事機雖密。忽洩微情。怪鼠聲之何驕。宵鳴屈戌。移愛女而別宿。血濺吳鉤。尋根究底。擔虛名而吃官司。無枉奇災。因鑽隙而遭不白。幸而妙計破奸。兇人自投案下。癡

心買女。惡賊猶想天鵝。應是法羅難脫。怨鬼附身。須知天視莫逃。孽因終報。受冤者終有明時。犯科者依律處斬。婉玉以思春而起巨禍。徧私情而墮清貞。自非白圭之玷。何云可磨。從此芳譽難言。將誰求偶。事原已肇。悔何及乎。吳某效吉士之誘。人隔天河而引盼。飛來巨禍。險乎首身兩分。素願未償。先喫苦辛數日。今愍其無辜。俾全昔志。雙成下嫁。托玉體以報誤。誣跨鳳人來。展錦衾而償渴疾。新人本來故好。夫妻原是冤家。女非天女。郎是織郎。各棄從前之怨。百歲長和。永諧白首之盟。三生有約。

才子佳人之妙判

袁隨園

幽幃深閨。難禁嫠女之情。園柳鄰花。獨滴孤棲之淚。近牆殘月。信稱絕妙之詞。閑蝶尋春。自是風流之侶。佳人慕才子。情或有之。寡女戀孤男。事已如此。探花郎探得名花。攀桂手攀來仙桂。得嬌妻作人螟蛉。兩無所憾。失兒媳反賺封誥。徼幸何如。登堂認母。須知昔日之逃奴。和合兩家。永締百年之佳偶。

雅賊偷花之妙判

張船山

名園花木。本供賞玩之資。秀士行爲。豈可穿窬是效。阻游人之遨徠。方成漢
 吝。齎出衆。踰竹籬而行竊。尹季繁罪戾難逃。姑念物各有主。爲惜花而閉門。
 事異偷香。因攀桂而越階。免予咎責。姑從寬宥。從此守分讀書。勿攀東家之
 豔。開門放閣。公彼一園之花。此判。

倒閉錢莊之妙判

張船山

稟悉。該莊既資本雄厚。信用昭著。營業發達。何以一旦遽爾倒閉。此中不盡
 不實之處。自不待言而可喻。乃該縣審核帳據。竟至一年有半。尙未審清。是
 更令人駭然。有司治獄。以案無留牘爲主一義。此不過一錢莊倒閉案耳。乃
 延至一年有半。尙未了結。則其他命案盜案之重於此者。將如何以辦。該令
 縱無隨同作弊行爲。亦難免辦事頹頹之譴矣。今據呈請。仰候下札該縣迅
 行將該莊帳冊。一一宣布。並迅行着礙辦法。以平衆憤。而慰舉商。該商等亦
 靜候官廳秉公辦理。毋得先以不肖之心。逆僮官吏。以自取罪戾。凜之。此批。
 (評)訟事延擱。爲從前公家積弊。至今猶未免。張公可謂能體恤民間疾

苦自是名吏。

僧尼成奸之妙判

張船山

名山蕭寺。爲修供之場。禪榻蒲團。非風流之地。祛七情于智海。古井焉瀾。蕩六欲於慧門。塵心何染。該雲林賊禿。善應淫尼。地在東鄰。竟效相窺之宋玉。人非楚夢。何來爲雨之巫神。一步一步。地穴堪通。載來載來。月宮可入。諸如來爲月老。以大士爲嬪相。高燒佛燈佛炬。比花燭而尤輝。大起法鏡法螺。視絲絃而更妙。於是改比邱之禪榻。權作洞房。移貝葉之仙旛。聊充錦幔。不盡恩恩愛愛。而呼和尚哥哥。居然我我卿卿。緊抱尼姑妹妹。家雞野鶩。總號鴛鴦。夜合絲蘿。齊聲連理。紅綃帳裏。可憐對對光頭。和合枕邊。盡是尊尊菩薩。窮兇極惡。有污佛門。穢褻荒唐。空云淨戒。彌陀兒而閉笑口。觀音覩而捧顰心。不有金剛之法炬。會看慾火難平。若非寶筏以波羅。恐是迷津難出。西方道上。不少歡喜之禪。黃泉路中。長結雙鴛之侶。

主翁戀婢之妙判

張船山

有某翁六十無嗣。欲與婢秋菊通。秋菊矢志不從。爲翁凌虐。事聞於張令。懲戒之。判口。

多情妙婢。原稱解語之花。此老春濃。猶是嬰礫之叟。強紅顏以對白髮。事不近情。繞枯藤以偈海棠。虐亦太酷。潔身高舉。空令弋人之思。毒手痛毆。如此狠心。堪恨。當令其薄板親嘗。權作摧花之榜樣。宜發以另配佳偶。聊償昔日之苦心。

撮合鴛鴦之妙判

張船山

判得才子配佳人。情有必至。傻夫配醜婦。理所當然。錢玉卿八斗奇才。乃儷陋女。戚秋仙容華絕代。恨墮癡兒。事原不平。耦固失當。於是後園締密約。認阿伯作情郎。香閨赴幽期。呼表妹爲外寵。鴛鴦枕開。上並蒂之花。和合衾中。棲雙飛之鳥。鴛鴦仙去。不吹秦女之簫。茅店征程。忽遇宵小之幕。捉將官裏。苦了酒店長卿。押解回來。却是西家宋玉。本刺史爲媒。出回天之臂。兩夫人作主。易鴛譜之名。改無鹽以配張郎。洞房中夜。又一對與京兆以儷仙女。鳳

衾裏玉枝交輝。全兩美之情。平雙方之憾。各安本分。不得違言。自畫其眉。母
隕厥職。是判。

無賴窺浴之妙判

張船山

楊二姐夏日在房中洗浴。被鄰人李大根。踰牆窺之。爲楊二姐扭控到署。
船山遂判令李大根將二姐浴水喝乾以儆。亦趣事也。其判詞云。

訊得楊二姐葳蕤弱質。小姑猶足無郎。而李大根豺虎性成。色膽竟思獵豔。
往日之垂涎已久。恨無嫌隙可尋。一朝之機會忽來。詎肯平空放過。禍緣楊
二姐羅襦乍解。背人悄試蘭湯。繡帶旋鬆。隨手拋將藕覆。添兩頰之紅潮。徘徊
顧影。縐一彎之青黛。宛轉淩波。而乃水聲之輕蘸。頓驚隔院登徒。遂謂香
澤之堪親。遽效踰牆宋玉。寺非普救。無有張生。地異巫山。不逢神女。紅窗六
扇。欲窺浴兮何難。白屋三間。卽偷香兮亦易。看含春之蓮葯。但有荷荷。豔出
水之珠胎。是真咄咄。奈此狡童。嚇破犀娘小膽。憐彼淑忍。教鼠輩軒眉。扭赴
訟庭。乞伸國法。含垢忍辱。似怨還嗔。本府疾惡如仇。愛民如子。若不從嚴懲

辦。何以正風化而匡人心。自當照律科刑。聊以安良善而戒來者。惟是風流罪過。未爲入幕之賓。允當菩薩心腸。且放開籠之鳥。應判令李大根將楊二姐浴湯一飲而盡。識如蘭之氣。狂奴當亦無辭。充惜玉之心。巨蓋無妨引滿。此判。

(評)趣事趣判。虧他想出。文亦典麗風流之至。

私設娼寮之妙判

張船山

審得李黃氏。招蜂惹蝶。居然仕女班頭。倒鳳顛鸞。宛爾氤氳使者。看入手之青蚨。便可開門延客。傾盈杯之紅友。時爲媚態向人。遂至枇杷花下。常來入幕之賓。萬里橋邊。不少問津之侶。是真淫窟。誤盡蒼生。嗟彼癡兒。揮空白鏹。陳阿玉袁琴仙張大姐等。或蓬門弱質。因貧入賣笑之場。或曠比匪人。一誤墮修羅之獄。母也天只。精皮膚時來巨棒之拙。人之無良。小鬼頭難禁春心之動。可憐火坑。安有青蓮。已入污泥。詎完白璧。然而花開薄命。害祇及於一身。草長含羞。毒將被於四境。蓋娼女錦衣玉食。豈知稼穡之艱難。而良家夕

織晨耕。不及勾欄之逸樂。勢必爭相炫耀。廉恥將爲之蕩然。或竟羣起效尤。風紀更從此難問。而况塗脂抹粉。鬥顏色於今朝。足令喫醋撚酸。起風波於異日。防微杜漸。宜爲未雨之綢繆。酌理衡情。聊示下官之薄罰。李黃氏着杖一百。遞解回籍。不准再來。陳阿玉。袁琴仙。張大姐。一併發交官媒擇配。從此洗心革面。不妨婢學夫人。倘再賣俏迎奸。立卽從嚴究辦。房屋發封。龜奴開釋。嗔鶯叱燕。酸秀才莫道無情。逐鶩留雞。醋娘子料應撫掌。

侵蝕公款之妙批

于人龍

稟悉。陶大年任郵務局之長。由全縣士紳公推。非本縣一人之意。視事以來。輿情有褒無貶。而陶又矢忠矢慎。每日必將捐款罰款數目。以至一切開支。無不造送四柱清冊。送縣彙核。並分送學官及捐款人民各處。以憑查核。從無有以隱匿來言者。且如此辦法。亦無從隱匿。該民本爲該局司事。此中情僞。豈不之知。乃妄操流言。遽爾投牒。是誠何心。豈以被陶辭退之故。不慊於心。而借此以爲報復耶。使果如此者。則爾誤矣。陶大年之操守。舉邑無間言。

萬無臨時改其常態。於明目張膽下。隱匿二百元。而且卽令捐款人自身改送至私宅之理。使爾爲捐款人。願乎不願。况捐款人又何以與管門者言。及而管門者又何以知其爲送至私宅。凡此種種。均屬不盡不實之處。一望而非真實。爾旣出首投控。獨不慮及此乎。本縣恐爾報復之心甫萌。而反坐之罪已成。至此爾真愈欲報而愈不能報矣。故曰。汝又誤矣。天下事不外一情理之所無者。惟或有之。若爾今所控者。實出於情理之外。須知陶大年之廉潔。全縣無兩。必不爲此侵蝕公款之事。卽使陶大年而爲一貪污昏庸之人。亦決無敢冒不韙。令捐款人自行代爲隱匿。代爲致送之理。雖三尺童子。有以知其不然。乃爾報復心切。遽爾掇拾此無根之談。以訟公庭。本縣不暇爲汝責。正爲汝憐。本應立予申斥。以儆妄言。繼念事關公款。且關陶大年令名。不能不一爲澈究。姑候傳提各方到案。並將郵撥局每月稟報清冊。宣示各界。一以服汝之心。一以顯陶大年之操守。但爾旣膽敢具控。應先於傳案日。立下切結。俾訊結後。汝無所逃罪。否則一以灰賢者之心。一以長攻訐之

習。地方上尙有寧日。將見不肖者紛紛佈達。賢者避之若浼。其害胡可設想。本縣前曾到卹。亦一再與汝相晤。覺汝之爲人。尙無大謬。言語舉止。亦不似浮滑者之所爲。聞陶大年把汝辭退。心竊怪之。今而後始知陶之目光爲不虛。其識力勝本縣多多也。此批。

夫婦反目之妙判

于人龍

審得顧佛言與妻梁氏涉訟一案。本縣研鞫再三。開導數四。兩大不並立。妻妾操同室之戈。左右難爲袒。房闈成交鬩之地。歎子產之才難。笑尙書之所好。偶有軒輊。掩袖以啼。相加慰勞。入門卽妬。以致舉案無相莊之雅。帳底風雲。抱衾啟冒命之嗟。臥房荆棘。一則忘樛木之恩。祇圖自己快活。一則昧螽斯之義。誰憐別個淒涼。雖婦女之恆態。亦中葍之醜言。本縣今爲爾斷。顧佛言應按七襄之典。輪侍床幃。平兩地之情。徧承雨露。勿生輕重。勿起愛憎。梁氏應懷江沱之悔。體樛木之情。我見猶憐。毋執南康之劍。兄來借宿。不斫車武之裙。蓮花應仰承主意。恭侍婦勞。毋恃寵以撒嬌。毋忘本而爭位。從此各

安一室毋再交爭。庶耕前鋤後。和氣招祥。細骨輕軀。主恩永在。綠珠帳裏。笑吟子夜之新聲。卓氏房中。重鼓求凰之故曲。吾旣諄諄告誡。一片婆心。爾須諾諾以遵。百年好合。此判。

誘拐兒童之妙判

于人龍

本縣審得拐犯平德元者。三年來專在粵桂兩地。誘拐男女小孩。計有十餘次之多。男爲相公。女爲娼妓。如此忍心害理。實一死不足蔽其辜。又據供粵桂兩省。羽黨共有八十餘人。專事誘拐小孩。總處設在廣東嘉應州。餘地亦各有分處。所拐子孩。總計三年來。當在二百名以上。如此橫行不法。闔閭何以得安。卽以本縣論。前後三年。共接得小孩被拐稟牘。已有七起。其未經報告者。當亦有之。離人子女。破人骨肉。犯案纍纍。其罪實非尋常。按律誘拐門載拐賣小孩者。杖二百。流三千里。未成者減一等。杖一百。流一千里。本案平德元團合羽黨。橫行兩省。被拐者。主有二百餘起之多。則其情節。實非尋常。拐案所可比擬。平德元雖非爲首。然其自身亦已犯案十餘次。亦不能從輕。

發落着卽當庭杖斃。並通詳上憲。緝拿拐犯羽黨。以安善良。被拐小兒牛嘉寶。着由其父牛森具結領回。以完骨肉。此判。

嗣產互爭之妙批

于人龍

審得季少覃兄弟四人爭嗣一案。本縣研鞫數四。於情法上卒不能兩得其平。且亦絕少兩全之道。茲分別爲爾等言之。以法言。則少谷旣爲長房長子。自應以次房之長子承繼。則昭穆順而系統正。萬無舍次房而遠嗣五房之理。雖同爲同胞弟兄。無親疎遠近之別。然在昭穆上。則應以次房之子爲嗣。不能旁求他房。故依律。少禮主張以少覃之子嗣少谷。以少葵之子嗣少覃。以少文之子嗣少葵。均無異義。然以情言。少覃富而少谷貧。少谷以親生之子。嗣入一無所有之長房。而自己一生所經營之貲產。反付諸他人之子。易地而處。試問少禮甘心否乎。以理言。則爾等產嗣不爭產。然以世俗習慣言。則其子爲何人後者。卽得其所後者之財產。父債子還。父債子得。已爲天經地義之名言。使少覃之子入繼少谷。而仍得少覃之產。在少覃父子之親。當

然絕無異言。試問爲少覃後者。又甘心否乎。故爾等雖一再言爭嗣不爭產。本縣實未敢深信也。本縣現爲爾等計。欲法與情兩無所傷者。祇有折中辦法三途。其一嗣自產。少覃之子。不妨入繼少谷。而少覃之財產。仍不妨舉以與其子。然此層糾葛必多。目前縱不生爭執。不出十年。必又有事故發生。且與真情上窒礙尤多。此不能者也。其二准少葵之子兼祧兩房。產仍各歸其子。此層據少覃少葵言。均可遵從。然難保後一代不起爭執。且非公平之道。是又不便者也。其三依律承嗣。而將少覃少葵少文三人家產。俟五房一一承嗣完畢後。分作五份。統籌統配。則五子各得其所。雖少禮之子。未免太佔便宜。然以親親之義言。亦無所謂便宜與不便宜也。比較之下。似第三著最爲完善。本縣卽以此下判斷焉。且爾等兄弟五人。除少谷已死後。少覃少葵少文等三人。其家產相埒。且同營一業。每年拆帳分配。是雖分而仍未分也。少禮以教讀糊口。亦不致坐食廢事。不過少恒產贏金以貽其子耳。今試將每年店中盈餘。改三份爲五份。按五房分配。昔之每人得五百千者。

今改三百千。在少覃等三人。但望經營得志。盈餘增加。則此區區之二百千。亦何足斷斷以爭。致傷同氣之和。況此舉於自己親生之子。亦有益乎。少禮以不名一錢。而其子每年亦可獲利三百千。亦可云便宜之至。當不得再有後言矣。且爾等潭斷後。更有一事可爲爾等賀者。卽此項辦法行後。此店在此十年二十年內。可不致分散。資本既厚。人力尤足。則其店務之發達。當必日進不已。否則爾兄弟三人中。一有差池。卽可拆開。今則以改作五房之故。勢非至四兄弟之子。一一承嗣後。是十年二十年內。此店祇有逐漸發達。決無中途衰頹之理。分則力衰。合則力強。爾等或久於經商。或熟讀詩書。當必不以爲非也。且爾等亦知兄弟睦。家之肥乎。少覃少葵少文三人。所以能富有者。非和好無間。同營一肆者之效乎。使不然者。人各一心。我行我素。則此時此店。已不復能如此之興旺矣。故爾等能各自讓步者。其所得必較諸今日公庭上所得爲衆也。抑爾等知兄弟如手足。財產爲外物乎。又知兄弟爲同氣連枝乎。爾等四人。今雖各自一身。休戚或不相共。然在爾等之父母觀

之。則同爲一塊肉而已。猶之爾等今日之視其子女也。今日爾等果爭執不已。則爲父母者。其傷心爲何如。爾等今亦爲人父矣。一念昔日。則不忍爭。蓋爭則傷天倫之親。壞手足之誼。並貽父母之痛。再一瞻後日。則不敢爭。蓋爭則恐兒孫效尤。以傷我之心也。本縣觀爾等兄弟四人。少覃少葵少文。既能於三十年來。共營一肆。毫無間言。則平日之友愛。當不至十分涼薄。卽少文三十年來。亦能安分守己。自營生活。而於今日少谷之死。又哀痛逾恒。篤盡手足之誼。則其天性。想亦與少覃等不甚相遠。爾等旣友愛於前。此時年已半百。何不退一步想。爲身後計。爲子孫計。而必欲爭此區區。是本縣又深爲爾等惜也。現本縣爲爾等判。少谷之喪。應以次房少覃之子爲嗣。以下依次承繼。不得爭奪。至財產在現日五千。未承嗣完畢前。仍照舊章辦理。各守爾業。不相侵奪。唯少禮或恐少覃等有作弊假倒等事。爲不利於己子之所爲。則可於每年拆帳時。監督其分配。並可檢閱其帳目。查核其出入。以視有無弊竇。除有意外事外。不得中途閑歇。或先私行分拆。但少禮亦僅有監察之

責不能分用分文。至五子承嗣畢後。再行分配。改作五份。如此則法與情均無所恨。爾等非盡不明事理者。當可細思也。本縣一片婆心。爲爾等設畫盡善。深望爾等念鵲鴿之義。懷同氣之誼。勿存芥蒂。勿生嫌隙。一心努力。共謀發達。庶兄友弟恭。子孝父慈。洩洩融融。極倫常之愛。三人同心。其利斷金。和氣致祥。訟則終凶。爾等其深念之。毋負本縣一番好意也。此判。

婚姻僭越之妙判

吳粵生

判得隸卒愚頑。婚姻僭越一案。該差等同廁隸胥。宜知法度。一則州轅執役。一則縣署常差。因畢向平之願。遂聯秦晉之姻。好事宜諧。盛儀安用。豈敢借兩人之花燭。侈陳夾道之旌。乃肆志鋪張。侈排儀仗。致胥臺之卑賤。效仕宦之威儀。招搖過市。罔恤道路譏評。闖過衙齋。任意公門出入。既忘在公奉公。自用當罰必罰。科以不應之律。諒無解免之辭。笞杖加身。敲同蝶板。荷枷示衆。繫出蜂衙。只因狂逞一時。遂致法賞三尺。遇紅鸞而逢白虎。問新郎於意云何。因牴牾而累犁牛。懲蠹胥當如是也。給以肉鼓吹兩部。餘音猶合。登

之笙簫。賞以稱席。雙台。惟絃。作會。視之筵宴。實葛藤以自縛。詎桁楊之。不情。公庭上戶對門。當豈云齊姝非偶。荆家翁求榮反辱。正同楚子對囚。凡茲畧示薄懲。尙其速知悛改。此判。

太監離婚之妙判

大理院

此案王月貞提起離婚之訴。根據三種理由。曰太監也。重婚也。虐待不堪也。但使三者有一。已與法理不背。然據趨重家族主義之立法例。配偶者知有離婚原因。逾一年者。不得起訴。則前兩種之理由。已不成立。至其根據第三理由。則須有其他事實上之證明。不能憑空言提訴。但張靜波之辯訴狀。及口頭陳述。均稱甘心離婚。可見雙方愛情業已斷絕。主張請追還身價。並追王所攜逃動產等情。查人身不得爲所有權目的物。前清之季。已懸厲禁。況在民國。前此身價之歛。豈容有要償權。張又變其主張。謂我乃代彼還債。有字據爲憑。並非身價之比等語。夫王因張代還債務。故願爲其使女。是時王之對張。固明明負有債務。而以勞力爲辨濟。然張既娶王之後。則依中國習

慣。夫婦財產。並無區別。婚姻成立之時。債權債務之主體合併。權義卽已消滅。從前既無特定契約。事後豈能重新主張。至王隨身必須之衣服首飾。按諸法理。亦無褫剝一空。以償債權之辦法。張又謂非將贖身銀元。及拐攜之錢物追繳。實難從其離婚等語。殊不知離婚。乃關於公益之事項。還債。僅關於私益之事項。若因錢債之故而遂拘束其離婚之自由。與法理未免逕庭。況張本蠶室餘身。祇應雌伏。而鵲橋密誓。竟作雄飛。陳寶得雌。固已一之爲甚。齊人處室。乃欲二者得兼。而如王者籍隸章臺。身非閨媛。桃花輕薄。本逐水而無常。柳絮顛狂。豈沾泥而遽定。在王既下堂求去。不甘鴛譜之虛聯。在張自覆水難收。無望鸞膠之再續。倘必作蒹葭倚玉之想。求破鏡之重圓。恐復有疾藜據石之占。難入宮而不見。所以聚頭萍絮。何妨池水分流。並命蕙蓮。儘許花風吹散。至若玉臺下聘。雖有千金。而金屋藏嬌。倏將二載。一雙條脫。既經璧合於羊權。十萬聘錢。詎望珠還於牛女。時則王固可請從此逝。而張亦無容過事要求者也。雖然事非所天。黃鵠不妨高舉。而物各有主。青蚨

何可亂飛。同衾人縱許裾分。阿堵物豈容席捲。蓋一則監守自盜。未能舉證。剖明。一則人財兩空。亦應原情矜恤。用定期限。勒令償還。因據以上理由。判決如主文。

假裝尼僧之妙判

朱之榛

關西有王某。無賴子也。豔某庵尼。遂喬扮女僧入污之。尼不屈死。王某仍留於庵。大家婦女爲所污者。不計其數。後事破。戮于市。臬司朱公判之云。審得王某。係關西亡命。優僕奸徒。持邪術以惑黔首。塗紅粉以溷朱顏。狡托沙門。本是登徒和尚。嬌藏金屋。改爲入幕觀音。抽玉笋合掌祥林。孰信爲尼爲尙。脫金蓮展身繡榻。誰知是女是男。譬之鶴入鳳巢。始弄關雎之好。蛇游龍窟。豈無雲雨之情。法雨慈雲。錫杖挖開覺路。貪泉慾火。楊枝灑徧人間。明月本無心。照霜閨而寡居不寡。清風原有意。入朱戶而孤女不孤。謬說老僧入定。效漁郎而竟入桃源。更非架箭藏機。騎赤兔而橫攻細柳。一絲不掛。二妙俱融。沾穢清貞。有污法界。廢其居。焚其書。方足以滅其跡。剖其心。劊其首。

不足以盡其辜。

(評)惟良吏爲能除民害。此老雖稱朱瞎子。而洞察實情。無微不至。

鋤斃姦婦之妙批

朱之榛

本司近來久不讀律。然律意則心知之矣。此案秦田旺供稱實係戀姦情熱。商謀同死。姦婦姦夫並臥於鋤刀之下。女靠裏而男靠外。姦夫引手攀刀向下。刀爲女隔。刃不及男頸。故女死而男猶生。當經房主聞聲趨視。拖拽出鋤。若稍緩須臾。姦夫既決意同亡。必不負心獨活矣。來詳謂此案若覆審無異。應照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殊屬紕繆。兩人同謀謀殺己也。非殺人也。乃自盡也。無所謂加功也。凡彼人殺人。而此人從旁助之。則爲加功。試問此案。有另殺姦婦之人耶。此詳若該牧自作。則書生可原。若刑幕所爲。則勒令卽日辭館爲妙。仍候督撫憲賢臬司潼商道批示。繳格結存。

志爲好官之妙批

胡林翼

閱稟尙有思路可入。官先事。士先志。志在爲好官。必無不好之理。嘗笑近年

官吏若以小學生作八股之勤苦。施于政事。事無不辦。若以歲得束脩之數。爲自奉于官場。則雖瘠苦。亦沛然有餘。朝廷之設官。其祿養固較束脩爲優矣。該令亦思及近數十年。凡蠹病國民之吏。其子孫有至今昌熾者乎。幸勿墮落迷途。力矯積弊。至囑至囑。

抹殺綱常之妙判

胡林翼

李維四有奴名桂林。與主婦有染。李家族人聞而大憤。向府告發。縣令引和姦律判杖。胡公意不爲然。乃重判云。

桂林之姦在業經自立門戶以後。該縣遂引和姦律判杖。審如是。則凡贖身之奴。皆可酣眠於主母之榻矣。抹殺綱常。成何讞法。仰嚴審。另擬報。

秀才獵豔之妙判

胡林翼

查錢錦既讀青衿之詩。當知少時之戒。別嫌明微。當守而不失。乃出入於潘某之家。任肆佻。即使來稟所稱索負是真。亦無擅入房帷之理。而況中證既盡死亡。筆蹟又復糲糊。茫無可據之談。安能執之以爲風流解嘲耶。嗚呼。

使君既已有婦。羅敷夫豈復無夫。入圃盜瓜。豈止嫌同納履。無風落帽。誰云變起摘纓。好淫無恥。國法應伸。奪其故物。無致污我士林。杖彼督臀。庶幾祛此孽障。

指腹爲婚之妙判

胡林翼

有農家女李娟娟者。早失怙恃。由兄嫂撫養之。及長。風姿美秀。年將破瓜。忽有劉文海前往。揚言娟娟之父。曾與汪思敬之子珊寶。指腹論婚。強委聘金。刼之而去。兩相涉訟。胡公判之云。

奇葩未豔。蝶使不知。異卉將開。蜂媒遽至。此中消息。安得不令人啓疑耶。查閱雙方辯狀。情詞各執。但據汪珊寶稱。果使伊父思敬曾與李娟娟之父蓮舫。有指腹爲婚情事。胡爲十六年中。從不遣一介之使。以通情好。直待娟娟及笄年華。桃夭將賦。方有蹇修。敘述原委。微論指腹爲婚。法律所不許。卽此恃強力。刼人情。亦所不容。况雙方主持之人。均已物故。又豈可以起二老於九原之下。以訊其虛實。此種飾詞。安能聳聽。本應離異。以儆刁頑。惟念婚已

逾時返非完璧。且詢之娟娟。又復俯首無言。懸揣其意。或願從一而終。幸其未字。何必活拆鴛鴦。而使男女咸懷怨恨哉。至刼婚惡習。有干法紀。應加重責。以爲懲一儆百計。劉文海教猥左袒。並杖不赦。

救災防疫之妙批

胡林翼

興國縣霪雨成災。署令據實稟告。以便上奏。

據稟。闔屬霪雨爲災。連綿月餘。濕氣薰蒸。疫病大作。有父子同時殞命者。有夫婦相繼亡身者。更有蔓延全村。致醫生無從施救者。甚至囹圄罪犯。亦多猝然而斃者。一再批閱。爲之惻然。今歲天時不正。蛟水大發。省會中霪雨經月。春花蕩然。本部院前經率屬虔禱。始睹皎日。該府亦常率領全城官紳。設壇虔禱。并禁屠宰。以迓天和。而消癘氣。至疫病之作。外由於六氣之所感。內由於七情之所傷。飲食起居。均須在在注意。固不能諉諸天意。而亦當稍盡人工。但已死者。縱難拯救。而未死者。要當賑恤。按入告之章。言災異者。言祥瑞者。止於地震旱澇等類。而不及瘟疫。然查會典闡載。凡遇災異。宜具實奏。

聞又開災異卽奏。無論大小凡水旱災荒皆以有關民瘼而入告也。此次瘟疫情形並作何賑恤之處。著卽備陳所知以便轉爲上奏。

蝗災害民之妙批

胡林翼

南漳縣有蝗災。縣令稟報。

鳥雀食蝗。又蝗自投河。均欺謾之詞。該令才識亦可想見矣。其實心愛民。實力督捕。毋一時一刻。不以民生國計爲念。或者天憐其誠。尙可免罪。今日之吏治。無一事不思奪民。衙門丁胥差役。無一人不思朘民。是害民者不止蝗也。凜之念之。

嚴懲兵弁之妙批

曾國藩

據稟已悉。金山衛城前准李撫部院來咨。業已先復矣。浦東一帶肅清。該營尙爲出力。殊堪嘉獎。唯昨准李撫部院緘稱。銘字營勇夫槍斃奉賢縣楊令一案。不勝駭異。該都司雖遠在金山。何以一任營哨如此肆鬧。本部堂募練淮勇。具有苦心。兩淮風氣剛勁。古來多出英傑。近日無人倡導。其甘心爲髮

逆爲捻匪者。則竭力苦戰。抵死不悔。卽幸而爲弁勇爲團練者。亦久染惡習。騷擾百姓。本部堂與李撫部院之志。欲力挽淮上之惡習。變作國家之干城。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長。義也。第二教之愛民。愛民必先保護閭閻。仁也。斯二者。總須紀律嚴明。訓導有素。李撫部院倡之。全賴爾銘鼎春樹。各營官教之戒之。淮勇將來爲忠臣義士。爲名將達官。是爾等數員教戒之功。若爲驕兵悍卒。爲害家凶國。亦爾等數員不教之罪。成敗禍福。係乎爾等營官數人之身。亦卽在此立軍數月之內。此時不變昔年之惡習。則終不能變矣。所有奉賢一案。仰霆字營劉游擊查出行凶弁勇。網送李撫部院大營。盡法處治。不可袒護。一二滋事之勇目。敗壞淮勇全軍之聲名也。仰將滋事緣由。及懲辦情形。稟覆查核。此批。

(評)曾公治軍。教以誠信仁愛。不僅以陣勢技擊授人也。此批寬猛相濟。誠意感人。亦可以見其紀律之嚴明。治軍之有法矣。

訓勉勤奮之妙批

曾國藩

辦事者莫恃上司之恩典。宜仗自己之本領。若有本領。辦事好。雖仇人做上司。也不能壓下去。若無本領。辦事不好。雖父親做上司。也不能抬起來。爾年紀尚輕。若立定志向。何事不可爲。目下第一須認真修牆控濠。修成之後。與本部堂老營牆子相同。雖有數萬賊來圍。也不怕他。則脚跟立定。人人皆另眼相看矣。若全無本領。縱然做到提鎮。也是抱愧的。望爾日日學一勤字。勤到十分。自然做成一個好漢。本部堂現已年老。尚從勤苦二字用功。故亦以勤字教訓爾等。勉之。此批。

私藏軍械之妙判

李鴻章

兵丁鄒得勝。林文標。張錦榮。許叔寶。許文奎。趙錦標。季黑虎等。信步所至。迷其路途。時則夕陽斜照。倦鳥歸巢。鄒得勝等徘徊道左。欲覓旅店棲身。而異地人疎。苦無從得其入門之處。正在籌商進止之際。忽有鄭功根。張小山其人。窺其動靜。悉其緣由。乘機進言。願爲嚮導。乃領入陳姓旅館中。暫爲棲止。孰知大雨滂沱。連朝不止。鄒得勝狂飲濫賭。直至放晴。而囊中青蚨已無復

存留矣。酒飯之費。勢無所償。不得已。乃將兵器暫留爲質。約期歸取。彼陳姓旅館主人。祇知玉佩暫留。傳作酒家勝事。詎料銀瓶指索。竟爲馬上粗豪。鄒得勝等返稟防官。捏詞妄告。以致差兵拘擾。而地保王小六。尤復助紂爲虐。以私藏軍器之名。加諸陳姓。嗟嗟。營兵既張虎翼。地保復逞狐威。陳固懦弱者。何以堪此。况擾擾之中。雞犬爲之不寧。什物多被搗毀。旅客中更多亡失衣履之物。是何景象。法紀安存。鄒得勝等既各持兵器而歸。王小六亦索賈而返。陳姓主人痛定思痛。不能加其罪於鄒得勝王小六等者。乃歸其咎於疇昔之夜。引鄒等留宿之張小山鄭巧根兩人。列舉情節。稟控前來。歷經審訊。案已明白。彼張小山鄭巧根兩人。雖爲先容。執料後果。若判以罪。未得謂平。鄒得勝等犯法亂紀。仰該營長官以軍法從事。地保張小六。立卽斥革。不准化名再充。欵內諸贓。并着令賠償。

僞印收租之妙判

李鴻章

奸民程筱山。僞造官印。盜收租籽。後其子介石。抱僞印自首。

奸民程筱山。爲造官印。其當死之罪一。盜收租籽。其當死之罪二。案經屢審。證供確鑿。僅予一辟。猶未足以蔽其罪辜。第本部院於此。重有慨焉。蓋筱山犯案。不出於仇讎之告發。不出於官府之檢舉。而首先抱印質證於公堂。不稍隱諱者。乃爲其子介石。昔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聖教所嘉。尙若其父羊平。而子證之。妄爲親者諱。爲尊者諱之義。而詡詡然以訐爲直。在法或有辭可借。而言情實無地自容者也。程介石以弱冠之年。人情世故。當亦有所聞知。乃以親生之子。證阿父大辟之罪。此乃世道人心之大變。雖屬該犯平日之教化無方。模範不正。有以開其不孝之心。而值此聖朝之世。竟有此千古異聞發見。則司教育之責任。要亦未容卸盡矣。請按大清律載。有親族相爲容隱之條。凡同居及大功以上親族。除謀反叛逆外。其餘罪犯。許其相爲容隱。并勿論罪。夫大功以上。尙許容隱。况親生子乎。又按大清律云。于法得相容隱之人。爲之出首。比同罪人自首免罪。其小功總麻親出首者。亦得減等。此固仁之至。義之盡之法也。然謂以子證父。比之罪人自首。情形又

有不同。免罪之條。蓋亦未能援引者也。况再按大清律云。自首有不盡者。仍以不盡之罪罪之。令程介石止首。彼山私造假印之罪。未首。彼山盜收租籽之罪。則彼山侵盜錢糧之罪。固自在焉。嗟嗟。僞印收租。罪實浮於斬首。以子證父。事更反乎倫常。應照所擬。分別處刑。

賴婚妄訴之妙判

李鴻章

秦季兒女。原無婚約。祇因時值兵災。秦母提女避難於鄉間。季姓因此豸娟。曾言盍配於幼子駿奎爲妻。此原屬於婦人無稽之閒敘。不能作爲正當之定親。况事過境遷。秦亦返家。女大須嫁。理所當然。適有作伐者。秦母允也。剛締朱陳之好。忽來責難之言。季姓竟據片面之詞。訴秦賴婚。須知無聘無媒。案難成立。羅敷已屬他人。使君正可擇偶。對簿公堂。徒傷情感。倘再曉瀆。杖責不寬。

重利盤剝之妙判

李鴻章

借債放債。原屬人民通融之辦法。蓋無論何人。不能時常有贏而無絀。偶或

手頭拮据。不得已而向人籌借。揆諸朋友有通財之誼。則苟可周急。自屬美事。卽酌取子金。亦無傷於廉。乃有貪詐之徒。借放債之名。爲盤剝之實。加一加二。漫無限制。利上盤利。逞心計算。年終總結。數倍有餘。子大於母。指浮於臂。有若陳桐根之放債於蔣惠夫者。以十兩之母金。不半年而竟至三十餘兩。魚肉小民。甯止惡浮於虎狼。亦且行同於賊盜。忍心害理。殊屬駭人聽聞。刻薄成家。理無久享。陳桐根曾入鬻留舍。奈何未思。姑念尙未取利。情有可原。蔣惠夫着將母金十兩。分期籌還。所有子金。概不准算。庶幾與者受者。兩得其平。

乘隙竊玉之妙判

李鴻章

戴子安有婦吳氏。容貌妍華。風儀靜雅。鄰居有許愚生。夙有垂涎之意。苦無染指之機。及戴外出。乃乘隙借訪戴之名。思從此饜吞吳之慾。

獸衿許愚生。貌堪擲果。喜爲蜂蝶之狂。戶外尋花。輒施佻健之行。穢聲久彰於鄰里。大名直玷夫子衿。窺吳氏獨居。色心頓起。乘戴某他出。惡意相看。借

名訪戴實爲吞吳。與乃夫無半面緣。居然稱弟。見阿嫂竟稽首拜。儼同至親。寒暄並無一字。恩愛直欲千般。方見色而魂飛。有詞未吐。詎聞聲而胆落。無洞可鑽。外來之眞夫。詢其胡爲而到。留居之內婦。辨白竟自無從。若非鄰里證其乍來。幾致官府亦疑有染矣。嗟嗟。見色卽慕。淫士之常。無因而至。惟爾所獨。證旣確鑿。杖不冤枉。至行學飭戒。又屬分內應得之事矣。

(評)運筆瀏亮。折獄老當。

褒揚貞魂之妙判

曾國荃

黃烈女淑華。上元人也。幼穎慧。當江甯城破時。湘人申某入其室。殺兩兄。而欲犯淑華。挾之出。不從。申并殺其母與弟。強之行。淑華痛哭乞死。繼念大仇未報。不如密紉哀服。僞從之。及至亂平。軍中多率婦女以歸者。淑華亦隨申至湘中。申所挾婦女凡十餘輩。皆已價賣。而獨留淑華。淑華懼。及抵湘潭。密以醖和酒。入夜。申飲而醉。倒臥榻上。淑華曰。吾今乃可見父母於地下矣。遂從容自經。死後。申遇救未死。檢淑華衣中。得詩數首。備極沉

痛地方有司。因上其事於忠襄。奏請褒贈。其詩曰。十年小謫住塵樊。辜負
衰親罔極恩。白骨拋殘荒艸編。挑燈獨自暗銷魂。劇憐俘纍別柴門。日坐
針氈死未能。卻喜狂郎爲貨縛。天教白璧玷無蠅。無何月又見初弦。迫我
同登江上船。舟子掛帆無急祝。可知儂不願生全。帆征又說抵長沙。遙望
湘靈廟拜嘉。已翦赤繩教寸斷。莫令哀怨訴胡笳。自古成仁總殺身。吾生
何必苦逡巡。憑將浩氣還天地。長共貞靈在九垓。

上元黃烈女淑華。具挑李之姿。凜冰霜之操。身雖陷于紅巾。行不玷夫白璧。
端嚴固由于庭訓。貞烈實出自天性。生輾轉避丘。未喪綱維於墜世。從容練幅。
克全節義於泉台。弱質而負剛腸。豈尋常巾幗。神存不因身殞。慚吾輩鬚眉。
揆諸公意。旣已僉同。褒彼貞魂。曷容更緩。自當奏樹閭里之風聲。藉以闡宏
幽潛之德化。

(評)其心苦。其志堅。忠襄此批。亦可慰幽魂於萬一也。可不表而出之者。

旌節闡幽之妙判

曾國荃

盱眙牛志五妻文氏。家本寒。以耕讀爲業。遭紅髮之難。夫先卒。氏方二十。毀容事姑。有餘資。輒周濟貧乏。年四十九卒。邑人因請曾公奏褒焉。

節孝爲婦行之備。而遭家不造。艱難險阻。卒能孤行其志者。尤爲人情所難。至於身處窮約。而以勤力所贏者。好行其德。則益非深明大義。不能及此。是以我朝於節烈婦女。一經臣工據實奏請。無不恩予旌表。誠以培成世教。扶持人倫。其道在是也。該氏勵操青年。迄於皓首。節孝咸備。兼撫遺孤。而濟物推財。志行尤爲可佩。旣爲巾幗之完人。宜沐褒揚之盛典。藉維風化。而闡幽潛。

欲速不達之妙判

端午橋

天下事求之過急。則成功愈緩。操之過切。則貽害愈多。爾因中年喪偶。膝下無兒。急欲續絃。以主中饋。人情之常。豪無足怪。獨怪爾不娶門戶相當之閨女。而納一不清不白之寡婦。其爲吝惜金錢耶。而化費聘金三百五十串。娶閨女亦綽乎有裕矣。總之。由爾要老婆之心太急。正式續娶。猶恐耽延時日。

媒討寡孀。可以立地過門。故人言聘金若干。爾卽願給若干。不料急色兒之極態。已被人窺破。遂有鄭永志以渺不相關之人。橫加干涉。藉辭訛詐錢四十串。詎知一波纔平。一波又起。該寡婦之胞兄。又出頭攔阻。使爾愈飢而愈不得食。愈渴而愈不得飲。覽稟殊堪噴飯。此等混帳官司。無怪李令之不理。本部堂亦無有閒功夫。管爾此等糊塗家事。特斥不准。此批。

妾媵爭寵之妙判

端午橋

判得側室扶正。律有專條。寡婦再醮。例所不禁。各具充分理由。宜乎供詞各執。兩雌不並立。本屬恒情。後進而爭先。奚能忍受。戰雲激。訟釁難平。妒津之惡波翻騰。中葦之醜言悉露。增羞闈闕。貽笑大方。本部堂用抱息事甯人之意。爲籌排難解紛之謀。着卽分居兩室。毋敢爭端。共戴一天。不分偏正。今夜文君當夕。好暢聆相如之琴。來宵朝雲侍巾。莫笑譏東坡之肚。倘敢故違。定干重懲。是判。

勢利賴婚之妙判

端午橋

判得方杏坡多文爲富。而窮於財。高協慶勢利爲懷。而昧於義。始以中表聯姻。繼嫌貧窮離異。出爾反爾。守財虜公道何存。不卽不辭。憐才女貞心獨抱。本來淑女配吉士。問稱嘉耦。何知中道變初心。頓翻前議。有邢小山者。燻天銅臭。滿腹芳團。倚勢謀妻。央媒下聘。豈徒子竟成快婿。紈袴兒儼作東牀。乃小山治其吉矣。來朝擬行奠雁。而淑姑請從此逝。深宵竟效飛鴻。玉人已杳。彩輿急來。忽煞老夫。奈何徒喚。稟諸邑宰。勒限找尋。窮書生無端被累。對簿公庭。多情女矢志靡他。守貞佛殿。幸而巧遇親姑。今已來轅自首。本部堂恤爾一對可憐蟲。准予合成同命鳥。高協慶欺貧重富。罰銀三千。作淑姑賠奩。邢小山好色貪花。常伴醜妻。聘貞姑爲婦。花燭雙迎。方杏坡完聚意中之表妹。青廬接去。邢小山仍娶高氏之閨媛。是判。

節婦請旌之妙判

樊樊山

據該同鄉官公稟。爲周故令維祺之妾周蕭氏。請旌一案。該故令早開八歸。歲見數喪。妻亡而子繼殂。子故而孫弗嗣。其儼然僅存者。二孀媳。二女孫而

已念不孝莫如無後。遂生枯楊之梯。而雖老猶尙多情。爰有采蕭之詠。來當臘日。命宮帶青女之霜。容易秋風。病榻臥茂陵之雨。猶日斟量藥餌。扶護暄寒。論年華則老穉懸殊。論恩情則周星未滿。周令彌留之頃。預商放遣之謀。而姬倪焉弗答也。迨至所天見背。頓地長號。手辦灰釘。躬親台殮。蓋棺事畢。仰藥自裁。時光緒三十年七月二十四日。距周令之歿。纔五日也。嗚呼。橋填烏鵲。正銀州拜織女之期。地近馬嵬。是天寶葬楊妃之處。方謂遺言在耳。效晚嫁之楊枝。豈期大節凜然。出小家之碧玉。可知天地剛健中正之氣。不擇人而後鍾。益嘆古今愛錢惜死之官。曾賤妾之不若。憫茲義烈。宜予褒揚。仰俟轉詳請旌。繳結存。

身世可憐之妙判

樊樊山

來真情文。緜斐日述身世。爲之惻然。君以名孝廉爲老。廣文歷擁皋比。中遭擯棄。寒毡不暖。苜蓿長饑。啄木啄距長。鳳凰毛羽短。傷心人不獨一薛令已也。鄙人心勞政拙。名過實而德不堪。厦廣裘長。言則夸而力艱。逮邦有宿學。

誼當推援。遇合有時。君其知之。

三寡爭產之妙判

樊樊山

富室柳氏。兩代三寡。以爭產興訟。幸有柳親族鄭彥傑調解。稟縣息爭。樊深爲嘉尚。批云。

據稟已悉。該紳等調處柳故紳家事。公平周妥。深屬可嘉。查該故紳在日。仲宣體弱。伯道嗣艱。此次與妻柳周氏入川。病中擇立齊遙兒爲嗣。旋即病故。臨終與周氏託孤。周氏亦立誓守節。扶棺攜子。千里遄歸。家有庶祖母二人。曰柳銀氏。曰柳王氏。多年孀守。今柳紳逝世。一門三寡。縞素同居。嗣子伶仃。年方兩歲。似此傷心慘目。宜何如性。相依乃銀王兩氏。平時本不同心。周氏新來。年才十九。家庭不睦。亦是常情。柳姓又號素封。親戚中憐孤恤寡者固多。而唆事圖財者。亦所時有。遂致柳王氏欲謀別繼。而柳紳岳母周李氏。代女鳴冤。本縣熟察案情。諭令該紳等安爲折箸。齊遙兒係柳紳受繼之子。祇不許旁人插齒。茲據調處。稟復前來。所有家產。按三股均分。號事不許私

自變更。地畝不許售賣。此時三代孀婦。剖一爲三。將來銀王兩氏物故。依然三分歸一。悉照本縣刑諭。一一遵行。在該紳等固善作調人。而柳氏三孀。一經勸導。遂各消除意見。從善如流。均屬才節兼優。深明大義。准將此稟永遠存案。以後如有不良之人。播弄是非。離人骨肉。以致三孀生衅。繼嗣不安者。准原管之人。及柳氏家族。號夥指名稟究。本縣必盡法嚴懲。該紳等往復馳驅。賢勞極矣。積善餘慶。敬爲諸君子頌焉。

調戲寡婦之妙判

樊樊山

據稱爾孀居姪女呂王氏。在院中洗足。突遇王書娃上前調戲。將銀鐲繡鞋拿去等語。查院內非洗脚之地。繡鞋豈寡婦所穿。青天白日。門戶不關。脫下繡鞋。退下銀鐲。竟在後院洗濯足垢。誨淫誨盜。誰實啟之。此等案情。虧爾不愧不作。竟向代書縷述。試問爾姪女到堂能逃訓責乎。惟王書娃淫惡棍徒。既據呈控。著逮案究懲。寡婦申飭免喚。

(評)簡截了當。聽訟如神。

曖昧圖姦之妙批

樊樊山

接閱來稟。該令於訊鞫一道。頗肯用心。深堪喜悅。獲犯崔廣發。雖未認供。而据申胡氏供。喬稔身死之日。伊曾因胡氏賣物得銀。面去詢問。是夜即有入室殺人之事。而廣發又供。曾有人媒妁。擬以申胡氏配伊爲妻。因年大不成等語。兩供相勘。是平日圖奸。此日圖財。皆意中事。惟廣發果因竊財而往。則宜乘其睡熟。暗裏偷摸。何至將人拋至牀下。而摸索其牀上之錢。天下賊人。斷無如是之膽。大妄爲者。此事以情理揣之。胡氏與廣發者。怨婦壯夫。必先有曖昧不明之事。此番廣發查詢賣物錢文。在胡氏以爲既已捨身。何能捨財。而廣發以爲既非圖色。自應圖財。夤夜而往。先續舊。後索錢。索而不與。則拖而毆之。及申喬稔驚起。相持不放。又喊稱認識。廣發於是頓起殺機。以爲滅口脫身之計。此案中一定之層次也。本司不過揣度而言。該令可照此訊供。或可得其實際。申胡氏果欲爲子報仇。亦必不差愧隱匿也。此繳。

老婦再醮之妙批

樊樊山

某老婦年已花甲。呈請再醮。樊山閱狀甚奇之。因作批示。並後附一詩云。五十八歲之老婦。情殷再醮。呈請立案。以杜後患等語。天地之大。無奇不有。贈爾一詩以爲憑據。花甲過猶欠兩年。麻裙翻轉任伊穿。旁人若道長和短。但打官司莫給錢。

樊樊山

風水爭執之妙批

風水之說。樊山不信。關於風水訴控。每斥不准。其批王化顯所呈云。本縣向來不信風水。爾等愚民。偏妄信堪輿之言。致滋爭訟。此案孫世錫在伊塋內葬母。爾信出陰陽之言。謂于爾不利。爾在墳旁築塔補脈。伊又信祔陰陽之言。云於伊不利。此事不必傳訊。着孫世錫明年不葬。爾王化顯永不築塔。彼此相安。豈不甚好。况墳角築塔。孤峯獨聳。不能補脈。轉恐妨了。論其形模。更與僧墳無異。爾欲求嗣。豈可效法和尚乎。曰。江海不懂風水。騙爾謝儀。速與絕交。勿貽後悔。爾但聽本縣之言。多積陰德。少打官司。自然添丁進口。不必求之杳冥也。此劄。

逸女被棄之妙批

樊樊山

爾女徐鳳蓮如此會跑。從小在娘家已屢跑。送往婆家童養則又跑。不許伊跑。則尋自盡。今被婆家退回。竟無一人敢娶。似此跑來跑去。跑到何日是了。爾因此女嫁不家門。呈請立案。試問立案以後。伊卽不跑乎。卽有人承受乎。此等混帳東西。不如聽其自跑。免得害人。

天道好還之妙判

樊樊山

此案情節。昨日呈批盡之矣。陳裴氏千刀萬惡。舉國共憤。惟承審官委曲將順。必欲將已嫁之王劉氏。斷歸該氏具領。不歸則答押其娘屋之父兄。此理之最不可解者也。試思裴劉兩氏。姑媳之恩已絕。斷守節。不過折磨而死。若仍然嫁賣。則又何必使劉氏多嫁一人乎。況入該氏之手。勢必賣良爲賤。以少配老。但圖身價。不講天良。吾輩作官。縱不能積福。亦何苦作孽耶。劉世芳遵斷主嫁。財禮六十串。全歸該氏收受。并無不合。乃該氏恃老恃潑。蔓訟不休。前任畏之如虎。將世芳父子遞換。責押二年之久。可爲長歎。陳裴氏潑悍。

奸貪逞刁健訟。累害劉姓。傾家敗產。劉世芳忿恨致疾。臥牀垂斃。著將該氏鞭背見血。以快人心。世芳長子劉老虎。卽日出押。歸告其父。勿再冤痛戕生。其存房財禮六十千。娘婆兩家。各得一半。分別當堂具領。劉氏早已另家。應勿庸議。陳裴氏遞籍管束。取結完案。乃該案於斷結以後。猶敢當堂撒潑打滾。口稱拚命。查該氏從前將寡媳誑出東關。託言上墳。實則回籍。預僱長行車輛。在關外等候。被王氏看破哭喊。該氏囑同車夫將王氏手足網綁。拋置車中。嗣經娘屋追回。以致成訟。今本縣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陳裴氏著將手足照樣網縛。與所分財禮三十串。一併擲置車內。卽日押解出城完事。

請假回籍之妙批

樊樊山

稟詞悱惻。展誦愴然。該令骨鐵心冰。艱苦卓絕。不嫌缺苦。不恤身勞。近於鹽稅貨厘。尤加整頓。顧麟游輪補。原非鸞鳳之棲。而馬鬣將封。尤篤鵲鳩之誼。請假回籍。三月爲期。情實可傷。理無不准。稟稱已寒姜被。復悼莊盆。甚矣死

喪之威。悽然房闈之地。憶君與我相見渭南。初典權場。始完花燭。昔賀君納婦。今見君悼亡。曾幾何。悲歡頓異。微之喪偶。白江州遙助悲吟。貢父哭兄。蘇端明心傷俊傑。劉原父七東坡嘆一何復見此俊傑一乎臨文三嘆。贈子一言。早日言旋。良用自愛。仍候撫憲批示。繳。

鼠囓票據之妙批

某卡局聲稱票據被鼠齧。樊公即援筆批云。

樊樊山

據稟該局槽存釐票多張。忽被鼠囓。一則曰櫃底齧透兩孔。再則曰小捲十三張。齧撕不堪。又曰餘票。微齧無礙。又曰十三張。齧扯碎腐。其究竟則曰卑局此等奇齧。實難預料。卑職疎忽之咎。懇乞核鑒。施銷等語。事本尋常。文特奧異。既不合疏防開參之例。亦難加比捕嚴緝之批。碎票查銷。奇文存案。可也。因憶同治間。蒲城縣令稟牘。有該螞蚱尙知自愛。聞風俱已遠颺之語。三十年來。一鼠一蟲。遙遙相對。何吾陝多文吏耶。繳。

招夫養子之妙批

樊樊山

婦陳鄒氏。畧有積蓄。與里中無賴根遂兒通。旋金盡而無賴亦去。質之。以有原配對。氏不得已。具呈而追其財。樊山爲批云。

招夫養子。最爲敝俗。爾以孤孀。招根遂兒爲夫。原圖養贍。乃一無所得。反將所蓄之二百八十串錢。盡爲所耗。近則錢盡而人亦不至。且以娶有原配爲詞。揆厥事情。恐左阿婆。非媒妁也。乃牽頭也。爾與根遂兒。非嫁娶也。乃苟合也。以苟合始。以離無終。男女二人。混帳已極。候喚案一併重責。以爲不要臉者戒。

僧丐與訟之妙批

樊山

閱稟失笑。住持指佛地要錢。情同訛詐。利尙留貧婆住廟。跡涉嫌疑。十五兩之租銀。有何證據。六十名之女丐。大費張羅。何期四大皆空。惟知圖利。更訝六根俱淨。猶尙多情。積一年未領之租銀。僧錄司僧綱司何不具呈請獎。合兩廠無歸之男女。優婆夷優婆塞。何妨披剃從師。說語無憑。居心難問。無端募化。大有藏神修廟宇之心。懲爾貪癡。當引利尙拜丈母之例。

翻賣髮妻之妙批

樊樊山

此案轎夫陳明山擅買髮妻。一罪也。既賣復翻。二罪也。控縣過堂。斷令彼還妻。而此還銀。而該轎夫延不交銀。三罪也。捏造無情無理之詞。誣搶誣拐。率行上控。四罪也。現在雖經交銀。豈能免打彼昏昏之娶主。買買之媒人。可東可西之蕩婦。雖皆可打。然非陳明山起意賣休。則彼三人皆不致自投羅網。是此一案。惟有重責該轎夫了事。陳明山著枷號十日。期滿重笞。取保。餘人可打可不打。繳原詞存。

妄想老婆之妙批

樊樊山

我看你想老婆想瘋了。既銀有數十兩。何不卽在本地辦娶。而必攜銀出外。央媒說親。迨張貴林謊稱作媒。爾遂買買然借給銀三兩八錢。足足一年。並無入與爾議婚。爾亦可以醒悟矣。乃今正又買買然至伊村設館。至則不但老婆無望。並館地亦爲人所奪。爲秀才者。到此地步。惟當自悔自怨。卽日回家。乃自正月二十四至二月十三。逗遛該村。戀戀不捨。試問此二十日中。爾

究在何處安身乎。伊借爾銀三兩有餘。爾用回銅錢五百。爾幼子又在伊家吃飯。以此計之。縱欠亦屬無幾。何至因此小事。打槌飾傷。瀆控。似此糊塗。浪蕩。實屬有忝士林。著候驗傷再奪。

調戲幼女之妙批

樊樊山

據稟李炳星卽李竹坪。於光緒二十二年。得鄒故令之子婦通姦。唆該本夫藏匿。以免其叔鄒佩羅。被鄒佩告發。訊明遞籍管束。尙有數紙情詩。存於縣卷。二十六年來。陝蒙捐巡檢。現充南局查街委員。昨歲賃居張河台前院。張氏門祚凋零。僅一風癱孀婦。炳星母事之。妹其女。而弟其子。積欠三月房金。移居他處。猶復勾誘十三歲養子張百福。游蕩徵逐。盜典衣裳。又調戲其十七歲之女。女批其頰。乃益唆其姊弟不睦。本月二十二日二更後。炳星借尋百福爲名。帶領局差。敲門入室。將其姊拖入中庭。穢詈兇毆。女情急奔訴縣案。驗明傷痕在卷。旋經臬司鎖拏該巡檢到案。發縣審訊。三造環質。各供前情不諱。溯查帳捐允濫。鼙鼠皆官。至於淫惡昏狂。如李炳星者。則衣冠中

固無斯敗類。卽禽獸中亦罕與比倫。曩者淫人之妻。自作孽而罹天網。今者賊人之子。夜無故而入人家。始挾投梭之嫌。繼爲反間之計。離人骨肉。適啟螟蛉之心。奮彼老拳。傷在螭鱗之領。更騰含血之口。謂有解佩之情。意將誣以無媒之奔。示自撻其未婚之婦。顛冥至此。誅不勝誅。案既質明。應卽斷結。仰俟會同臬司。將李炳星詳請咨革。准如該縣所擬。照兇惡棍徒例。發極邊烟瘴充軍。係職官應從重發往軍台效力贖罪。仍於起解之前。重笞百板。枷號十日。押赴張河台門首示衆。嗟乎眇茲一日。炳星當夜半而瞎馬臨深。送汝長征。投直北而豺狼不食。遂爲令戒。汚我丹毫。仍候臬司批示。繳。

巾幗鬚眉之妙批

樊樊山

據該稟女學學堂艱楚情形。可爲憫歎。巾幗且知好義。鬚眉那得恁然。候飭縣立提牛捐董事等。從嚴催比。務使月滿月歛。源源收解。以彌陰教。而助巧炊。各該女士等。亦宜循規蹈矩。勤習學科。名譽一振。人人佩服。則不患無財用矣。此繳。

鬻字成姦之妙判

樊樊山

馮景立者。故湖南臬司咸陽馮公之第三子也。母張氏。馮公官湖南。長次兩子俱早世。長媳僅存。無子買他人子爲嗣。小名麻雀。馮母有婢曰毛子。皆獠種也。馮公歿。盡室還秦。景立素不得母歡。乃攜妻居咸陽。母留省城。時長媳亦故。母以毛子爲義女。麻雀爲孫。僦居西安累年。張祖石者。幼爲馮氏書僮。及長充長隨。略識文字。光緒十六年。貧無聊賴。往投馮母。母老且憤。遽令爲麻雀師家事。內倚毛子。外託祖石。居既久。張遂與毛子私。馮氏故顯宦。貲裝甚豐。歸里後。母子異心。餘貲略盡。母以收債自給。十七年春。馮母持券詣咸陽。祖石盡攫其箱篋服玩。攬毛子捆載而逸。張秀才漢爲馮母之姪。聞信追回。控諸前任。遷延累月。居間者令祖石以贓物還馮。毛子別嫁。具息銷案。方毛子之被追還省也。歸馮不可。適馮不能。寄居長隨妻姓所。妻與司書程福善賭博至交。程心豔毛子。乃以三百金娶之。妻爲媒。而張漢主婚。繼又詣馮反馬。馮母亦忘其爲逃婢。善視之。福善夫婦。尋卽移居其宅。主持家事。牢籠

麻雀。日集博徒。呼盧飲啖。伎盜財物。銅鑿玉帛。侵燕之屬。斥賣畧盡。麻雀年十六。尤頑鈍不肖。常持官燕易糖果。馮母一無所問。十八年春。馮母病歿。景立自咸陽奔喪來歸。福善集黨痛毆之。隣人劉桂元趨視。併傷桂元。景立具控到案。則本縣視事兩月矣。通查全案。程福善罪固當誅。張祖石法尤難貸。一併逮案候鞫。案猶未集。福善復率人與景立陰畔。奪麻雀去。尋控景立毆傷其妻。沒其囊篋數事。又假麻雀之名。控其三叔不孝。祖母臨沒。書立遺囑。家產悉以與孫。交其姑壻卹筭。而景立亦控稱福善夫婦盜賣衣物。悉經廚廝某甲之手。廚廝具有簿記。所耗不貲。迭經飭差搜索。僅由質庫起得古鼎一事。福善呈出官燕數盒。餘物不可問矣。今經集訊各供。前情無異。馮景立身爲人子。置七旬老母於不顧。身非織屨。效仲子之處於陵。見必及泉。類鄭莊之誓姜氏。謂之不孝。何說之辭。第念家業蕩忽。又儼然在縗絰之中。從寬免責。毛子下流淫賤。娼妓不如。隨地成雙。似來往兩家之燕子。所大非一。如待於二境之犧牲。馮氏抱卵成雛。不馴反啄。開籠放鴿。已去仍來。取一家物。

以與一家從。一墜亡。又更一墜。似此天良盡絕。允宜撻詈兼施。司書程福善。佻達無行。貪淫鮮恥。相逢蔓草。何殊蛇與雉交。強附絲蘿。竟爾鳩居鵲舍。魯之雁鼎。假手於水人。姓韓為妻秦之狐裘。莫淪於狗盜。猶復依憑城社。誘引良家。瞰馮母之將亡。呼博徒而共集。及至新喪在殯。嫡嗣言歸。乃效兵家反客為主之謀。思援春秋舍子立孫之義。矯稱遺命。盡盜家財。招集狂徒。毆打宦裔。語其罪。罄竹難書。試以奇刑入甕。非酷。張祖石馮家廝養。抗顏言帥。以西席之先生。搜東家之處子。息侯去國。哼哼出大車之聲。張以、車三輛。派載而去竊妻欣欣有桑中之喜。及追騎踵。縣符迭傳。乃以還珠之謀。幸逃盜肉之磔。聽訟者如士師入夢。不問覆鹿之有無。竊負者如魯盜還弓。一任陽虎之來去。本縣慣翻前案。罔赦淫人。豺狼就擒。必旁問狐狸之罪。蝦蟆斷尾。仍追求蝌蚪之咄。飛索縹來。重杵迭下。福善與祖石。情同塵埃。罪比輪姦。昔者放馬佚牛。書馬牛其風。風字作放佚。月不僅風流之迹。今者家雞野鷺。合成棚字之形。飭將程張二人。一併痛笞無算。各枷號三月。以快人心。復據張漢供稱。財禮三百

金福善僅持出三分之一。斷令補交。雙柏與銅鼎燕菜一併給景。立具領。毛子仍歸福善。麻雀歸福善所匿。始終不出。此子偶然拾得。本屬下流。昔鄭伯曰勿滋他族。邱遲曰無取雜種。特鳥鵠已無棲處。而桑枝原有寄生。諭令景立來則收之。不歸亦聽之。在福善已非奇貨之可居。在景立當念遺簪之不棄。張漢劉桂元婁姓桂及廚某甲各已供明。飭回安業。獨念馮氏生爲顯宦。歿有贏金。卒以母子離心。他人入室。簪纓墮地。奴婢欺人。使馮公地下有知。得不愧李嶠之無兒。而恨獨孤之誤我乎。吁。可以鑒已。

(評)洋洋灑灑。典麗喬皇。敘事則委曲有情。折獄則愜心貴當。此樊山判牘之所以爲世傳誦也。

諧判附錄

雅賊偷花之諧判

勘得芝蘭獨秀。欲茂庭階。桃李不言。自成蹊徑。至如盜武昌之柳。竊元獻之

張江村

梅猶物招人。匪今伊始。若十姊妹者。嘗廿四番之花信。鬥十二客之修容。豔誇宋玉牆頭。開待楊妃醉後。縱遜牡丹專貴。看到子孫。已同萱草忘憂。視爲兒女。止合買麗娟之笑。那堪拋霍定之錢。何物蜂狂。竟行鼠竊。執柯以伐。墮粉零脂。承筐相將。驚紅駭綠。豈是嫦娥之桂。任吳剛斫之而無妨。猶非黃母之桃。乃曼倩偷之而竟去。恍如螻蟻。拋花瓣於東鄰。絕似螟蟲。害嘉禾於南畝。按厥踰垣之罪。別足何辭。揆其升木之愆。折肱非過。顧投鼠必先夫忌器。攘雞或待於來年。偶爲長者折枝。未盡千年之綠。矧與佳人助態。將傳一捻之紅。論情尙有可原。執法還宜稍待。倘云宣武之桃堪妒。再問桃源。必至崑岡之玉不分。開其玉股。慎當歛跡。勿悔噬臍。此判。

男負女約之諧判

袁隨園

勘得自媒之恥。君子所譏。偕老之盟。世人不免。以禮自持。但願他年連理。爲情所引。遂致一度春風。楊柳陌頭之色。望眼將穿。梧桐雨裏之聲。柔腸欲斷。舊夢覺而已迷。名羞杜牧。新歡迷而忘返。行薄王魁。痛思往事。未可明言。血

缺

页

謫爲菊婢。弗謂殺其風景。庶幾息此爭端。既可懲戕賊之狂。亦足示嬌慙之戒。

雅賊偷花之諧判

王漁洋

北堂寸草。尙足忘憂。東閣孤芳。猶堪遣興。况夫花團錦簇。儼然翠繞珠圍。燦爛庭前。姊妹爭妍而鬥豔。徘徊株下。主人惜玉而憐香。正當累土培根。方擬鳩工而作架。何來暴客紛紛。結黨摧殘。更有頑童旦旦。踰牆攀折。豈是飄零風雨。妝洗西施。胡爲剪伐甘棠。毒流南國。尤宜拘此害苗之莠。安可寬夫鑽刺之刑。仰花縣斬彼根株。命園丁除其萌蘖。雖然案牘勞形。亦屬衙齋佳話。

老夫少妻之諧判

張船山

照得三十而娶。古禮爲昭。畢世不婚。人情何在。或驅車遠役。致羈跨鳳之期。或改絃更張。重譜求凰之調。思染烏鬢以媚內。無如明鏡笑人。欲加精力以求歡。全仗醫方助我。未能忘情。正值破瓜之日。卽曰善戰。已當天命之年。老新那不堪強項。倒豈逢迎。好女子何必含顰。一心順受。用問渾於月也。

恨於媵娥此判

少夫老妻之諧判

張船山

照得婦人無子。七出有條。童子何知。齊眉妄說。只緣迨其吉兮。標梅致歎。若能漸入佳境。食蔗何妨。良朋見面。錯將慈母之稱。鄰媪談心。羞聽娘行之語。未肯塗脂抹粉。固爾老成。若論齒豁頭童。難乎老醜。仙杵懸而無用。蚌胎結以何年。主持中饋。俾操井臼之勞。嚙彼小星。另覓閨房之樂。各無異言。斯爲允斷。此判。

翁戲子妾之諧判

端午橋

好色原關天性。儘可問柳尋花。見女而起淫心。當顧尊卑長幼。所以法定殺人者死。惟拒奸者殊科。律訂弑父者刑。獨犯姦者別論。蓋以之防獸行。勵風化也。楊某枉爲翰苑清才。新擢黃堂太守。治民之政聲未著。亂倫之穢德先彰。老悖不仁。忽萌聚麀之想。妄行無忌。謬賡新臺之章。當小媳初試蘭湯。羅襦盡解。而阿翁竟入閨闈。簾幙扯除。此時試浴美人。一絲未挂。無地可容。兩

頰暈羞。奪門而遁。楊某睹此出水芙蓉。遠勝籠烟芍藥。情不自禁。妄加非禮。強親櫻口。被嚙髭唇。一則鮮血直流。一則嬌聲極喚。雖婢聞聲奔視。乃翁潛地脫逃。楊子聞知。憤無可洩。公庭面稟。罪實難寬。祇因名宦家風。不忍醜聲遠播。某宜卽離家赴任。以避子嗔媳怒可也。此批。

妻妾爭寵之諧判

繆蓮仙

勘得金屋藏嬌。人生樂事。後庭度曲。絕世風流。始也得隴望蜀。心則太奢。繼也逐北征南。力有不足。洞口桃開。無復漁舟問訊。爐中丹冷。空勞繡被薰香。此所以內外交疑。而爭端百出也。打草驚蛇。活孤孀徒自苦耳。守株待兔。喜菩薩善自圖之。家主不善於調停。閹割敢貽夫後悔。此判。

兄私弟婦之諧判

繆蓮仙

勘得古有行之。推梨讓棗。此何事也。李代桃僵。窄襟短袖。固由冶容取憐。飲糟啜鋪。未免篤倫太甚。白璧本有微瑕。一誤再誤。狡兔那無三窟。何去何從。豈阿兄老而無妻。急不暇擇。抑乃弟幼而盜嫂。過以相償。總之淫惡實大德。

之踰。兄弟黍同胞之愛。此判。

詳註新評
現代實用

刀筆精華錄

卷四 民刑判詞

我有筆如刀室主編

債務糾葛之判決書

沈義和何慶麟因請求清償債務涉訟。慶麟不服上海租界臨時法院。於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十九日所爲第一審判決。因請律師提起上訴。此上海租界上訴院之民事判決書也。

主文

上訴駁回

上訴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

上訴人聲明請爲撤銷原判決。駁回被上訴人第一審請求之判決。其主張

事實略謂上訴人菜社每日用肉均由被上訴人包送交易已九年之久共計價洋十六萬元有奇。所欠三千餘元。乃歷年尾欠。依商家慣例。本可抹除。去年冬月間。被上訴人曾向上訴人要求如此。後現洋交易。此款准即取消。故至此以後。每日取肉當晚即行付款。有所立貨摺可查。且上訴人菜社虧負外債。不止被上訴人一家。前經債權人公議。共同維持前欠。作為拋棄。亦有所派監督營業之賬房王憶猛可證。被上訴人就已取消之債務復行控追。原審未能覺察。竟判令償還。殊難甘服等語。被上訴人主張略謂所求償之肉價。乃上年九十月間拖欠。並非歷年尾數。嗣因欠數已鉅。不能再有掛欠。故於冬月間要求。每日付現。至以前欠款。上訴人亦迭次約期清還。並無取銷之事。債權人會議。未邀被上訴人到場與聞。究竟有無其事。亦不得而知。應請駁回上訴等語。

理由

本院按金錢債權。不容有履行不能之觀念。故債務之應當清償者。除債權

人有特別之意思表示外。債務人不得以資力不充。或其他理由。反乎債權人之意思。而主張減免。或展緩。本件訟爭債款。關於數額兩造。並無爭執。惟據上訴人主張。乃逐年尾欠。被上訴人曾承認取銷。不應再行索償。第檢閱被上訴人提出之賬摺。該款之大部分。乃上年九十月間所拖欠。上訴人謂係歷年尾數。既屬無據。且要求減免。債務應得債權人之承諾。縱令尾欠有時。可以取銷。而上訴人既不能證明被上訴人曾有此意思表示。即不得主張其債務已經消滅。況據兩造所開賬單。自上年冬月現款交易後。逐月付款。多有長餘。故上年十月終。原欠洋三千九百餘元。至本年三月。已減為三千八百餘元。雖所減為數無多。而在冬月以後。上訴人對於前欠仍隨時給付。要可概見。是尤足證該債務依然存在。則其因約定現款交易。遂將前欠取消之主張。自屬不可憑信。至證人王憶猛所稱。各債權人會議。維持前欠。緩還各節。並不能證明已得被上訴人之同意。即使他債權人有此決議。要亦不能強令被上訴人受其拘束。原判命上訴人即為清償。並無不合上訴

論旨均非有理。

據上論斷。本件上訴爲無理由。依修正前會審公廨民事訴訟律第一百零三條第一款。民事訴訟條例第二百零三條。特爲判決如主文。

上海租界上訴院民事庭

審判長推事胡貽穀

推事韓祖植

推事仇 預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四日作成

交款涉訟之判決書

江蘇上海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十六年地字第三〇四號一七、一一送達
判決

原告 舒占元住勞勃生路一四五八號

右訴訟代理人 吳寶地律師

譚毅公律師

單毓華律師

被告卽反訴人

勞卞寶住南市豆市街晉泰祥豆米行

右訴訟代理人

吳麟坤律師

姚文壽律師

袁漢雲律師

王黼裳律師

右兩造爲交款涉訟一案。本院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被告經理之晉泰祥。應償還原告之仁泰公司九八規元四萬兩。并應給付自民國十六年陽歷十月十五日起。至執行終了日止。按月九厘之利息。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及被告之反訴均駁斥。

本案反訴訟費。由被告經理之晉泰祥負擔。假執行聲請之費用。由原告經

理之仁泰公司負擔

事實

原告聲明。請判令被告償還九八規元四萬兩。并給付自本年陽歷十月十五日起。至執行終了日止。按月九厘之利息。駁斥被告之反訴。訟費令被告負擔。關於判令被告償還之款。請予假執行其陳述事實。略稱。原告係仁泰公司經理。與晉泰祥之經理。即被告。相識有年。本年十月十四日。被告函懇墊銀四萬兩。向中法工商銀行贖取洋米七千一百八十餘包之提單。即交作抵。倘無款取贖。恐被拍賣。原告信以爲真。即於次日向春元衡九兩莊出立四萬兩莊票兩紙。隨即交付。不料被告祇交來二千包之提單四紙。尙有五千包之提單。任催不交。茲反謂原告公司內。向被告行內定米七百噸。一再展期不取。最後無期可展。乃交半價銀四萬兩。工商銀行以米價跌落。祇付二千包提單等語爲抵塞。并提出原告於本年陰歷六月十三日作廢之成單爲證。不知該成單之米。係被告向美德洋行所定後。因銀行不允作押。

匯將定單取消業由張福林霍爾士瓦斯證明。并查成單之日期。及米價與被告交出二千包提單之日期。及米價全不相符。顯係藉作廢成單。以爲影射。至本案債額甚鉅。而保戶升泰號全部財產。僅有一千四百兩。將來執行勢必異常困難。請予依法假執行等語。

被告聲名請駁斥原告之訴。與假執行之聲請。并依反訴聲明。判令原告之仁泰公司償還米款元八千七百〇五兩七錢二分二厘。及自本年陰曆十月十二日起。至執行終了日止之遲延利息。訟費由原告負擔。其答辯陳述。略稱。我於本年陽曆七月一日（陰曆六月初三日）由武立侯經手定西貢米一千五百噸。內係賣與潘義泰七百噸。仁泰公司七百噸。其賣與仁泰公司者。當時依照米業仁穀公所定章。填就三聯定單。除一聯存根外。其餘兩聯。由兩造互執。該單註明每百斤價銀六兩五錢八分。期訂陽曆七月十六號。由產地裝輪後。於陰曆七月十四日（陽曆八月十一日）到一萬零一百七十幾包。卽於翌日以字條通知仁泰公司取米。他商請展期一月。出清。屆

期又請展期一月。嗣後期限又滿。不能再展。乃付半價銀四萬兩。商請出米一半。不料工商銀行以米價跌落。只允付二千包之提單。被告遂將該提單交於原告。至晉泰祥向美德洋行定米一千三百噸。在七月十幾裏。是替杭州震大代買。後因貨不到。即行取消。其取消原因。美德洋行以押櫃開不出。曾經寫信把我。我也有信回覆。把他此項定米與向武立侯之定米。截然兩事。有定單爲憑。如果謂該定單即美德洋行之米。已經取消。何以定單未由原告收回。該原告又何肯付半價洋四萬兩。現查該米七百噸之價額。以每百斤六兩五錢八分計算。結至本年十月初一日止。計欠本利銀七萬八千五百八十九兩九錢五分二厘。除收到四萬兩外。尙欠三萬八千七百〇五兩七錢二分二厘。應由原告之公司給付。將五千一百八十七包之提單取回。并給付自本年陰曆十月十二日起。至執行日止之遲延利息。至被告係晉泰祥經理。如加以假執行。嗣後必有不可計算之損害。請將假執行之聲請。駁斥等語。提出定單一紙。英文信稿二紙。英文合同一紙。爲證。

理由

本案先決問題爲晉泰祥與美德洋行定米之合同有無取消。如已取消。是否連仁泰公司向晉泰祥於本年陰曆六月十三日定米之定單亦一併取消。此點解決。而本案係爭之歟。是否爲抵歟。應由晉泰祥償還。抑爲米歟。應由仁泰公司照約履行之問題。自可迎刃而解。查晉泰祥於本年陽曆七月八日。向美德洋行定米一千三百噸。已經訂立合同。嗣因該洋行不能開出押櫃。遂將合同取消。業經被告及霍爾士瓦斯供認在卷。（見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筆錄）毋庸研究。應研究者。該合同內是否有七百噸米。由晉泰祥賣與仁泰公司。與之訂立本年陰曆六月十三日之定單。是已訊據被告所供。晉泰祥於本年陰曆六月間。向武立侯定米一千五百噸。內賣與仁泰公司與潘義泰各七百噸。其賣與仁泰公司者。即與之訂立陰曆六月十三日定單等語。查該定單所載。爲米七百噸。每百斤價元六兩五錢八分。長粒二成半。碎粒期訂陽曆七月十六號。產地裝輪核與晉泰祥向美德洋行定

米之洋文合同。所載品類。價額。裝輪日期。及成分。（合同載長粒西貢頭號米其中約有百分之二十五破粒字樣百分之二十五即係十分之二五）相同。反與該行與武立侯定米之訂約期間（武立侯供陽曆七月一日）米價。（武立侯供每百斤六兩四錢五分）及裝輪日期。（武立侯供第一批八月三日第二批八月十二日）全相刺謬。是該定單爲仁泰公司向晉泰祥所定。（即係美德洋行之米）與被告行內向武立侯所定者。截然兩事。不能牽混。惟晉泰祥與美德洋行定米之合同。業經取消。有如上所述。則該定單是否亦在取消之列。是在審查該定單之內容如何。以爲判斷根據。查該定單內。起首即批明安德洋行代單六字。（安德洋行即美德洋行）係被告行內夥友寫錯。（見被告本年十月十八日供詞）所謂代單者。即以此單代理洋行定單之謂。其實際即與洋行出立之定單無異。故單內註明一切悉照後幅所訂規約辦理。察核後幅規約。第四款載洋行定單章程。載明如船內所裝之米。（中略）或遲到。或僅到一部分。或全部可停頓。則應將本合同取消。

作廢。賣出人不負踐約責任等云。本公司同業自應查照辦等語。可知定米全部停頓。契約即行取消。規定於洋行定單章程。仁穀公所同業即根據該章程辦理。則此項定單。當然亦在取消之列。然定單取消。而定單之本身。仍由被告行內執有未曾退還。是否可持爲廢約。後損害賠償之憑據。此係另一問題。要不能認爲有效。而令晉泰祥照約履行。乃被告辯稱。安德洋行代單六字。係原告說不要。故由我圈去。（見本年十一月四日筆錄）推其用意。以該字由原告授意圈去。則與該行定貨無關。自不受洋行定單章程之拘束。然查被告本年十一月廿六日所供。又稱定單上安德洋行是我所寫。本來所定貨有另外朋友要買。我想將安德洋行的賣把了。原告過了幾天。他說不要。所以圈脫等語。核與前供不符。則其前次所供原告授意云云。顯係任意捏造。準是以論。仁泰公司於本年陰曆六月十三日。向被告行內所定之米。既已取消。而被告行內向武立侯所定之米。又非仁泰公司所定。則仁泰公司對於該米。毫無責任可言。豈能無故交款於被告。據原告主張。被告

向原告商懇墊銀四萬兩。向中法工商銀行取去七百噸米之提單。即以作抵等語。自屬可信。乃被告取得該項墊款。僅交付原告二千包米之提單。原告恐債權受損。訴請返還墊款。并從墊款日起。按月九厘付息。至執行終了之日爲止。尙無不合。本案係爭之款。既屬認定爲抵款。則被告之反訴。當然無理由之可言。至原告聲請假執行部分。業據被告聲稱。如果假執行。日後必有不回復之損害。依照民訴條例第四百六十四條。礙難准許。爰判令被告行內。抵用仁泰公司九八規元四萬兩。如數償還。并應履行按月九厘之利息。被告反訴。及原告假執行之聲請。既無理由。應予駁斥。訴訟費用。由原告公司負擔外。餘均依民事訴訟條例第九十七條。由被告經理之晉泰祥行內負擔。特爲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廿四日

江蘇上海地方法院民一庭

推事簡 吳

梟兒弑父之判牘

書記管馮邦彥

張駕雲。工盤剝。善質遷。設米肆于浦東三林塘。歷年居積。頗有資產。子欣生。沉浸煙賭。駕雲時呵斥之。欣生懟父甚。又以索錢不遂。因萌弑父之心。會有賭棍朱潮生。朱健臣與欣生善。間嘗白以己意。潮生健臣遂爲代購毒藥。要以巨金。囑欣生攜歸密置其父燕窩粥中而死之。旋朱潮生以欣生背約而告發。被處死刑。

查閱訴訟記錄。已死張駕雲。經原檢察廳檢骨斷定。其係生前因毒身死。張欣生於驗明中毒後。即將朱潮生如何因誘賭勸令毒父。如何令幼女秋林先後來叫。當同朱健臣立給六百元許據。旋又交與白粉一包。嗣復一再催促下手。及至前年臘月二十七日早晨。如何將白粉置之燕窩粥內。伊父食後。如何嘔吐。卽於當夜身死。事後如何經朱潮生等催款。交與朱潮生洋三百元。言之歷歷如繪。其在豫審中。迭供亦無異辭。合以其母康氏供稱。當日

張駕雲嘔吐情形。張駕雲之死。由於中毒。而中毒由張欣生所下。已屬毫無疑義。朱健臣於偵查以後。雖否認買毒藥之事。然或供由張欣生自買。或供係朱潮生代買。既已前後不符。況其警所之供。已自承有買藥之事。雖據辯稱毒狗。然又探聞張欣生想藥死伊父。我欲索回原藥。嗣將張欣生尋到。立有筆據一紙。詎料事已做成。錢則不給。嗣經索取。迭次收到洋元等語。朱潮生所呈交產過割字樣。核其筆迹。又與朱健臣筆迹無殊。該據上復明明有賠償藥本之語。則張欣生所下之毒。確由朱健臣代買。且明知係供毒父之用。亦屬顯而易見。朱潮生呈出抄錄張欣生許據。上載中人爲孫慕賢。查孫慕賢既確有其人。且在三林塘居住。乃朱潮生於偵查中一再供稱。實無其人。其有所隱避。已可想見。卽張欣生朱健臣一致供稱。原中係朱潮生。自屬可信。况原據一紙。附據稱已交還張欣生。且又迭次稱沒有人見。張欣生復極端否認。如果朱潮生僅於此事後出任調人。與殺人之舉。並無關係。則何所忌憚。而不將原據呈案。此中情事。亦自瞭然。則知張欣生所爲不利自己。

之供。於朱潮生教唆殺父始末。前後並無異致者。其非出於誣扳。亦可斷定。再據張欣生供稱。朱潮生茶店前樓住家眷。並設煙舖二三張。後樓設有賭桌三四張。麻雀骰子牌九都有。朱健臣供稱。我是吸鴉片煙的。去年七八月間。我在朱潮生樓上吸煙。朱潮生樓上有牌九麻雀。並有抽頭的。我賣給張欣生煙膏四五百盒。計洋兩角一盒。朱潮生供稱。我茶樓上只有二具麻雀牌。十箇銅板抽一箇銅板的頭。我因單賣茶不夠開支。還有一張寶桌。骰子盆一箇等語。合以原檢察廳在朱潮生樓上搜出之骰子盆及煙灰等物。則朱健臣販賣及吸食鴉片煙。朱潮生開設館舍。供人吸食鴉片煙。並聚眾開設賭場營利各事實。亦屬供證確鑿。絕無翻異餘地。原審因張欣生就殺尊親屬罪刑部分。聲明控訴。認第一審判決適用刑律第三百十二條第三十三十一條第四十六條。並與所處張欣生吸食鴉片煙罪刑。依第二十三條第一款。執定行死刑。褫奪公權全部終身。爲無不合。將張欣生之控訴駁回。自屬允協。並認第一審判決。於朱健臣殺人部份。適用刑律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第三百十一條論罪。又於其販賣並吸食鴉片煙各部份。適用刑律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十三條。分別論罪科刑。爲無錯誤。復以第一審判決於朱潮生殺人部分。適用刑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律以事前幫助殺人之罪。爲有未是。改依刑律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三百十一條論罪。因之於其開設館舍供人吸食鴉片煙。並聚衆開設賭場營利各部分。亦改依刑律第二百六十九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二百八十二條第四十六條第三十三條分別論罪科刑。又扣押在案之骰子盆兩只。煙灰一包。改依刑律第四十八條沒收。法律之見解。亦無不合。張欣生上告意旨。乃稱自白係由誤解。檢驗結果。已與自白不符。原判所憑物證人證。均非真實。朱健臣上告意旨。於販賣鴉片煙吸食鴉片煙部分。並未置辯。於殺人部分。乃稱警所口供。原不足據。許據並非張欣生交於自己。過割據亦屬偽造。張欣生朱健臣辯護人追加意旨。則稱檢驗結果。殊不可信。自白遠於人情。張欣生毒父既有可疑。朱健臣責任更屬難定。朱潮生上告意旨。乃稱自己係於事後

與聞索欸。張欣生之自白。係屬誣扳。分厘烟灰。何能供給顧客。不全賭具。亦祇供娛樂之用。並無聚賭營利之自白。其辯護人追加意旨。雖臚列多點。然亦不過就上告意旨。推闡其說。均難認爲有理由。惟查朱健臣事前幫助殺人。與朱潮生教唆殺人。其均有預謀情形。至爲明顯。第一審判決。於朱健臣殺人。既未通同呈准科刑標準條例第一條第一款科刑。原審不予糾正。又於改處朱潮生教唆殺人罪後。亦未適用同條例同案款科刑。均屬違法。依以上論結。原判及第一審判決。關於朱健臣殺人罪刑及執行刑。並原判關於朱健臣殺人罪刑及執行刑之部分。均撤銷。上告人朱健臣殺人之所爲。應依刑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十三條第二項第三百十一條。呈准科刑標準條例第二條第一款。合以原處販賣鴉片煙。及吸食鴉片煙各罪刑。並依律第九條前段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第三百十一條。呈准科刑標準條例第二條第一款。合以原處開設館舍供人吸食鴉片及聚衆開設賭場營利各罪刑。於主刑應依刑律第九條前段第二十三條第一款前段處斷。其

他部份之上告無理由。應即駁回。又本件上告合於本院現行書面審理之事例。故諮詢總檢察廳檢察官翁敬棠之意見。用書面審理。

主僕成姦之判決書

(2) 最高法院判決書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十八年上字二八七號

上訴人 陸根榮 男 二十三歲

選任辯護人 宋銘勳律師

右上訴人因略誘竊盜案不服江蘇高等法院民國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江蘇高等法院更爲審判

理由

查閱卷宗。上訴人與黃朱氏之女黃慧如通姦同逃。固爲上訴人所不爭之

事實。唯原判決認爲圖姦略誘。係以上訴人未將家內已有妻室告知黃慧如。先以詐術誘姦。致令失身。以爲拐取手段。爲唯一論據。但查上訴人之通姦事。在上年舊歷正月。與黃慧如同逃。則在舊歷六月。據黃慧如在第一審供稱。我因看他良心好。所以同他妍的。出來也是我的意思。因爲我有喜出來的。他並沒有叫我跟他走的。又在原審供稱。他來還舖蓋。聽女用人說他要走了。我就下樓去。在客堂裏遇見他的。我要同他一道走。他不肯。他始終沒有允許。十三日我自己僱的汽車。到的吳淞。住王家三四天。經詰以「他家裏已有妻室。你知道麼。」答稱。知道的是他後來告訴過我的。我要跟他。他說一個女人養不好。養不起兩個。又詰以「這話是什麼時候說的。」答稱「五月底他對我的說的。因爲我一定要跟他走他說的。」又詰以「你今年正月間曉得麼。」復據答稱「我已經曉得了的。」各等語。是其通姦係單純爲性感之衝動。而同逃乃別有特別之原因。不能謂其行姦以前。卽已預存拐意。姑無論上訴人是否五月底。始向告知家有妻室。或黃慧如已於

正月間。卽已知其有妻。而略誘罪之詐術手段。必以積極的行其機詐之方。畧致使被害人陷於意思之錯誤爲條件。上訴人所稱。我有女人未娶云云。是否虛僞。尙未證明。縱其已娶。而僅未以有妻相告。並無何種設計捏造其無妻之事實以爲欺騙。自亦不得遽謂爲行詐。况黃慧如於正月間。卽已知其有妻。五月底上訴復以養不起兩人之語告之。迨至六月。始由黃慧如商允同逃。徵之前敘。黃慧如之供述。旣已確而有徵。原審認定數月以前之通姦爲誘姦。遂推定數月以後之同逃爲略誘。按之全案記錄。尙乏適當之證明。自非發回更求確證。以資認定。不足以昭折服。且上訴人迭次詞狀。均稱黃慧如願嫁爲妻。黃慧如亦承認曾給戒指。並在偵查中述稱我預備跟他的。原判事實。且經叙明黃慧如聲言願嫁爲妻。如果基於結婚之目的。則拐取之手段。縱施詐術。而其母若兄告訴之效力。亦應受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條第二項之限制。就黃慧如到案以後所有供述。對於上訴人多方迴護之情形觀之。其於黃朱氏母子之告訴。是否違反其意思。亦堪審究。更審之時。

亦應注意及之。至於幫助竊盜部分。據黃朱氏供稱。陸根榮於六月十二日走出。我檢點東西。知道首飾匣不見。詰問慧如。他說是陸根榮拿出去的。黃慧如在第一審供稱。東西是十二下半年帶出來的。陸根榮是十二日這天出來各等語。參以上訴人在偵查中。承認帶出來三隻箱。他（指黃慧如）二隻我一隻各情。其犯罪嫌疑。固所難免。唯刑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係以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幫助實施為要件。若於正犯之犯罪無合同之意思。或於正犯犯罪。已經完成。而僅止事後加功者。即不能謂有共犯之關係。上訴人在偵查中。供稱首飾是小姐於十三日自己帶出來的。其在兩審所供無異。黃慧如亦謂東西是十三日我帶出去的。（見偵查筆錄）並謂陸根榮是十二這天出來。拿了他自己幾件衣服。一隻皮夾走的。東西都是我十三早上走的時候。自己帶走。沒有叫他帶的。（見一審筆錄）原審一再究詰。矢口不移。且稱箱子等件。東西是我十三日坐汽車拿去的。他（指上訴人）只知道是穿的平常衣服。亦不知道有首飾等語。其於黃慧如竊盜行為完成

以前。有無犯意之聯絡。事實上尙無確切之證明。黃朱氏既於其女出走之前一日。詢知首飾盒爲上訴人拿去。何以不卽追究。次晨其女開門出走之時。既又急忙追趕不及。又何以爲知空手而行。按之情理。殊不近情。原審據以認定上訴人卽於十二日幫同攜出。已嫌牽斷。且於上訴人曾否明知箱內所存者爲黃慧如行竊之物。抑如黃慧如所述。只知道身穿的平常衣服。復未詳予推求明確。本院自無從遽爲法律上之判斷。正訴意旨及辯護意旨。指摘原判認證之不當。自非全無理由。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九條第一項第四百十三條判決如主文。

詳註新評
現代實用

刀筆精華錄

卷五 名臣劾疏精華

我有筆如刀室主編

彈劾嚴嵩罪狀

楊繼盛

明季嚴嵩擅權。播弄朝政。朝野上下。敢怒而不敢言。容城楊忠愍公時爲兵部員外郎。剛毅果敢。直聲振天下。獨草嚴嵩十大罪狀。上書參劾。其所以能侃侃而談。旁若無人者。蓋由於忠勇之氣激發而然也。

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祇懼。思圖報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惟俺答。內賊惟嚴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可除外賊者。去年春雷久不聲。占曰大臣專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曰下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爲災皆嵩致。請以嵩十大罪爲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之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白

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罪一人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嵩。甚以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又以所進揭帖刊刻行世。名曰嘉靖帝議。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陛下令嵩司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擬。又何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輩。羣聚而代擬。題疏方上。天語已傳。如沈鍊劾嵩疏。陛下以命呂本。本卽潛送世蕃所。令其擬上。是嵩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盜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也。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嵩先令效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效忠以病告。鵠襲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躡。掌工部總兵。陳圭浚統後府巡按。黃如桂亦驟亞太僕。既藉

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鸞先已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金。薦爲大將。鸞冒禽哈呀兒功。世蕃亦得增秩。嵩父子自誇能。薦鸞矣。及知陛下有疑鸞心。復互相排詆。以泯前迹。鸞勾賊而嵩世蕃復勾鸞。是引背逆之姦臣。大罪六也。前俺答深入擊其惰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尙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戒無戰。及汝夔逮治。嵩復以論救給之。汝夔臨死大呼曰。嵩誤我。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也。郎中徐學詩。劾嵩革任矣。復欲斥其兄中書舍人。應豐給事。厲汝進劾嵩。謫典史矣。復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內外之臣。被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將弁惟賄。嵩不得不賤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培植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毒徧海內。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爲迂疏。巧彌縫者爲才能。勵節介者爲矯激。善奔走者爲練事。自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蓋嵩好

利天下皆尙貪。嵩好諛。天下皆尙諂。源之弗潔。流何以澄。是敵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也。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志也。厚賄結納。凡陛下言舉動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用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也。畏廠衛之緝訪也。令子世蕃結爲婚姻。陛下試詰嵩諸孫之婦。皆誰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進士非其私屬。不得預中書。行人選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選既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餽金相屬。所有愛憎授之論刺。歷俸五六年。無非建白。卽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敢忤懼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學詩之輩。亦可懼也。令子世蕃擇其有方望者。羅置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爲布置。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

陷於塗炭哉。至如大學士徐階。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不可不謂之負國也。願陛下德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直憲。輕則勒致。內賊既去。外賊自除。雖俺答亦必畏陛下聖斷。不戰而喪膽矣。

(評)此疏精氣磅礴。寒光照人。其膽大。其心細。其口快。其筆麤。精銳如董狐之筆。光大若文山之歌。固千古直諫之至文也。豈特爲有明一代所難得已哉。

彈劾魏忠賢罪狀

楊 漣

漣字文孺。應山人。謚忠烈公。明季魏忠賢在朝。擅權誤國。楊公時官左副都御史。首先上書參劾。驚動朝野。

臣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臣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庭。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爲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縱恣。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

乃敢於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
 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爲威劫。無敢指名糾參。
 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
 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臣自負忠直初心。并負風紀聯掌。負皇上起臣田間
 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我皇
 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竄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
 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任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
 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佞。
 以倖恩。旣乃遂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上擬托重閣臣。非但令其
 靜心參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
 奉。傳奉而眞。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僞。雖爲辨之。近乃公然三五
 成羣。勒逼講。壞政事之堂。幾成闕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
 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嘆悶。有

堅意求去者。敗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璟。家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璟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柵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強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帝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使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氣。歐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仇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弔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灌交搆。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私更。爲他

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爲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教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鄭。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揚。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己。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爲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殿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

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唯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皇畿安甯。不可謂無功。皇上倉卒受命。雍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且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於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復爲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壇塹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典。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雕鳳龍。干雲插漢。築愁築怨。飲恨吞聲。又不止於瑩地擅用朝忠規制。僭擬寢陵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錦衣。明日蔭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德行。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

十三也。因而手滑胆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爲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卽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脈。託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挈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於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之不敢司。其封駁儉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陞敘。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得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甚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綱。然後快

心於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脈則何得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襲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如何主。大罪十九也。東廠原以察奸緝細。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鷄犬不甯。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傳應星爲之招搖。引納陳君慕爲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爲之投匭打網。片語違憚。則駕帖立下。至近日之於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會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國內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兵逼城下。忠賢固爲□□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廓塢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王者守在四口。祖制但蓄內兵。卽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

謀同奸相沈濬。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藏西匿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相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判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已則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管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上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待忠賢以不死。聖恩已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鬱忠賢不足盡其辜者。

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與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依託門牆，或密結居停，或投誠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有奉聖容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衷，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中，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卽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道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急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卽奏草之上，反覺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驅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驅候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尙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

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閔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孤危。及今不爲早治。臣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膽橫已不能爲下。心棘必不肯容人。卽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懽心。而不犯其所忌。臣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臣卽欲以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死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麼小豎。令內外大小。俱坐針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臣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前。蓋實有見於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嚮邇。不意聖明斷之不蚤。養成今日。倘復優遊姑息。再念其追待舊人客氏。又從旁巧爲營解。不卽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爲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卽日斥遣。隨諭羣臣曰。漢唐之禍。

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而使宦者不得與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下大奮雷霆。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勳戚。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客氏。亦並勅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流毒宮中。其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並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悅。人心弗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弗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誤皇上堯舜之令名。卽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少酬。死且不憾。惟皇上鑒臣血誠。卽賜施行。

(評) 忠勇欵悃。義正詞嚴。歷落寫來。不可逼視。明代直臣之作。當以此文

與忠愍公一疏。並垂千古矣。

彈劾魏忠賢罪狀

萬燦

燦字闇夫。諡忠賢。南昌人。官工部屯田郎中。當時楊忠愍公首先上書彈魏。繼起者實多。萬公此文亦其一也。

人主有政權有利權。不可委臣下。況刑餘寺人哉。忠賢性狡而貪。膽麤而大口。銜天憲。手握土爵。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疖。陰十弟則一世再世。賚廩養則千金萬金。毒瘡士庶。斃百餘人。威如縉紳。空十數署。一切生殺予奪之權。盡爲忠賢所竊。陛下猶不覺悟乎。且忠賢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之寵忠賢。亦以忠賢供事曾先帝也。乃於先帝恩義。略不厝念。臣嘗屢請銅勒。不肯予。間過香山碧六寺。見忠賢自營坟墓。其規制宏敞。擬於陵寢。前列生祠。又前建佛宇。璇題耀日。珠網懸星。費金錢幾百萬。爲已墳墓則如此。爲先帝陵寢。則如彼。可勝誅哉。今忠賢已盡竊陛下權。致內廷外朝。止知有忠賢。而不知有陛下。尚可一日留左右耶。

(評)詞意嚴正。語語逼人。直刺姦臣心膽。是文之以簡練勝者。

彈劾張居正罪狀

穆平江人。字和父。初爲刑部外郎。卒官巡撫。自字市。艾學。自居正奪情。妖星突見。光逼中天。言官曾士楚。陳三謨。甘犯清議。率先請留。人心頓死。舉國如狂。今星變未銷。火災繼起。臣敢自愛其死。不灑血一爲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居正也。動曰爲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綱常。而元輔大臣者。綱常之表也。綱常不顧。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爲之者。例也。而萬世不冒者。先王之制也。今棄先王之制。而從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進。腆顏執例矣。異時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爲元輔者。欲避則害君臣之義。欲出則傷父子之情。臣不知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又何以自處也。徐庶以母故辭於昭烈曰。臣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則方寸不亂耶。位極人臣。反不修匹夫常節。何以對天下後世。臣聞古聖帝明王。勸人以孝矣。未聞從而奪之也。爲人臣者。移孝以事君矣。未聞爲所奪也。以禮義廉恥風天下。

猶恐不足。顧乃奪之。使天下爲人子者。皆忘三年之愛。於其父。常紀墜矣。異時卽欲以法度整齊之。何可得耶。陛下誠眷居正。當愛之以德。使奔喪終制。以全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一於正。災變無不可弭矣。

(評)直筆疾書。極中肯綮。以綱常與社稷相表裏。尤屬正論。中間引證事實。更足以使江陵無以自處。

彈劾嚴世蕃罪狀

鄒應龍

應龍。明長安人。字雲鄉。官雲南巡撫。爲御史時。適當嚴嵩專政。廷臣劾之者。每獲禍。相戒不敢言。應龍不肯坐視朝政之日非。乃上疏力劾。及疏入。嵩退職。其子世蕃亦伏罪。

工部侍郎嚴世蕃。憑藉父權。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賂遺。使選法敗壞。市道公行。羣小競趨。安價轉鉅。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轉史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夫司屬郡吏。賂以千萬。則大而公卿方岳。又安

知紀極。平時交通贓賄。爲之居間者。不下百十餘人。而其子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人嚴年。幕客中書羅龍。文爲甚。年尤桀黠。士大夫無恥者。至呼爲鶴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輒以萬金爲壽。臧獲富侈。若是主人當何如。嵩父子故藉袁州。乃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豪僕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民怨入骨。外地牟利。若是鄉里。又何如。尤可異者。世蕃喪母。陛下以嵩年高。特留侍養。令鵠扶櫬南還。世蕃乃聚狎客。擁豔姬。恒舞酣歌。人紀滅絕。至鵠之無知。則以祖母喪爲奇貨。所至驛騷擾。索百。故諸司承奉。郡邑爲空。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日事培克。內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塞彼谿壑。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病。天人災變。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於市。以爲人臣凶橫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實。甘伏顯戮。嵩溺愛惡子。召賂市權。亦宜亟放歸田。用清政本。

(評)直言敢諫。抉發無遺。宜乎疏入而嚴氏父子相繼伏辜也。應龍此劾。亦幾獲罪。幸賴徐階之救援。卒免於禍。其文爽直簡當。不假績藻。是楊忠

愍後第一篇文章

自劾師久無功疏

史可法

明季內釁方深。外寇迭至。閣部出師征討。力圖恢復。卒以時事蝸蟻。難奏
膚功。引咎自劾。

臣本無才。謬膺討賊。亦謂猛撲一死。力殄逆氛。庶仰酬先帝之恩。光贊中興
之治。豈知人情未協。時勢日艱。自舊歲五月出師。左拮右据。前蹙後跋。初則
調停諸鎮。和同室之戈矛。繼則躑躅河上。憂三軍之庚癸。後且講信修睦。貽
百出之譸張。夫皇上之所以任臣。與臣之所以自矢。豈僅僅支持河上。聊以
固吾圉也哉。我之大讐在寇。不寇是討。而敵是防。已非微臣渡江之初願。況
敵以討寇之舉。渡河而南。實與我偪處此土。而臣乃分防河之力。僕僕徐揚
內釁方深。外侮曷禦。是逆賊終無討滅之日也。大讐一日未復。則先皇之英
爽一日未寧。幽薊一日未恢。則諸陵之松楸一日抱恫。臣是以握天拊心。泣
涕出血。精神日替。憂鬱日沉。疾病日加。深嘆於寸絲之莫酬。而萬死之莫贖。

也。臣幼讀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掩卷大息。聖人不但爲折足者戒，其得凶實爲凝鼎者慮。其覆鍊如臣者，豈止自媿於小，竟德智力之俱無，倘乏自知之明，貿貿夜行，縱顛趾滅鼻，不自恤矣。如君父何。如社稷何。如蒼生何。今受命十月，而一旅未西，所幸苟且支延，警報少緩，後來之彥，猶可力迴，覆轍大振，同仇以補救於萬一，倘烽息再警，庸陋如初，倉猝呼援，雖有智者，莫措其手矣。復乞皇上治臣無功之罪，妙簡有用之才，寄以重任，期以後效，俾讐恥立雪，仰報先皇，臣就罪鑊如飴矣。

（評）史公忠肝義胆，彪炳日月。讀此一疏，尤見大臣氣魄，迥絕常人。此其爲文，所以光明磊落，照耀千古。

參降現任游擊疏

胡林翼

胡公治軍，爲世所重。此疏雖着眼不大，足以見其紀律之嚴明。

竊軍政貴在謹嚴，而首戒蕩佚。楚軍之制，日夜點名三次，兵勇日間出營，須請票登冊，以備稽查。日夜煩勞，治軍書不敢稍休暇，所以杜煙賭淫佚之癩。

弊而思維持於不敗也。茲查管帶霆後營儘先補充副將。現任湖南鎮溪營游擊勇巴圖魯段福。入營帶勇頗著戰功。洵擢副將。並蒙賞加勇號。亟應感激思奮。勉圖報稱。近聞該將官迭次離營。潛宿民房。並帶同勇丁清唱縱樂。殊不足以表率士卒。申嚴軍紀。據營務處戶部員外郎閻敬銘。道員邢高魁。轉據副將宋國永先後揭參前來。除將霆後營事務飭委張玉田接管外。相應嚴從參辦。請旨將儘先副將湖南鎮溪營游擊段福降補守備。以示懲儆。而觀後效。謹合詞恭摺具奏。

(評)明察秋毫。小處不懈。故能成其大。

舉發欺罔之奏摺

李鴻章

奏爲審明李光昭捏報木價。欺罔不法。並究出招搖煽惑各情。按律定擬。仍據實聲明。請旨恭摺。仰祈聖鑑事。竊臣欽奉同始十三年七月六日上諭。李鴻章奏職官報效木植。現在無從驗收。轉解一摺。據稱候選知府李光昭報效木植。現與美法兩國商人互控結訟。鞫鞫甚多。其所買法商木植。較之呈

報內務府之數。木價既多浮開。銀亦分毫未付等語。李光昭所辦木植。經李鴻章查明。係買自法商。其價僅議定洋銀五萬四千餘元。而在內務府呈稱。購運洋木。竟敢浮報值銀三十萬兩之多。似此胆大妄爲。欺罔朝廷。不法已極。李光昭著先行革職。交李鴻章嚴行審究。照例懲辦。所有李光昭報效木植之案。着卽注銷。該衙門知道。欽此。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六日。奉上諭。李光昭現與法美領事構訟。各執一詞。必須持平妥辦。着李鴻章飭令該關道與領事官會審明確。秉公辦理。該革員以五萬餘元之木價。捏報三十萬兩。已屬荒唐。且面求美領事代瞞價值。法領事照會關道。請拘留李光昭。毋使逃走。無恥已極。尤堪痛恨。該督既稱李光昭在外招搖。出言不愼。且恐有別項情節。卽着李鴻章確切根究。按律嚴辦。不得稍涉輕縱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整飭紀綱。嚴懲奸惡。莫名欽服。遵卽分飭署津海關道孫士達。天津道丁壽昌。及天津府縣。將李光昭拏獲。其與洋商結訟一節。前據美領事畢得格呈明。本商係法國人。歸法領事辦理。隨飭孫士達先與法領事

狄隆迅速會審明確。持平妥辦。旋據查訊。李光昭定買法商播威利木植三船。第一船已抵天津。其餘兩船。一抵上海。一在外洋。所有後船木單。李光昭已經見過。惟所到木植。尺寸短小。不合工需。而播威利則謂原議如此。李光昭廢起合同。有意誑騙。致該商重洋跋涉。守候多時。大受虧折。求令李光昭賠洋銀一萬五千元。以償該商耽擱資本。及船價耗費。方肯了事。訊之李光昭。既無錢買木。亦無力認賠。該領事與洋商屢瀆不已。查所到木植。尺寸本不合舵梁標柱之用。若配脩海防砲架等項。尙屬相宜。隨飭該關道與法領事商辦。將已到木植。由天津機器局權宜收買。李光昭賠款。卽作罷論。播威利難久候增累。亦卽遵允。其餘兩船木植。由該洋商止令勿來。自行另售。以符註銷報銷之旨。辦結後。臣卽督飭孫士達。天津道。並天津府知府馬繩武。連日嚴究李光昭。捏報木價。欺罔招搖各情。茲據該道等錄供。具詳前來。臣請提覆訊。據李光昭供係廣東嘉應州人。寄居湖北漢陽縣。向販木植茶葉生理。同治元年。在臨淮舊營。報捐知府。僅領實收。未得部照。實收旋亦焚燬。

前在漢鎮挑堤工。被人控告未結。十二年六月。進京販賣花板。與前任內務府大臣誠明。前署內務府堂郎中貴寶。內務府候補筆帖式成麟認識。其時興脩圓明園。誠明等問伊來買大木情形。伊思若到四川等省。進山伐木。用工本銀三千兩。可報效值銀一萬兩。旋向貴寶說。願報效十萬兩銀木植。分十年呈交。經貴寶帶見堂官。允令呈請核辦。隨即出京。與成麟偕行。嗣至湖北。探知進山伐木。非三年不能出山。工本太重。復至廣東香港。改購洋木。本年三月。定買洋商菴忌呂宋木。效爲名。肆其欺罔之計。本無存木。而妄稱數十年購留。本無銀錢。而騙惑洋商到津付價。本止定價五萬餘元。而浮報銀至三十萬兩之多。且猶慮不足以聳人聽聞。捏爲奉旨採辦及園工監督名目。是以洋商竟有稱其爲李欽使者。足見招搖謬罔。並非一端。迨回津後。惡跡漸露。復面求美領事代瞞木價。致法領事照請孫士達關道。將其拘留。誠如聖諭無恥已極。尤堪痛恨。此等險詐之徒。只圖奸計得行。不顧國家體統。迹其欺罔朝廷。煽惑商民種種罪惡。實爲衆所共憤。本非尋常例案所能比。

擬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綱紀而正人心。仰蒙旨飭嚴辦。臣斷不敢稍涉輕縱。惟定例並無如何加嚴明文。向來似此案件。應仍請旨定奪。所有查訊李光昭欺罔招搖各情節。按律定擬。仍據實聲明請旨緣由。理合專摺覆陳。伏乞皇上聖裁訓示遵行。謹奏。

(評) 飭查嚴密。奏呈詳明。

彈劾三凶罪狀

沈鵬

鵬字北山。清季常熟人。官編修。痛當時榮祿剛毅李蓮英三凶盤踞朝廷。攪權跋扈。乃草此摺。屢托上奏。屢被阻止。時同鄉翁同龢相國力阻不聽。二人相持途次。致嚙斷翁指。後沈以此摺載於京報。卒逮下獄。其剛直如此。

爲應詔直言。敬祈據呈代奏事。竊職伏讀九月初二初五等日上諭。因旱災將成。詔諸臣各抒讜論。冀迓和甘。仰見朝廷宵旰憂勞之意。職隨於二十一日恭具一疏。當堂賚呈。冀得代遞。以未合體制。格不得上。今者畿內雨澤旣

降。目下似可以無言矣。然甘霖不降。四野亢旱。民生之憂。國家之憂也。不得不言也。三凶在朝。上倚慈恩。下植徒黨。權震天下。威脅士民。包藏禍心。伺隙必發。危及至尊。四海懸心。切於剝膚盜賊。於是乎竊伺。強敵於是乎覬覦。尤君父之隱憂。國家之鉅患也。忍待禍畏罪。而不言乎。況我朝納言之盛。超越百代。乾隆朝。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道光朝。袁銑以寡欲規宣宗。而倭仁勝保。蘇廷魁諸人。並直言不諱於文宗之朝。此皆匡言主德。直陳無隱。主聖臣直。著爲美談。而我朝之糾舉大臣者。有若李之芳之劾魏裔介。彭鵬之劾李光地。而彈劾權姦者。如郭琇之參明珠。錢澧之參和珅等。當時皆侃侃直言。不避權貴。是以貪橫斂跡。聖治昌明。欽惟我皇太后皇上。敬承祖制。宵旰求言。又何忍於聖主之前。而緘默不言乎。謹卽前疏所言。而益增其未備。請爲皇太后皇上陳之。竊聞大易所言。乾爲君位。史官所記。日爲君象。此中國數千年相傳之恆說也。萬古來垂簾之政。則惟宋之宣仁太后。治稱極盛。此外若漢之和熹鄧皇后。亦有美政。紀於簡編。然考其時。皆國君嗣服。尙在冲齡。

始舉此制。故漢安帝之年稍長。杜根即有諫言。而宋章獻太后之時。范仲淹亦嘗諍之。若今日我皇上之臨天下也。三十餘年矣。而去秋八月。臣下猶恭奉皇上。籲請皇太后訓政者。此惟聖母止慈。皇聖止孝。度越萬古。超越尋常。或謂皇上因遭逋臣康有爲之變。而籲請皇太后以持國計。度今一年以來。皇太后之調護聖躬。而訓啟聖聰者。當已聖德日隆。而聖體日康矣。爲皇太后計。則歸政之時也。惟今日者。或謂皇上以時事多艱。而欲仰承乎慈訓。皇太后亦有國事爲重。而略形迹之嫌疑。此則聖慈聖孝。亘古同昭。臣下豈敢有他說。獨是此後皇上聖躬之安否如何。天下萬世。不能不以爲皇太后之責任。何則。必是魯恭袁敞楊震以爲之臣。而後得成和熹之治。又必有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以爲之臣。而後得成宣仁之治。況司馬光呂公著諸人。雖奉宣仁太后以爲政。其於宋帝。固無纖芥之嫌也。若今三凶在朝。憑權藉勢。上託聖慈之倚畀。隱與君上爲仇讎。而其餘之以世僕而怏怏於少主。以黨閹而竊竊患失者。咸有不利其君之心。以希永保富貴之計。核其情狀。往往而

然而三凶又爲之魁。三凶者何。大學士榮祿。大學士剛毅。太監李蓮英是也。榮祿少以妄言熒聽。廢斥多年。近十年間。重躋通顯。不念皇上錄用之恩。而以倒行逆施爲事。方其爲步軍統領也。已上恃皇太后之親。下恃禮親王之戚。玩視朝旨。三令不從。比任北洋。不及半年。激怒皇上。幾欲加誅。夫人臣而爲聖主所欲殺。則其平日之跋扈可知。今則內掌樞機。外握兵柄。夫自古及今。內外之權不相侵。將相之柄不兼攝。誠以防主弱臣強。禍生不測也。曹操於漢有此權。則凌君矣。司馬昭於魏有此權。則弑主矣。今榮祿歸爲軍機大臣。而又節制武衛五軍。北洋各軍。近聞蘇元春練兵江南。亦旣節制兵權之盛。蔓延及於南洋。而且督撫保人材。則歸其差遣。外省製利器。則供其軍械。威柄之重。震動天下。我朝所有權臣。如鼇拜明珠年羹堯端華肅順之徒。均無此勢力。使榮祿於此。或生異心。未識皇太后何以爲皇上地也。卽令榮祿此時。初心可保。而此後則勢成騎虎。不得復下。武夫患失。必起姦謀。禍變之來。未知所底。夫古來史策所載。權臣恃母后。而不利其嗣君者。不少也。況今

日榮祿之於皇上乎。此可慮者一也。剛毅外託清廉。內實貪鄙。風聞其平日。嘗通餽遺於闈寺。設典肆於都門。既爲軍機大臣。則開陳上心。善回天聽。是其責也。乃去秋皇上變法之時。剛毅輒抗違激撓。以致怒擲章奏。故去秋之變。平情衡論。亦由剛毅輩激成之。迨皇太后訓政之初。剛毅首以殺戮士人。鈎稽黨藉爲務。幸而皇太后聰明仁恕。祇戮數人。不事株連。若充剛毅之居心。不至盡殺士類不止。夫士與民。國家之赤子。聖主所愛惜者也。乃剛毅之籌餉江南也。則任不肖官吏。肆意迫呼。閭閻驚擾。而又裁撤學堂。摧傷士氣。省數萬有限之款。灰百千士子之心。夫江南士民。感戴皇上。紀誦聖德。一聞中外之訛言。輒用怵惕而憂疑。其用情雖愚。其愛君則摯。剛毅必指爲漢奸。摧夷挫辱。夫人一念愛君。卽爲漢奸。摧夷挫辱。必欲致之死地而後快。則必仇視皇上。腹誹聖德。而後爲大清之良民。中國之良士。是則率國人而叛皇上者。剛毅也。其設心于皇上爲何如乎。此可慮者二也。歷古以來。如漢如唐。如明。皆有宦官之禍。漢之宦官。如曹節侯覽張讓等。明之宦官。如王振汪直。

劉瑾魏忠賢等。皆攘竊威權。荼毒臣民。而以圯其國。然此其人。皆志在蒙蔽天子。以成其奸。故尙無弑逆之事。惟唐之宦官廢立。由其專擅。弑逆出於倉猝。若憲宗。則弑於陳宏志之手。若敏宗。則死於劉克明之手。寺人謀逆。可爲寒心。我朝懲前毖後。家法森嚴。闈尹小人。不得與政事。防維杜漸。宜無漢末明季之患矣。而今之李連英者。以一宦寺。而屢經彈劾。罷官去者。已非一人。風聞該太監。已有資數百萬。夫不由貪婪。此財何由而得。不竊作威福。又何以遂其貪婪。今日者。結天下之公憤。召中外之流言。上損我慈聖之盛名。下啟彼逆危之口實。其爲罪惡。已不勝誅。而其最可慮者。此日隱患。伏於宮禁之間。異日必禍發於至尊之側。蓋李連英之所恃者。皇太后。而其所不快者。我皇上也。故比年來。頤和園奔走之官僚。內務院執事之臣僕。凡得輾轉通該太監之聲氣者。以及臣僚等。本因該太監起家。而數與往來者。無不指斥乘輿。無詆誹聖德也。然則該太監之設心處慮於皇上。爲何如乎。唐憲宗之於陳宏志。未嘗欲誅之也。而宏志卒弑之。以服藥暴崩告矣。唐敬宗之於劉

克明未嘗欲誅之也。而克明卒殺之於飲酒滅燭時矣。刑餘之人。心很手辣。自古然也。此其可慮者三也。此三人行事不同。而不利於皇上。卒同。且權勢所在。人爭趨之。今日凡旗員之掌有兵柄者。即職不逮榮祿。而亦榮祿之黨援也。凡旗員之勢位通顯者。即悍不若剛毅。而亦剛毅之流亞也。而旗人漢人之嗜進無恥者。日見隨聲附勢。而入於三人之黨。時勢至此。人心至此。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故竊謂不殺三凶。以厲其餘。則將來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夫此三人在今日。內藏奸慝之謀。外託忠公之狀。禍伏隱微。似不可顯言於朝。不知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水之涓涓。猶可塞也。及爲江河。則一決而不可止。而況此三人者。惟皇太后能操縱之。生殺之。皇上之才。非敵也。今乘皇太后訓政之時。分榮祿之權。懲剛毅之暴。除李連英之毒。以絕一切不軌之謀。弭將來無窮之禍。惟在於皇太后一詔令耳。若異日者。榮祿則黨羽徧滿。盡收天下之勁兵。剛毅則貪暴恣睢。盡挫天下之志氣。李連英則盤踞於內。患生肘腋。防不勝防。奸命滿朝。內外一氣。此時我皇上孤立於上。惟有委

政權強。聽命宵小。或可圖旦夕之安。一有釁端。則危難立至。此時卽有效忠者。亦何異在董卓朱溫之前。保漢唐之主。尙何濟哉。春秋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正此謂也。伏願皇太后皇上。聽曲突徙薪之說。懷滋蔓難圖之義。亟收榮祿之兵權。而擇久任督撫。忠懇知兵者。分領其衆。懲剛毅之苛暴。而用慈祥仁恕之人。李連英閹尹小人。復何顧惜。除惡務盡。不俟終朝。如此則皇上安於泰山。可以塞天下之望矣。且非獨爲皇上計也。今天下時勢。尤其可危矣。自各口通商以來。西洋天主耶穌等教。傳行中原。各省之民。入其教者。通計何止數百萬。人。自粵捻回匪平安以來。各省裁撤之兵。流爲哥老會匪。二十年來。輾轉勾引。日聚日衆。蹤跡詭祕。不可究詰。東南各省。無地無之。而各省之劇賊積盜。竊伏充斥。比年來。焚教堂。戕教士。乘隙肇亂者。層見迭出。夫以各省教會各匪劇賊積盜之潛伏於下者。如此之多。設朝廷一旦有事。必皆乘間竊發。揭竿而起。若彼西洋各國。約縱連橫。得寸得尺。大欲無厭。孰不願有事。以收漁人之利。豈真有一國可恃。南宋恃元。卒覆於元。此殷鑒也。

竊謂權強在朝。刁璫在內。則主權弱。而禍變不可知。一有禍變。則盜賊起而天下亂。外人於是乘間而割削。我中國不有明末流寇之憂。則有晉末五胡之禍。此時雖食榮祿。剛毅李連英諸人之肉。亦何足以謝天下。然則今日願我皇太后皇上思患預防。懲治權姦者。所以保聖躬。即所以固大清基業。以此固普天忠憤之人。所欲流涕爲皇上告。職之所爲不惜首領。而陳此言也。伏願據職愚悃。代陳於聖主之前。仰職再有請者。論語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今皇太后皇上孜孜求治。達聰明目。采及芻蕘。若慮觸忌犯諱。而不使上陳。非所以處有道之邦。對聖明之主。若慮妄言妄聽。則聖明燭照。自有權衡。固無庸小反代爲慮及。且伏考本朝掌故。若咸豐七年。編修劉其年。呈請禁絕京城錢票。繼以嚴刑。當時掌院大臣。以其所見迂謬。詳加開導。劉其年堅請代奏。直待顯皇帝明諭申飭。劉其年始無異言。可見常時芻蕘之陳。必達聖聽。職謹援此例。披瀝具陳。堅請代奏。至於狂瞽之論。干冒震嚴。以及屢次公堂。嘵嘵瀆請。已干大不敬之律。蹈不諳例之愆。並語中堂

奏聞朝廷。嚴刑治罪。無所推諉。職不勝區區之誠。謹具呈乞代奏皇太后皇
上聖鑒。謹呈。

(評)孤臣義膽。志士鐵腸。骨鯁在喉。安得不傾吐爲快。正如徐虹隱詞史
聞北山出獄有句云。張鈞抗疏真狂子。任永青盲古逸民。偶讀遺疏。爲之
擊節三美。

彈劾權貴罪狀

許景澄

景澄官吏部上書時。值拳捻作亂。朝中諸權貴。與匪有通。景澄乃與京卿
袁昶草章上劾。痛詆不諱。奏入。被逮。卒批其逆鱗。槍決以死。然其文傳。而
其志已成仁矣。

奏爲密陳大臣信崇邪術。誤國殃民。請旨嚴懲禍首。以遏亂源而救危局。仰
祈聖鑒事。竊自拳匪肇亂。甫經月餘。神京震驚。四海響應。兵連禍結。牽掣全
球。爲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釀成千古未有之奇災。昔咸豐年間之髮匪。捻匪。
貢禍十餘年。蹂躪十數省。上溯嘉慶年間之川陝教匪。淪陷三四省。竊據二

四載。當時興師振旅。竭中原全力。僅乃克之。至今規之。則前數者爲手足之疾。未若拳匪爲腹心之疾也。蓋髮匪捻匪教匪之亂。上自朝廷。下自閭閻。莫不知其爲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爲大員。謬視爲義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爲匪。不敢以匪加之者。無識至此。不特爲各國所仇。且爲各國所笑。查拳匪揭竿之始。非槍砲之堅利。戰陣之訓練。徒以扶清滅洋四字。號召不逞之徒。烏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將弁之能者。蕩平之而有餘。前山東撫臣毓賢。眷癱於先。直隸總督裕祿。禮迎於後。給以戰具。傳虎以翼。夫扶清滅洋四字。試問何從解說。謂我國家二百餘年深恩厚澤。浹於人心。食毛踐土者。思效力馳驅。以答載覆之德。斯可矣。若謂際茲國家多事。時局艱難。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爲安。扶者傾之對。能扶之即能傾之。其心不可問。其言尤可誅。臣等雖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內地。誠非中國之利。然必修明內政。慎重邦交。觀釁而動。擇各國中之易與者。一震威稜。用雪積憤。設當外寇入犯時。有能奮發忠義。爲滅此朝食之謀。臣等無論其力量何如。要不敢不服其

氣概。今朝廷方與各國講信修睦。忽瀕滅洋之說。是謂橫挑邊釁。以天下爲兒戲。且所滅之洋。指在中國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之洋人而言。僅滅在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續生。若盡滅五洲各國之洋人。則洋人之多於華人。奚啻十倍。其能盡滅與否。不待智者知之。不料毓賢裕祿。爲封疆大吏。識不及此。裕祿且招攬拳匪。頭目待如上賓。鄉里無賴棍徒。聚千百人。持義和拳三字名帖。即可身入衙署。與該督分庭抗禮。不亦輕朝廷。羞當世士耶。靜海縣之拳匪張德成曹福出韓以禮文霸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斷鄉曲。蔑視官長。聚衆滋事之棍徒。爲地方巨害。其名久著。士人莫不知之。即京師之人。亦莫不知之。該督公然入諸奏報。加以考語。爲錄用地步。欺君罔上。莫此爲甚。又裕祿奏稱五月二十夜戌刻。洋人索取大沽砲臺屯兵。提督羅榮光。堅却。不允。相把至丑刻。洋人竟先開砲攻取。該提督竭力抵禦。擊壞洋人停泊輪船二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戰。我軍隨處截堵。義和團分起助戰。合力痛擊。焚燬租界洋房不少。臣詢由津來京避難之人。僉謂擊沉洋船。焚

燬洋兵實屬並無其事。而我軍及拳匪被洋兵擊斃者不下數萬人。異口同聲。決非謠傳之訛。甚有謂二十日洋人攻擊大沽砲臺。係裕祿令拳匪攻擊紫竹林。先行挑釁等語。此說或者衆怨攸歸。未可盡信。而誑報軍情。竟與提督董福祥。詐稱使館洋人。焚殺淨盡。如出一轍。董福祥本係甘肅土匪。窮迫投誠。隨營效力。積有微勞。蒙朝廷不次之擢。得有今職。應如何束身自愛。仰答高厚鴻慈。乃比匪爲奸。形同寇賊。迹其狂悖之狀。不但辜負大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祿屢任兼圻。非董福祥武員可比。而竟憤憤乃爾。令人不可思議。妄皆希合在廷諸臣謬見。誤爲我皇太后皇上聖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無忌憚。是皆在廷諸臣欺飾錮蔽。有以召之也。大舉士徐桐。素性糊塗。罔識利害。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比奸阿匪。頑固性成。軍機大臣禮部尙書啟秀。謬執己見。愚而自用。軍機大臣刑部尙書趙舒翹。居心狡獪。工於逢迎。當拳匪甫入京師之時。仰蒙召見。王公以下。內外臣工。垂詢勦撫之策。臣等有以團民非義民。不可恃以禦敵。無故不可輕與各國開釁之說。

進者。徐桐剛毅等竟敢於皇太后皇上之前。面斥爲逆說。夫使十萬橫磨劍。果足制敵。臣等凡有血氣。何嘗不欲聚彼族而旃殲。否則自誤以誤國。其逆恐不在臣等也。五月間。剛毅趙舒翹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該匪勒令跪香。語多誣妄。趙舒翹明知其妄。語其隨員人等。則太息痛恨。終以剛毅信有邪。而不敢立異。僅出告示數百紙。含糊了事。以業經解散覆命。旣解散矣。何以匪羣如毛。不勝獮薙。似此任意妄奏。朝廷盍一詰責之乎。近日天津被陷。洋兵節節進逼。曾無拳匪能以邪術阻令前進。誠恐旬日之間。勢將直撲京師。萬一九廟震驚。兆民塗炭。爾等作何景象。臣等設想及之。悲來填膺。而徐桐剛毅等。談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長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癡。親而天潢貴胄。貴而師保樞密。大半尊奉拳匪。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聞亦設有拳壇。拳匪愚矣。便以愚徐桐剛毅等。徐桐剛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剛毅等實爲讓禍之樞紐。若非皇太后皇上。立將首先袒護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國法。恐廷臣僉爲拳匪所惑。疆臣之希合。

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賢裕祿數人。國朝數百年宗社。將任謬妄諸臣。輕信拳匪。爲孤注之一擲。何以仰答列祖列宗在天之靈。臣等愚謂時至今日。間不容髮。非痛勦拳匪。無詞以止洋兵。非誅袒護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勦拳匪。方匪初起時。何嘗敢抗旨辱官。毀壞官物。亦何敢持械焚劫。殺戮平民。自徐桐剛毅等稱爲義民。拳匪之勢益張。愚民之惑滋甚。無賴之匪愈衆。使去歲毓賢能力勦該匪。斷不至爲蔓延直隸。使今春裕祿能認真防堵。該匪亦不至闖入京師。使徐桐剛毅。不加以義民之稱。該匪尙不敢大肆焚掠殺戮之慘。推原禍首。罪有攸關。應請旨將徐桐剛毅趙舒翹。啟秀裕祿董福祥毓賢。先治以重典。其餘袒護拳匪。與徐桐剛毅等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親議貴。爲之末減。庶各國恍然於從前縱匪肇釁。皆謬妄諸臣所爲。並非朝廷本意。棄仇尋好。宗社無恙。然後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常含笑入地。無任流涕具陳。不勝痛憤惶迫之至。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鑒。

（評）目光如炬，洞察其非，懇切痛陳，不避權貴，清室有此諫臣而不能
用已。抑何可惜！徒留此炳炳麟麟之文章，使後人諷誦景仰，歎爲不可多得而

詳註新評
現代實用

刀筆精華錄

卷六 名人公牘精華

我有筆如刀室主編

張季直之復辟質難

馮國璋與段祺瑞失和時。京內外謠言紛起。皆謂不久復辟。盛傳徐世昌主其中。張季直因馳書請其表明態度。

南北之爭。又數月矣。彼此是非。甯有止處。唇齒激觸。終歸自戕。無可言者。比乃聞公與芝泉陰主復辟。割東三省質於東鄰。請爲盟國。爲保護。不久將發見。是說也。噫之江甯城中。而旁溢四出。不知所屆。下走則由京甫歸。自江甯者。傳聞得之。夫人莫哀於心死。事莫痛於亡國。三尺之童知之。復辟果效。清何以亡。鄰果可信。朝鮮應在此三尺之童知之。公與芝泉更事亦多矣。甯不知此至顯易明之理。下走亦竊敢致疑於公與芝泉。願言者則謂徐某者。確

曾至滬。以是謀於東鄰之人也。徐某下走所未嘗識。於芝泉所信任。惹其人亦有才。或者恨鼠之穿墉而燔其屋。嫉馬之泛駕而毀其車。如是者爭小忿而蹈大辱。毋乃淺夫之智歟。固冀其或不然也。惟是三人言虎。固足以賊市人。而三豕渡河。且足以眩紀載。彼紛紛自戕者。固不必更以良心公論動其觀念。而公與芝泉之必不至是。則下走信之。當此羣陰交構之時。多日噂嗜之念。若聽其簧鼓。置而不論。近必爲集矢之召。遠且過於賣塞之差。其謂公何。其謂芝泉何。聞公謝絕一切客賓。其感憤可知。顧公所處。與下走不同。宜有坦然表示。木末之處。不可隱情飾已。縮屋稱貞。使全國之人。目迷朱碧。而耳亂鸚鵡也。幸甚。公晤芝泉。以鄙函示之。

熊希齡之自表胸臆

熊希齡以南北紛爭。民生凋弊。特組織平和期成會。勸告雙方議和。當時言論紛紜。國是未定。遂有疑其別有作用者。因通電以表明心跡云。

前因南北相持。生靈塗炭。全國民意。希望和平。適值歐戰終了。世界潮流。將

趨東亞。更爲吾國生死關係問題。希齡以飽經憂患。久謝政治之人。本不欲再問世事。特爲同人責備。不得已聯合同志。忠告雙方。又恐態度不明。必滋惑慮。故於平定期成會成立之始。通電各界。聲明不作政團。不有他種作用。不提出構和條件。平和之後。卽行解散等語。本此宗旨。始終不渝。現值中央代表連袂出京。希齡等亦不日南下。仍持介紹之勞。以副本會旨意。國人習慣。動輒相疑。南北睽違。易生謠誤。若不一再申明。終恐無以取信。所損於個人者甚微。貽累於大局者甚鉅。言念前途。時深惕懼。竊惟孔聖有言。無信不立。民國七年以來。起義諸君。表示宗旨。咸謂事成之後。解甲歸田。實則無一履行。致貽話柄。雖當事者各有苦衷。然言行不符。實爲終身之誤。希齡識庸德薄。自知甚明。此次勉與是舉。實屬不忍斯世之心。毫無覬覦政府之念。既不敢利用他人。亦不肯爲人利用。苟雙方不聽而事敗。固願謝罪於國民。即雙方聽而事成。亦本素志以終養。倘有自食前言。投身政治。組織政黨者。敢請全國之人。置諸不齒之列。謹預聲明。藉爲憑證。伏冀鑒及。無任虔禱。

黎元洪之廢督文章

奉直戰後直系反對徐世昌盤據大位。驅之出京。而迎黎元洪復職。黎通電各省。以廢督爲入京條件。國人苦于軍閥之肆虐。以此曾傳誦一時。惜屈于武力。終不能有所作爲也。

前讀第一屆國會參議院王議長衆議院吳議長等宣言。由合法總統依法組織政府。併奉曹吳兩巡閱使等十省區各電。請依法復位。以維國本。曾經復電辭謝。頃復承齊督軍十五省各區電。及海軍薩上將各總司令等江電。京省各議會教育會商會等來電。均請旋京復職。又承兩議長暨各省區各團體代表敦促。僉以回復法統。責無旁貸。衆意所趨。情詞迫至。人非木石。能毋動懷。第念元洪對於國會。負疚已深。當時恐京畿喋血。曲體衆意。國會改選。以救地方。所以紓一時之難。總統解職。以謝國會。所以嚴萬世之防。亦既引咎退位。昭告國人。方殷思過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縱國會諸公矜而復我。我獨不愧於心乎。抑諸公所以推元洪者。謂其能統一也。十年以還。兵禍不

絕。積骸齊阜。流血成川。斷手刖足之慘狀。孤兒寡婦之哭聲。扶弔未終。死傷又至。必謂恢復法統。便可立銷兵氣。永杜爭端。雖三尺童子。未敢妄信。毋亦爲醫者入手之方。而癥結固別有在乎。癥結惟何。督軍制之召亂而已。民軍崛起。首置都督。北方因之。遂成定制。名號屢易。權力未移。千夫所指。久爲詬病。舉其大害。厥有五端。練兵定額。基於國防。歐戰旣終。皆縮軍備。亦實見軍國主義。自促危亡。獨我國積貧。甲於世界。兵額之衆。竟駭聽聞。友邦之勸告。弗聞。人民之呼籲。不恤。強者擁以益地。弱者倚以負隅。雖連歲以來。或請削裁。或被繳械。卒之前省後增。此損彼益。一遣一召。糜費更多。遣之則兵散爲匪。召之則匪聚爲兵。勢不至無人不兵。無兵不匪。誰實爲之。至于此極。一度支原則。出納相權。自擁兵爲雄。日事聚斂。始挪省稅。終截國賦。中央以外。債爲來源。而典產皆絕。官吏以橫征爲上選。而羅掘俱窮。弁髦定章。蹂躪預算。預征幾及於數載。重納又限於崇朝。以言節流。則校署皆空。以言開源。則市廛蕭索。賣兒鬻女。禍延數世。怨氣所積。天怒人恫。二也。軍位旣尊。爭端遂

起。下放其上。時有所聞。婚媾凶終。師友義絕。翻雲覆雨。人道蕩然。或乃暗扇他人。先行內亂。此希後利。彼背前盟。始基不端。部屬離心。各爲雄長。瓜剖豈分。失勢之人。又圖報復。陰結仇敵。濟其慾心。長亂循環。黨禍百變。明鏡不能燭其惡。禹鼎不能鑄其奸。覆亡相尋。慳不憬悔。幸制一省。復冀兼圻。地通八州。權逾二伯。扼據要塞。侵奪鄰封。猜忌旣生。殺伐史烈。始則強與弱爭。繼則強與強爭。終則合衆強與一強爭。苟可洩其私圖。寧以國爲孤注。下民何辜。供其屠毒。三也。共和精神。首重民治。我國地大物博。交通阻滯。雖有中樞。鞭長莫及。匪厲行民治。教育實業。皆難圖功。自督軍制行。濫用威權。干涉政治。囊括賦稅。變更官制。有利於私者。弊政必留。有害於私者。善政必阻。省長皆其瑣姪。議員皆其重儷。官治已難。遑問民治。憂時之士。創爲省憲。冀制狂瀾。西南各省。迎台潮流。首易爲總司令。復擬易爲軍務院。隸屬省政。北方明哲。亦有擬改爲軍長。直屬中央者。顧按其實際。已成積重難還之勢。今之總司令。固猶昔日之督軍也。異日之省長。亦猶今之總司令也。易湯沿藥。根本不

除。雖有省憲。將焉用之。假聯省自治之名。行藩鎮剽分之實。魚肉吾民。而重欺之。子遺幾何。云胡太忍。四也。主憲必有政黨。政黨必有黨爭。果有軌道。則黨爭愈烈。真義愈明。亦復何害。顧大權所集。既在督軍。政客爭權。遂思憑藉二年之役。則政黨挾督軍爲後盾。六年之役。則政黨挾督軍爲中心。自是厥後。南與南爭。北與北爭。一省之內。分數派也。一人之下。分數系也。政客藉實力以自雄。軍人借名流以爲重。縱橫捭闔。各本一尊。使全國人民。塗肝析腦。於爭端之下。惡若蛇蝎。畏若虎狼。而振鬮飛翔。方鳴得計。卒之樹倒猴散。城崩狐遷。軍人身敗。政客他適。受其害者。又別有人。斬艾無遺。終於自殺。怒潮推演。可爲寒心。五也。其餘禍害。尙有不勝枚舉者。元洪當首議之時。曾定軍民分治。卽行廢督。方其子身入都。豈不知身入危地。顧欲求國家統一。不得不首解兵柄。爲羣帥倡禍患之來。聽諸天命。輕車驟出。江漢晏然。督軍之無關治安。前事具在。項城不德。帝制自私。利用權進。授人以柄。荏苒至今。竟成話柄。今日國家危。已近眉睫。非卽行廢督。無以圖存。若猶觀望徘徊。國民以

生死所關。必皆起而自救。恐督軍身受之禍。將更不忍言者。爲大局求解脫。爲箇人策安全。莫甚於此。或謂茲事體大。且夕難期。必須於一省一省軍事。先籌收束。徐議更張。不知陸軍一部。責有專司。各地獨立師旅。皆自有長官統率。與督軍存亡影響無關。督軍果口解職。但須收束本署。旬日已足。此外獨立師旅。督駐原地。直接中央。他日軍制問題。悉歸軍部統籌全局。妥爲編置。此不足慮者一。或謂師旅直屬。恐餉項無出。激成變端。不知督軍之餉。皆取國賦。非取私財。督軍雖廢。國賦日存。日漫無考核之軍。其費先行銷滅。比較今日欠餉。或不至若是之鉅。此不足慮者二。或謂倉卒廢督。恐部屬疑懼。危機立生。不知督軍易人。黨系不同。恐遺遺散。心懷反側。誠或有之。若督軍既廢。咸轄中央。陸軍部爲全國最高機關。昭然大公。何分畛域。萬一他日裁兵。偶然退伍。軍部亦易於安置。豈懼按閑。督軍果剴切勸導。當可渙然冰釋。此不足慮者三。或謂督軍行功高望重。國人託命。一旦解除。殊乖崇報。不知所廢者制。並非廢人。督軍多百創民國。與同休戚。投艱遺大。重任正多。望崇

者國人必有特別之報酬。功偉者國人亦有相當之付託。果其自行解職。國人更感激不暇。奚忍聽其優遊。否則民意可畏。發生誤會。恐有不能相諒者。人情莫不去危就安。避禍求福。督軍之叫。豈竟見不及此。此不足慮者四。或謂戰事方劇。兵禍未平。猝言廢督。必至統率無人。益形危險。不知全軍司令。並非盡倚重督軍。日年來爭戰。皆此省與彼省。此系與彼系耳。卽或號召名義。彼善於此。國民皆漠然視之。所謂春秋無義戰也。若既求統一。中央當一視同仁。不分畛域。從前誤解。皆可消融。萬一怙惡不悛。征伐之權。出自政府。亦覺師直爲壯。此不足慮者五。或謂中央此時已無政府。稽留時日。牽動外交。不知閣員攝行。已可負責。且總統中絕。已及五年。國人淡然若忘。久儕元洪於編戶。此元洪法律不負責也。元洪所求。既論至公。事尤易舉。久延不決。責有攸歸。此元洪事實不負責也。况華府會議。外人以友誼勸告。久有成言。各公使旁觀既熟。高義久敦。當必恤此艱危。樂爲贊助。此不足慮者六。或謂總統不負責任。廢督與否。應俟內閣主持。不知出處之道。不可不慎。量而後

入。古有明箴。以今日積弱之政府。號令不出國門。使非督軍自行覺悟。則廢督之事。萬非內閣所能奏功。彼時內閣可引咎辭職。總統何以自處。若督軍自行覺悟。放刀成佛。指顧間耳。嗣後中央行政。亦易措施。此爲內閣計。應先廢者一。或謂東海去位。京師空虛。一再遲延。恐生他變。不知國無元首。匪自今始。總統一席。名存實亡。空藉雖久。何關輕重。肩茲責任。自有長官。必可以維持秩序。果有其變。元洪無一兵一卒。又何能爲。若貪欲不悛。他日京畿戰禍。能保其不復見乎。此爲地方計。應先廢者二。或謂督軍愛我。反欲廢之以怨報德。非所宜出。不知督軍請復位者。爲有利國家也。元洪請廢督者。亦爲有利國家也。目的既同。肺腑互諒。元洪與各督軍。分同袍澤。情逾骨肉。十年患難。存者幾人。他日共治天下。胥各督軍是賴。既倚重之。必保全之。此爲督軍計。應先廢者三。督軍諸公。如果力求統一。卽請俯聽芻言。立釋兵柄。上至巡閱。下至護軍。皆刻日解職。待元洪於都門之下。共籌國是。微特變形易貌之總司令。不能存留。卽欲畫分軍區。擴充疆域。變形易貌之巡閱使。首當杜

絕國會及地方團體。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請先以誠懇之心。爲民請命。勸告各省區先令實行。果能各省一致。迅卽結束。通告國人。元洪當不避艱險。不計期間。從督軍之後。慨然入都。且願請國會諸公。繩以從前解散之罪。以爲異日違法者戒。苟利於國。犧牲不辭。非然者。亡國之禍。卽在目前。奴隸牛馬。萬劫不復。元洪雖求爲平民。且不可得。總統云乎哉。方將老死津海之濱。不忍與世人相見。白河明月。質式憑之。廢不能徧。圖不能盡。貿然出山。神所不福。救國者衆人之力。非一人之力也。元洪頌然一翁。何所希戀。但願早見統一。死無所恨。若衆必欲留國家障礙之官。而以坐視不救之罪。責退職五年之前總統。不其惑歟。諸公公忠謀國。當鑒此心。如其以實權爲難。舍以虛號爲可娛。則解釋法律。正復多端。亦各行其志而已。痛哭陳詞。伏希矜納。

林紓之抵制日貨

抵制日貨。閩人爲烈。日人藉端與福建學生起衝突。林氏因致書勸之云。屢以福建學生。無辜被人戕殺。全國皆憤。蒙諸君來電七紙。趣予出而伸理。

此夙心也。然紆年垂七十。賣書長安。伏蟄窮巷。未嘗面人。自聞鄉人被禍。椎心嚙泣。無可如何。既聞列校學生萬餘人。沿途呼拯福建。此等風義。高並雲天。紆福建人也。覲然人面。乃無寸尺之効。痛恨之外。尤增內媿。媿中得諸君電趣。若竟置不問。直狗豕之不如。猝欲出頭。又無法之可想。吾海內函電重。皆責望於政府。而政府亦既堅持到底矣。吾中國之人心不死。外人之持論頗公。福建之恥可得雪。亦決不至于被吞蝕而亡。蓋中國堂堂。非塞維亞孟德內哥羅馬利亞比利時之比。此四國亡而不亡。由人心存也。吾國謂積弱可也。謂之無人心而坐待其亡。萬萬不可也。蓋列強取均勢。必無坐視中國聽一強暴魚肉之理。果強暴可恃。則歐戰亦不至有三年之久。彼梟雄之主。亦不至為荷蘭之寓公矣。近事可鑒。而彼人竟出此傷天害理之行爲。且彼能步亞力山大拿破崙所爲耶。之二雄者。如火如荼。畢竟收局如何。乃欲以區區兵力。取列強之忌。吾不之懼也。方各黨學生沿途演說時。彼人乃散擲紙煙。使下流掇拾。意在遏止學生演說。意存挑釁。吾黨學生但痛哭罵醫。

拾煙之無恥。夫嘗與校。真不凡哉。又聞公園演說時。一學生氣憤而昏。是非忠憤撒心。胡至於此。嗚呼。吾黨今日學生。卽後來次第之執政。積仇在心。豈有不報者。以此之故。吾又不之懼也。雖然。范蠡之復仇。使當臥薪嘗胆之時。日日叫囂罵詈。則夫差能兵。子胥善謀。恐越未詔吳。而吳先詔越矣。且留侯博浪之椎。果中。則扶蘇正位。章邯主兵。秦決不亡。韓仇亦決不報。留侯知狙擊之非計。後亦改圖。可見報仇在能忍恥。能忍恥。則恥心益深。首計財力。次謀兵力。均出之學問。學生果能以此二事當心。悉力於學。又何患仇之不復。國之不強。前數日青島之爭。蓋學生夢醒之時也。甲午敗後。德人慫恿俄人。劫取旅順。因亦自奪膠州。威海衛卽同時而失。並無戰禍。連喪重港。形勝之地。而國中睜睜相視。不發一詞。是時學校未昌。少年亦不知國家與己何涉。故瞠然若無聞見。今青島之事。學生竟至不惜生命以爭。福建卽少數之學生。而全國聳動。吾知中國決有振興之日。而又不懼也。惟兵力既不足恃。公理又何可仰。但有抵制外貨之一法。鄙見抵制二字。須分別讀之。抵者。撐拒。

之謂。使利不外溢也。制者。製作之謂。使貨自内生也。今布糖二項爲大宗。必須外貨。且不傳言。但以仁丹中將湯言之。丈夫固欲抵制。而婦人望子切。視中將湯如性命。不抵制也。市鎮有醫。村落無醫。鄉人有視仁丹如性命。不抵制也。卽以學校言。鉛筆粉筆洋紙儀器。何一非來自彼間。若欲抵制。須能自行製造。此數種之物。財源力不外溢。拿破崙之大陸抵制。亦爲抵制英貨而設。然葡萄牙先收英貨。而彼得堡亦然。所以巴奈布有北征之役。覆大軍數十萬於墨斯科。因知抵制之難。不如日製之可恃。僕老矣。百無所能。而報仇之心。至死猶熱。亦未嘗與彼人來往。常常訓告子孫。爲陸放翁之家祭。其對本校學生演說。往往至於流涕。並勗諸生爲臥薪嘗胆之范大夫。不願諸生爲博浪沙中之張子房。故外間恆謂正志學生不罷課爲無恥。實則僕教其忍恥以求學。未嘗教其忘恥也。爲今日計。只有合各行省數百萬衆之學生。爲一心。靜候政府解決。後此各勵所志。求學於歐洲。籲請政府分別攷核。籌巨資助之一面。勸導有力者。出集公司。立紗糖廠。學生則專力於針線火柴。

肥皂紙煙鐵丁鉛筆及儀器諸業。求其精而又精者。歸而製造。須知此等微物。漏卮極鉅。中國人以作官爲歸宿。不治賤業。所以日見其貧。彼人以吸收外利爲本圖。不慕浮榮。所以日見其富。此商戰之要領。亦實業之先務。前此三十年。僕曾著一論。勸閩人學製橄欖油。以橄欖油爲小機器之所必需。吾國閩產之橄欖。至可以爲油。而聽者鄙爲細事。可見興實業之難。亦吾國不審有生財之道。平日輸財於外。百不之計。一有事始謀抵制。猶甲申甲午二役。一無所備。而冒與人爭也。夫子適衛。但有富教二事。富者使其生財。教者兼文德武功而言。以吾黨學生之多。果學實業者。卽以實業爲終身之業。學砲械及水陸二軍者。卽以製砲械治水陸二軍爲終身之業。不慕有數千萬之銀元。存之銀行。又不因避禍。置租界之洋樓。不爲貪花。娶偵探之外婦。則中國萬萬無不強之理。因承下顧。不能不吐吾隱。實則失晨之鷄。吠聲之狗而已。於事一無所濟。然耿耿寸心。固與吾黨至愛之同志學生及諸君之雅意。不相差謬也。此不得已之言。又承電趣。不得不言。知我罪我。萬不敢計。

冒死奉復。乞鑒愚誠。

梁啟超之勸曹文字

民國十二年。直系軍人逐黎元洪。迎曹錕。舉國譁然。謀另組政府。申討梁啟超。因是爲文以勸曹錕。

丁巳秋間一晤。忽逾六稔。未嘗以片紙日商於紀室。非故慢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弟之與公。固宜相忘者也。乃此世變日新。生民愁怨。而此中癥結。有由公生之。宜由公解之者。爲是不避交淺。爲公進一深言。最近中央政局之擾攘。其禍根全在公之欲爲總統。此天下所共見。無庸爲諱也。民曰總統。人人可爲。夫孰謂唯公而不可爲者。昔之曾爲總統。與夫今後之欲爲總統者。吾良識其人之賢於公者幾何。夫又孰謂某某宜爲總統。而惟公不宜爲者。雖然。吾儕固不反對仕何人之爲總統。但不能不反對任何人之用武力金錢威迫利誘而爭總統。一年以來。以吾公欲爲總統之故。所播腥醜於立法行政各界者。無限無量。怪劇演之不已。至最近乃有六月

十三日之事。一年來所逐逐以營者。其結果爲摧殘士類之廉恥。而最後一着所轟轟以鳴得意者。其結果爲蕩夷國家之法紀。此兩種罪惡。實爲民國政治史留莫大污點爲國人所萬萬不能容赦。舉國輿論。所以責備我公者。亦旣言無不盡。無待弟詞費矣。今欲問者。乃在我公旣手搆此滔天巨禍。所以善其後者何如。其將悍然不顧。恬前非以盲進耶。語有之。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謂於今日尙能定人數具足之選舉會選爲合法總統。雖五尺之童子。當判其決無是事。非常總統。固由我公好自爲之。雖然。公亦曾與稍有常識之人慮其後否。公自視威望才略。與孰項城。項城自命一世之雄。卒以千夫所指。無病而死。須知亡項城者。乃全國人。非與項城爭長之人也。弟不避忌諱。敢以極不祥之預言相告曰。我公足履白宮之日。卽君家一敗塗地之時。夫君家廢興。何與天下事。然以公一人之故。召十數省若干時日之亂。犧牲十萬人生命財產以爲殉。恐天下之怨毒。又決不至如今所云云而已。然則公將裝聾作啞。今茲觀望形勢。則又何如。吾以爲此種態度。決不足以贖公

之愆。而求國人之恕。今茲之變。總統亡。國會裂。政府空。現在之攝政內閣。無論如何。斷不能得法律上之根據。蓋此殘缺不完之三五閣員。乃已經免職。最少亦經已自行辭職矣。兩院會合會認十三日以後命令無效。該會有此種權力與否。另一問題。藉口有之。然免職令乃黃陂十三日未出京時所發也。再讓一步。不認免職令。亦終無以解決辭職之在前。而閣員解釋此點。乃假借所謂黃陂慰留之寒電。假使寒電有效。則又反於會合會之擬議矣。此本屬法理談。但因便一論及之。市民震驚。友邦騰笑。共管之禍。迫於目前。誰爲爲之。而至於斯。藪薪燔宅。勢成燎原。而謂坐觀成敗。可告無罪。誰能許之。嗚呼。公所履之境。不審公自視作何狀。就旁觀稍有常識者視之。公今日可謂狼狽無告。天下第一之可憐人也。已以弟之愚。爲公熟計。公其勿爲爭迫下也。宜亟思所以謝天下。謝天下奈何。其第一著。先要根本覺悟。完全斷念於爭總統。且當出極莊重沈痛之宣言。聲明無論如何。不肯爲總統候選人。此論在公。或認爲不堪入耳耶。吾不得而知之。雖然。吾爲公計。公誠自信有

奠安中國之方略。非得總統之位。不能施行。則犯萬難且冒大不韙求之。猶之可也。然以弟所。今日之中國。決非一總統之所能奠定。謂我爲總統。即能奠定中國。無論出諸誰氏之口。皆爲誕詞。弟不善諛。誠不敢以此望公。即公亦未必能果於自信也。亦明矣。既非爲奠定中國而來。然則復何爲耽耽於總統。其無乃認總統爲皇帝變相。欲得此以爲虛榮。古詩曰。妻子歡娛。僕飽。看來只算爲他人富貴。如公亦更何利。無利猶可言也。而害乃與之相隨。左手舉天下之圖。右手搯其胸。何去何從。非病狂者當能辨此。公能宣言不爭總統。則天下之怒。或稍息矣。然猶未也。我公誠欲爲國家立功。爲自身立名。則宜首以兩大義倡於天下。其一主張憲法上規定。現役軍人不能當選總統。其二主張首都若千里內。不得駐兵。此二義者。欲詳說其理由。非此短札之所能盡。姑簡單言之。民國若長。以此軍人當總統。則必禍亂相尋。以底於亡。非謂軍人中決無當總統之人也。有威力必喜濫用。而地位相逼。則相傾奪。人類普通根性則然。如惟以擁兵者尸高位。則孰不從而歆之。而基

之者。論已敵無論矣。卽平昔所卵而翼者。亦何足懼。孟子曰。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公等若以北洋正統自命。試問今之所謂北洋派者何在。此寧非相迫相擠。遞嬗遞仆。以致此耶。迫人擠人之人。轉瞬卽爲見迫見擠之人。禍中於國家人民。而日身亦身名俱喪。果何爲者。至於京畿屯兵。爲國防耶。不守國境。而守國都。天下甯有此種之軍事布置。爲治安耶。有警察在。安用軍隊越俎而代也。是故京畿駐兵。除資以脅迫政府外。更無他用。雖有巧舌。不能爲辯也。夫政府而常有數重兵脅迫於其旁。豈惟文人束手。卽以軍人執國命。又豈能一日安枕者。前此且然。況經此次公之教。猙升木耶。故雖謂京畿之兵。與健全之政府勢不兩立焉。可也。此兩義者。驟視之若專務裁抑軍人。實則非唯爲國家計。亦爲軍人計也。此兩義者。國人望之若渴。我以爲中國竟亡。則亦已矣。而非然者。早晚必見諸實行。但其事。軍人倡之。則勢順而國寧。軍人不悟。而致市民出其血肉之軀。以與之搏。結果雖必出於軍人失敗。而國家之犧牲。乃不知紀極。

矣。我公固國中最有力之軍人也。若能以此義號召於天下。則一年對於國民所負之罪責。可以完全解除。此後一切建置。悉以聽諸法定機關及一般輿論。於此而中國猶不能奠定。則有任其咎者。而公亦可執大義以隨其後矣。公今所處境。如航絕港。將陷死地。然及今猛省。則坦途仍橫於其前也。所絮絮者。在公或爲甚逆耳之言。夫大覺悟。大懺悔。非大英雄不能也。勒馬懸崖。放刀成佛。抑何容易。吾誠不敢望公之能用吾言。徒以哀憐衆生。故終不能已於言耳。嗚呼。十年來生命之危。亦云極矣。士夫平日殷憂竊嘆。冀天心一旦悔禍。夫禍由人興。天何與也。今之造禍樂禍者。盈天下皆是也。非人人有徹底的覺悟。痛切的懺悔。國家前途。安能有豸。弟並非專以悔禍責諸公之一人。亦殊不敢謂公一悔禍而天下之禍遂弭。特以公今日所處。其禍天下也。較他人最易而最烈。而其轉禍爲福也。亦較他人最易而最宏。故不揣疎狂。輒盡其言。弟言盡於此矣。惟更有數語。以自明其地位者。弟與政界隔絕。既五六年。任何黨派。皆不敢苟同。與我公雖無深交。亦無私怨。此吾言雖

黷直。自信純出於極。誠之友誼的忠告。絕不含絲毫之對人惡意。質而言之。我反對無論何人之武力金錢。及其他卑劣手段。以爭總統。同時我亦反對無論何人。以武力金錢及其他卑劣手段。以反對別人之爭總統。吾以爲苟用此途。則兩造之禍天下。厥罪惟均耳。吾非徒以能覺悟。能懺悔。望諸我公。亦以此望諸我公之敵人。及國中一般人士也。講課煎迫。著述百忙。有鯁在喉。不吐不快。輒輟他業。陳此讜言。倘承垂察。何幸如之。自以謗吾。無所逃罪。溽暑鬱陶。伏惟自愛。

顏惠慶就職電

惠慶自維棉薄。難任鉅艱。懇切陳詞。實根肺腑。無如各方軍民長官國會諸君。全國省議會聯合會元老諸公。以及公民團體。迭電敦迫。惠慶亦國民之一。豈敢但顧己身。致辜衆望。惟是事必審於機先。謀須貴乎慮始。愚見所及。割縷陳之。一曰閣員。方今正內外急迫之秋。自當有應時濟變之才。現在閣員。外交總長爲施君肇基。內務總長爲鄭君謙。財政總長爲顧君維鈞。陸軍

總長爲張君景惠。海軍總長爲杜君錫珪。司法總長爲張君國淦。教育總長爲王君寵惠。農商總長爲楊君文愷。交通總長爲張君志潭。既契合於同心。或艱危可共濟。二曰限度。攝閣云者。僅於絕續之交。暫時維持之計。責備求全力。固限於不及。曠日持久。勢更有所未宜。謹以最短之時期。爲萬鈞之勉。荷外交內政。千緒萬端。以現狀之保持。爲將來之籌備。庶乎新閣有所藉手。三曰任務。攝政期間籌備事宜。應注意者數事。一爲政治方面。政治今日紛紜極矣。欲謀誤會之解除。須有協調之會聚。敬冀各方負有最高責任者。命駕來京。一堂聚首。如或實難分身。亦可遣派全權代表。推懷相與。癥結自消。政象重新。實在此舉。一爲外交方面。自關稅及法權兩會議開會以來。各國代表。萃集京師。磋商洽商。多未就緒。兩事關係之重要。無待煩言。而其關係所在。實現應付之何如。攝閣期間。不能不殫竭心力。冀有相當之解決。一爲大總統之選舉。此事關係。至爲緊要。非於極短期間得有結果。政治既無統率。國際尤覺非宜。切望內外人士。以愛國之心。爲救時之舉。限期敦促。迅告

成功。主座有人。邦基益固。以上所陳。雖屬各有權責。要當力促進行。但有可爲。靡敢自懈。尤要者。此次政府中斷。幸賴諸老相維。地方粗安。人民托命。績效丕著。中外同欽。過度期間。攝閣職員所在。固不容辭。諸老經畫有方。久深企仰。擬請仍前會聚。以爲樞要諮詢。同處漏舟。當不遐棄。惠慶入海。藏身無心。用世不圖。人事牽繫。再出周旋。揆之夙心。已相違反。萬一所負責任。無限延長。彼時進退之間。應許有審量之地。先此審明。免貽後慮。敬望諒其苦心。示之塗徑。愆尤稍減。魂夢皆娛。感激高情。竊有涯涘。臨電徬徨。伏維亮鑒。顏惠慶覃。

張一麀致齊燮元顏惠慶電

北京前敵總司令齊撫帥鑒。蘇站送行。未蒙賜見。別來無恙。我勞如何。東渡西巡。未能陪侍。石參議到蘇。猥蒙存問。故人范叔。天末杜陵。風義之高。古今所歎。尙憶甲子七月到甯。請公擊鼓。當筵流涕。圖報涓埃。嗣後轉徙兵間。流亡載道。人民生命財產。爲公犧牲者。亦已多矣。弟不能曲突徙薪。以致焦頭。

爛額。京外吐罵。無淚可揮。近閱報傳。公宣言一切政治恢復江浙未戰以前狀態。所謂起死人而肉白骨者。古有是語。今見其人。三吳士女同拜下風。三界鬼神亦登覺岸。其如何恢復生命財產辦法。請就近與駿人思械漢卿效坤諸公商安。弟等當感激涕零。不獨殉國軍人仰邀卹典也。除郵呈第一次兵災調查錄一冊外。其二次六十縣續錄。容再覓呈。螻蟻餘生。久甘刀俎。旌摩在望。佇聽好音。前江浙和平公約代表張一麐尤。

馮玉祥之再上辭呈

馮玉祥本直系健將。此次隨吳子玉氏出兵關外。中途厭戰。反戈提倡和平。遂有執政府之組織。草創未竟。忽上呈辭職。論者雖謂別有用心。然陳詞堅決。亦可以勵末俗也。

呈爲瀝陳下情。再懇准予辭職事。竊玉祥前因止戈心切。遊學情殷。曾於本月二十五日。以懇請免去本兼各職。俾遂初願。而完學業。上呈鈞座在案。連日山居清靜。正擬稍事摒擋。尅日成行。迺奉大命遙頒。慰勉倍至。焚香盥誦。

惶感萬分。玉祥自幼從戎。未嘗學問。平生缺憾。追悔無窮。未遇機緣。難償夙願。茲幸鈞座俯從民意。再起東山。大局澄清。指日可望。玉祥投戈講學。正在此時。伏思鈞座素以作育人才爲重。玉祥亦以尙堪造就爲心。平日守道殷。盹。決無欺僞。用敢重申前請。務懇俯鑒愚忱。准予免去本兼各職。俾他日學成歸國。再行追隨座右。勉效馳驅。無任屏營迫切之至。

吳佩孚迎方本仁赴漢函

耀亭仁弟惠鑒。自聞台旌去贛。感念百端。誼等棣華。幾成荼蓼。兄既有懷。莫白。弟亦蓄意難宣。時會使然。恨何如也。昔臨淮代將。曲逆收兵。事有權宜。情非扞格。况吾弟戮力國事。勛問昭然。既先賴久。挽推。顯更全其終始。共欣讓德。宜可利衷。周召不悅。同是匡周。廉藺可師。要於存趙。務其遠大。無所嫌猜。茲遣王振羽參議奉迎。望稅駕漢皋。共謀大政。鄂中諸子。患難深交。乃珩珊。淹忽。弟復遠去。獨居深念。豈惟寡歡。惟回參商之心。補桑榆之願。使張陳隙末之誚。不加於吾黨。實闕不容之憤。猶解於烝戎。和致之祥。及於海內。幸甚。

幸甚。今同事諸友。如周人勛。臣雪亞。百川夷。午茂。如昔嘗鞭弭周旋。今皆歡若膠漆。矧吾弟未加乎一矢。不及於違言。坦坦而行。禮進禮退。光磊相類。悲憫同心。有不可共帷幄。偕帶礪者哉。春風已暄。東風日至。遙晞濱瀆。有過嵩雲。執筆腸迴。百惟愛察。敬頌興居百益不宣。

袁良之解釋政變

馮玉祥反戈倡和平。曹任錕黃郛等爲攝閣退職。各方頗有責言。院祕書長袁良因致書褚輔成解釋一切。

斗山傾耳。祈嚮有年。引企禱揮。欽欽在抱。先生年來愛國愛鄉。艱難跋涉。更歷萬險。不辭況瘁。宗旨純一。胸次光明。絕不屑相風轉舵。投機規利。良聞之知好。夙所心醉。此次文六佩璜諸君。先後北來。復爲詳述先生近來種種舉動。益令人欽佩無地。民國政局。自開幕以來。皆懾伏於特殊勢力之下。共和眞象。茫如捕風。比兩年來。乃益加之腥穢昏濁。綱維盡弛。先生於狂焰初熾之始。首倡義聲。翩然南下。效雖不竟。固已足奪其氣矣。良自投實業。久已謝

絕政聞。而年來目擊心傷。祇覺不能復忍。所以與膺白文六諸君。潛心商榷。分途致力。以必去羣兇爲目的。含茹奔走。殆逾一年。此次天奪其魄。乃甘爲戎首。竟不惜喋血全國。徇其專欲。先圖吾浙。次乃踏平遼瀋。以爲得逞野心。卽犧牲百萬生靈。亦不足顧。良首得隱謀。卽專人馳告文六。冀轉知桑梓父老。預爲之備。一面卽膺白總長干冒百險。多方疏淪。幸乘彼東南得志。目無全牛之時。而馮胡諸公。振臂一呼。全局解紐。冰山遂覆。此固彼所不及料者也。此中回天之功。全仗膺公一人。焦唇敝舌。乘危蹈險。蓋已無所不至。所尤難者。曹氏對彼。亦頗極意羅致。冀爲之用。而膺公能犧牲安享之高位。拚身家爲孤注。頻於危者數數。而迄無懈志。其間垂敗還成。將離復卽。曲折反覆。蓋已不止一次。卒以苦心經營。成此偉譽。其愛國之誠。任事之勇。謀慮之密。眞可佩也。據膺公與良初定計劃。均力主根本推翻。完全革改。爲澈底澄清之目的。卽馮胡諸公。亦已得同意。臨時有倡組閣之說者。良與之拍案力爭。幾致決裂。所以初次通電意思。亦大體明白可見。不謂一擬着手。便覺得窒

礙甚多。最吃緊問題。卽是外交中斷。所有鹽關四二各種款項。卽無法交付。對於各省及京帥統系。亦無復維繫之方法。恐鼎新之功未奏。而瓦解之勢已成。萬一無法收拾。勢且陷國家於絕地。所以躊躇審慎。至再至三。不得不俯從遷就辦法。苟維目前之現狀。徐俟後日之改絃。重違斯願。慚悚萬分。此中苦衷。尤至望海內同人。曲加諒解者也。現在去曹手續。經過無數紛糾。幸已完全解決。所宜注意者。首在吳氏竄逸問題。期同志能向各方合力運動。勿令盤踞滋孽。此間已四向設法。並由合肥致電各省。請同堵截。總望能迅速結束。則破壞之事。方可告一段落。而以後如何建設。千端萬緒。非海內賢達。羣策羣力。無以克底於成。刻已由膺白總長。專派周君佩璜。南下代謁各方名德。徵求衆意。用特順附寸緘。至其悃悞。先生卓識偉才。經驗宏富。至望暢抒高論。詳晰指示。俾得奉以周旋。膺白總長。胸懷坦白。一無成竹。且於先生尤夙所仰佩。卽馮胡諸公。亦皆以輿論爲重。不致堅執己見也。所有未盡之處。統由佩璜詳悉代達。不盡縷縷。至滬上名流住址。不能盡悉。膺公函簡。

或慮未能遍及。尤望先生將經過情形。隨時轉致。以免有所誤會。迷車在途。

鵠候南針。

詳註新評
現代實用
刀筆精華錄

卷七 律師民事訴狀

我有筆如刀室主編

保存古跡之呈請狀

俞祖望

爲呈請保存古蹟事。竊查治下青浦縣境有佘山者。勝標千景。名著九峰。玉
筍擅其清芬。山茗抽其碧葉。步白雲之晴麓。挹洗心之靈泉。香溪則石巨四
圍。祇樹則芬連八寺。良辰令節。名士勝流。管絃處處。簫鼓年年。不數周侯藉
卉之塲。聊比右軍修禊之所。固已譽昭乎四遠。何止勝冠於一方。況乎錫蘭
筍之嘉名。清聖祖親揮宸翰。訪頑仙之小築。陳徵君尙有舊廬。把臂入林。文
定之衲衣曾解。逃禪何地。文貞之畫袞常留。凡此遺徽。均關文獻。而且歷指
沿山之地。多是名賢埋骨之鄉。叩祠宇兮猶存。望松楸兮無改。則有尙書古
塚。高士孤墳。孝行著稱。曾飛銜土之燕。天章寵錫。時來墮淚之人。志乘所登。

更僕難數。昔賢頻加守護。今猶屢致馨香。不謂有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欲採泥以營業。乃諱有而爲無。呈詞案下。謂佘山並無先賢廬墓暨名勝古跡。信口開河。一筆抹倒。在該公司風土未悉。或應瞋目而糊心。而祖望等桑梓必恭。何敢數典以忘祖。聞茲事實。良用憂疑。假使任其經營。聽彼採伐。樵蘇上下。曾無百步之防。鑿舌侵陵。寧有完卵之望。行見穹碑作砥。難留黃絹之辭。墓木爲薪。莫辨冬青之樹。佳城傾圮。石室摧殘。慘狀難言。彈指立現。嗟乎。仙人羽化。尙戀衣巾。烈士魂歸。當依弓劍。銅駝星散。誰知趙氏之陵。白草霜凝。孰辨蔣侯之骨。華表之鶴不返。若敖之鬼何依。事有等於發邱摸金。義實反乎埋鬻掩骼。所謂人道。夫豈宜然。按諸明文。亦殊未合。如該公司又云。查照鑛業條例。並無舐觸。其實乃正違反章十三條第四項之規定。且與內部保存古物名勝辦法。顯有不符。昔在前清季年。蘇路規畫之始。亦擬採東佘北簪之石。爲築路鋪道之需。他方人士。以並與名勝塚墓有關。徧請諸督撫。司道禁止。卒得一塵不動。安甯至今。現該公司之董事張謇。卽前蘇路公

司之協理。星霜雖已屢易。案牘尙有可稽。且築路之關係。施及於一國。而製泥之利益。僅止於數人。彼此相衡。大小懸絕。爲此懇請軍使縣長鑒核。撤銷保護公司之文。給予保存名跡之示。庶幾幽宮永闕。上以安長逝者之魂。名勝常留。下以慰後死者之責。謹呈。

歸宗爭產之辨訴狀

律師方 中

〔一〕聲請展期審理狀 聲請人馮范氏 右代理律師方中
爲聲明故障。請求准予展期審理事。竊聲請人與馮益之爲歸宗涉訟被控訴一案。業於本年十二月十四日奉到

鈞廳傳票。定期本月十七日下午一時公開審理。並送達控訴狀副本一份。限五日內提出辯訴。本當遵期投案備訊。實因聲請人現適患病。不可以風未能到庭陳述。爲特聲明故障。請求
鈞廳准予展期審理。實爲德便。再是項辯訴狀。因時間偏促。現亦不及提出。容當補呈。合併聲明。謹狀

江蘇高等審判廳 公鑒

（二）歸宗涉訟之辯訴狀 辯訴人馮范氏 右代理律師方中 上訴

人馮益之

爲依法辯訴事。竊被控訴人與馮益之因歸宗涉訟被上訴一案。前於本月十四日奉到

鈞廳傳票。定期本月十七日下午一時公開審理。並上訴狀副本一份。限五日內提出辯訴。適被上訴人患病臥床。不能到庭陳述。曾具狀聲請展期審理在案。是項辯訴狀。因限於時日。亦未及提出。業蒙

照准續傳。合將答辯之點列舉於下。

（一）原狀所稱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故夫馮長生。誼聯嫡表。有血統關係。應依民律第一千四百六十九條理由之解釋。不必勒令歸宗等語。查上訴人之父陳亮生。世居周家弄。與被上訴人家距離有二十餘里之遙。素不相識。何來親戚誼。更安有血統關係。而所引民律。則尙未實施。又

奚能發生效力。且考該條理由中所云。卽係刺取現行律之主義而來。現行律於乞養異姓義子。不准立爲嗣子。曾有明文規定。推其用意。蓋所以防宗系之紊。至其仍得酌給財產者。乃以全養育之恩。然亦須具有條件。並非漫無限止。又該條所稱。其不必勒令歸宗者。係指其收養必爲三歲以下之遺棄小兒而言。法文淺顯。至易明瞭。况不必云者。乃未定之詞。細繹例意。亦並無一定不能之理。上訴人既知民律第一千四百六十九條理由之解釋。應亦曉然於現行律關於是項規定主法之精神。今試問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是否爲異姓義子。如其然也。則不得立爲嗣子。實係斷然之事。再試問上訴人爲被上訴人家收養時。是否爲三歲以下遺棄之小兒。如其否也。則更何不能勒令歸宗之有。第一審判決。根據大理院判例。於法並無不當。乃反指爲於法未洽。究不知如何始爲合法。原狀非惟捏造事實。抑且誤解法律。此有無理由者一。

(二)原狀所稱上訴人爲馮氏繼子。非出於生父陳亮生之擅專。實曾得馮長生之同意。並經諸親族之承認。否則馮長生於病疴立遺囑時。該親族長馮茂修董震等。豈願列名。完全畫字等語。查現行律意。爲人子者。以養事父母承本宗之祧。爲根本原則。故律有爲他人養子者。若本生父母本有子而亡。故無子。雖所養之親。亦無子而得捨去。卽歸本宗之條。若本生父母僅只一子。斷未有擅許繼入他家之理。故上訴人當時之出爲被上訴人家養子。是否出於乃父陳亮生之擅專。曾否得被上訴人故夫馮長生之同意。果否已經諸親族之承認。均在所不問。惟其本生父母。既祇生彼一子。則繼入他家。與律意相反。洵可斷言。按之法。律上訴人卽無與被上訴人涉訟情事。實亦有歸宗之必要。今其所以虛構事實。不肯歸宗者。居心何在。不問可知。且以原狀所稱被上訴人故夫立有遺囑一點言之。益足見其全屬憑空捏造。無理取鬧。使被上訴人故夫終時。果立有遺囑。則上訴人興訟至今。已有年餘。其意本在

要求析產分炊。何以於第一審時。始終未見提出。更無一語道及。又何以當時寫這遺囑。被上訴人之胞伯范云台。胞叔范晉如。及故夫之堂兄馮銀樓等。均不知有其事。並未列名簽字。況被上訴人故夫馮長生。係遭瘋犬咬害。猝然橫死。豈能從容預備。邀集親族。寫立遺囑。兼以死時年僅二十餘歲。更無自料夭折。早爲此不祥之舉之理。執是以觀。其提出之遺囑一紙。顯係僞造明甚。至其遺囑上列之馮茂修董震兩人。均與被上訴人家素有嫌隙。此次與上訴人沆瀣一氣。難保不別有陰謀。籍圖洩忿。又原狀稱曾開親族會議云云。亦非真相。第一審傳訊時。承審員諭令范晉如（即范其熊）馮銀樓去理勸則有之。如何砌砌聳聽。原狀不特譸張爲幻。並且不明法律。此其無理由者二。

（三）原狀所稱第一審判給田產二十畝。以爲歸宗生計。袒護尤甚等語。查上訴人之不服原判。提出上訴。意卽在此。殊不知養子雖有領受財產之權利。然必須具二種條件。一必爲所後之親所喜悅。一必其收養爲

三歲以下遺棄之小兒。今上訴人於此二種條件。既無一具備。是按諸法文。尙無得產之權利。被上訴人因念故夫在時撫養之情。願分給田產八畝。以爲其歸宗之生計。已屬仁至義盡。原審改判二十畝。更與上訴人有損無益。何得反謂袒護。又上訴人卽使具備條件。但分給義子財產之標準。於法亦無一定。而例以酌給爲文。則其家業不得與親子或嗣子均分。義亦至爲明瞭。更何得爭多嫌少。此其無理由者三。

總上所述。上訴人原狀之毫無理由。已可概見。其餘種種。或與本案無關。或係無理取鬧。無答辯之必要。而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已成恩斷義盡。則不難於原狀之任情誣衊處見之。豈有爲人養子。而對於所養之親。可以如此無禮。是已不能姑息強合。亦彰彰明甚。既已不能強合。則請求勒令歸宗。實爲正當之主張。何得誣爲脅迫。爲此請求鈞廳鑒核。准予維持原判。駁回控訴。並令上訴人負擔本審訟費。實爲德便。謹狀。

江蘇高等審判廳 公鑒。

(二)追加理由書

爲馮范氏與馮益之歸宗涉訟控訴一案追加辯論理由書。

(一)關於被控訴人請求之點。(法律點已詳辯訴狀)

本案被控訴人在控訴狀上公然誣讒被控訴人與人有染一點言之。是豈人子之所應爲。語云。家醜不可外揚。牆茨中篝。詩人弗道。假使被控訴人果有此種情事。起居不慎。跡涉嫌疑。則爲之子者。亦當戒勿聲張。何況杯蛇市虎。全屬子虛。海市蜃樓。憑空捏造。毫無影響者乎。今控訴人既悍然不顧。任意誣讒。是其居心險詐。目無尊長。已昭然若揭。而與被控訴人之已成恩盡義絕。又不問可知。如被控訴人再加容忍。則非惟家庭間之和協。依然不能保持。而養虎傷身。或足反增疑慮。故按諸事實。被控訴人之請求勒令歸家。確爲正當之主張。而控訴人此種指摘事實。公然侮辱之所爲。若以法律相繩。實已構成刑事處分。又不僅應請勒令歸宗所能已也。

(二)關於控訴代理人提出之法律點。

(甲)控訴代理人謂控訴人當時由被控訴人家撫養時其本生父母家中尚有一兄並非獨子故無歸宗必要無論所稱尚有一兄云云是否事實但卽此一言已足爲控訴人本生父母方面目前無子之確證依律載爲他人養子者若本生父母本有子而亡故無子雖所養之親亦無子而得捨去卽歸本宗之條是控訴人卽無此次涉訟情事亦應有歸宗之必要強辯爲無理由實不充分

(乙)控訴代理人謂控訴人之爲馮長生養子在前被控訴人與馮長生結婚在後(因被控訴人爲童養媳時馮長生卽已撫養控訴人爲義子)一若被控訴人因此之故卽無權請求將控訴人勒令歸宗也者不知此實不成問題蓋被控訴人既爲馮長生之妻對於控訴人當然取得義母身份既已取得義母身份更當然卽爲控訴人所後之親凡異姓義子若不爲所後之親喜悅則爲所後之親者自有令其歸宗之權大理院判決早已著爲先例今控訴人不得於所後之親顯然已達極

點。則被控訴人之請求勒令歸宗。亦理所應爾。指爲無權。實屬無所依據。

(丙)控訴代理人謂控訴人提出之遺囑一紙。有親族馮茂修董震王亮卿等承認書押。卽足認爲已有相當證明之法。可生法律上之效力。言誠辯矣。殊不知僅持證言。尙未足爲有相當之證明。而況之數人者。又皆與被訴人素有嫌隙。所言不實。自可想見。斷難憑信。何況據被控訴人供稱。有王亮卿與其翁姑卽有惡感。不相往來。故自七歲至夫家。被控訴人自稱。卽爲馮長生家。以至於今數十年間。雖知有此親戚。從未見過一面。乃夫馮長生去世之時。亦並未到過等語。何以今控訴人提出之遺囑上。忽有王氏列名。卽姑認馮長生死時立有遺囑。又何以關係密切之被控訴人。獨不參預。且該項遺囑。寧有不置家中。而反存於與之素有嫌隙之王亮卿處之理。况據控訴代理人所述控訴人方面此項遺囑之發見。由于王亮卿之告知。但與之共同列名之馮茂修

董震二人何以於第一審時從未提及。諸如此類。其中可疑之點不一而足。試問安能合法成立。烏有效力可言。即退一步言。此項遺囑。認為有效。而異姓亂宗。亦實為現法規所禁止。無論當事人有何種意思表示。此種立嗣行為。亦屬當然無效。且在發生承認事實之場合。雖有繼書等足以認定。然因承認者與被承認者不相得時。亦准廢繼。蓋嗣子不得于所後之親。應准廢繼。令其歸宗。久為法律上及習慣上所承認。雖有繼書。當然應歸無效。何況控訴人為被控訴人之養子。其所提出之遺囑一紙。又係憑空捏造。且即有遺囑於發生勒令歸宗時效力。亦等於廢紙。故此點更不能為抵抗之理由。彰彰明甚。

依上所述。應請

鈞廳鑒核維持原判。駁回控訴。實為公便。謹呈。

江蘇省政府特派員對於盛氏愚齋義莊案聲明書

本案文件

(一) 聲明書
(二) 抗議書

律師 李時蕊

(一) 聲明書

(一) 愚齋義莊概史 當民九一月間。盛莊氏及其子息五房。經由親族會議議決。將盛貞懷遺產一千一百六十萬另六千另四十兩三錢八分八厘。作爲十成分派。以五成歸五房分析。五成捐入愚齋義莊。各得元五百八十萬另三千餘兩。由會審公廨諭派李經方爲盛氏財產監督。分配人照案執行分析。並訂立莊規。組織董事會。管理愚齋義莊。所有財產。該莊規訂明。財產收入。作十成分配。以二成作爲盛氏公用。四成作爲盛氏公債。四成作爲慈善基金。所有莊規及分析辦法。節經呈由會審公廨核准備案。民國十年。盛氏公親莊蘊寬。及蘇紳唐文治馮煦張一麀等。以命歸特捐鉅產五百八十餘萬撥充公益等詞。呈請蘇督齊燮元省長王瑚。轉呈北京政府。於同年十月三十一日由大總統頒令給獎。各在案。

(二) 省政府之查辦 江蘇省政府。查閱接管文卷。得悉前開歷畧。但自民

十得獎以後。不聞該義莊有何善舉。畫及社會公衆。正擬檢查核辦。適有農鑛部司長吳培鈞。具呈省府。以盛氏子孫。將鉅額慈善基金。分析入己等詞。請求查辦。省府據呈。特派心史到滬查辦。并委時蕊代理法律手續。心史等着手查辦後。即發現種種事實。證明董事會之溺職。至足駭人。徒以省政府主張寬大。不欲深究既往。茲則不容緘默矣。

(三)董事會之溺職。心史等查辦中。查見該莊賬簿。關於慈善基金之用途。共十五款。就中賑濟一款。只第一年(民九至民十)有二十萬另二千五百五十九兩六錢六分。第二年(民十至民十一)有七萬二千六百九十二兩。第三四五年。多不過八千兩。少則千餘兩。而放生池(養魚龜蛇鱉)之經費。則年耗二三千兩。其「捐助」「年捐」兩款。年耗萬金至五六千金。多屬私人恩惠。無與慈善事業。尙有「津貼」一款。每年六七千兩。皆屬盛氏姨太管家族戚門客等私人週卹。與慈善事業更完全無涉。查該莊原定莊規第十三十四十五三款。指定慈善基金

用途。爲賑撫饑饉水災旱荒疫癘地震天災及藏書樓經費。廣仁堂經費等項。乃該董事會不依莊規所定。擅將慈善基金用於崇獎迷信。及私人恩畫之事。其餘「施衣」「施藥」「義渡」「旗民捐」「棲流所」「育嬰堂」「恤嫠所」等各款。雖屬慈善公益性質。然皆與莊規所定不符。其支出方面。違反原設立人之意思。已無可諱飾。至收入方面。該莊財產以漢冶萍招商局股票爲大宗。漢冶萍股票十三萬三千九百九十股。票面每股五十元。併計爲七百六十九萬九千五百元。民九分析時。減折估價爲二十八元至三十元。併計合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三百八十七兩九錢二分。招商局股票一萬一千股。每股估價一百七十三兩。併計爲百九十萬另三千兩。至十六年漢冶萍股份低減至每股六元。較原估價值減去五分之四。招商局股份低減至每股六十兩。較原估價值減去三分之二。該董事等如能恪恭厥職。在兩公司股票跌落中。以最大股東地位。應積極整頓公司。提高股價。萬一無法整頓。卽應

消極變換產業。照莊規第十一款之規定。早爲處置。以保存基金。乃始終坐視不理。致兩公司四百六十餘萬之鉅產。變爲一百二十三萬八千八百三十六兩八錢之微值。義莊產業。坐耗三百三十六萬二千五百五十一兩一錢二分之鉅額。事之可爲太息痛恨。孰有過於此者。該義莊代理人盛澤丞狄巽公於十六年十二月一日具狀臨時法院。請求分析。狀詞內有「前愚齋義莊董事會會長。因管理困難。提議變更辦法。又稱是項財產。自莊太夫人故後。卽無人能勝管理之任。又該財產。本以漢冶萍招商局股票爲大宗。近數年來。滋息毫無。卽其他不動產。亦無相當管理之方法。况徒擁虛名。遇有公共必要重大之需用。仍屬點金無術」等語。是董事會之不能勝任。該代理人等亦能痛切言之。畧無匿飾。但彼等只爲私人利益計。因董事會溺職而請求分析。各自分管。公有慈善基金。則非彼等所過問耳。

(四) 莊規失效 民國九年二月十一日。盛氏五房及公親族長暨監督分

配人李經方等共同訂定莊規四十二款。其財產爲五百八十萬之總額。總額中十分之六仍屬盛氏私有。一經分析。則莊規全部已不能適用。再具體觀營莊規第一至第七款。爲聲敘提存及分產之事實。只供隨時參攷。其第八第九兩款規定。義莊財產數額。第十款至第十二款規定。義莊財產之保管及滋息之分配。第十八款至第二十三款規定。六成入款之處置。及其事業。全因該董事會及盛氏子孫請求分析。事實變更。而根本失效。只餘第十三款至第十八款爲規定四成慈善事業之辦法。尙能巍然獨存。而二十四款至三十九款。關於董事會內容之規定。又因第十款至第十二款失效而失其根據。第四十款至四十二款爲全章之附則。無關大體。全部莊規四十二條。根本失效者。已三十有六。寥寥六款。何足以支持其存在。故此項莊規。只能供事實上之參證。不復能生法律上之効力。此爲省政府所確認者也。

(五)董事會消滅 愚齋義莊董事會。依莊規第十款及第二十四款而產

生保管第八款所載之財產執行。第十一至二十三款之事業。今財產分割。事業廢棄。莊規七分之六。已根本失効。董事會寧有存在之餘地。況該莊代理人切實聲明。自莊太夫人故後。即無人能勝管理之任。其不能勝任之斷定。又有多數慈善基金之浪擲。三百三十餘萬母財之坐耗等事實。足以證明。其不認盛氏私財。因其不勝管理之任。已全數析出。自管公有慈善基金。事關公共利益。寧有仍聽才不勝任。法律失據之董事會。依舊把持。繼續浪擲坐耗之理。此又省政府所不敢怠忽者也。

(六)特派員與董事會之協議 省政府派心史等查辦中。該董事等於本年一月下旬至二月中旬。就於義莊分析財產掉換藏書樓圖書入公。莊太夫人頤養費分撥各事。迭爲口頭及書面之具體協商。關於四成財產之管理。亦經心史等將省府意見鄭重申述。該董事等均欣然樂從。迄無反對。二月五日將愚齋義莊財產分配清冊查照。議定結果。抄

送前來。雙方分呈省府法院聽候核示。二月八日省令准將六成分析同時聲明四成財產另定辦法五月二十一日省府決議又明定派員接收四成慈善基金並明白規定四成慈善基金分屬公有與盛氏完全無涉。由省府訂定保管規程組織保管委員會負責保管此項議決及辦法經令行臨時法院於六月七日送達愚齋義莊遵照該董事等並未於行政訴訟法訴願法所定六十日之法定期內提出訴訟或訴願足證明確無異議及省府令派心史等照案接收乃突然翻異並用種種非法手段冀阻省令之執行至假借外力而不惜此省政府所意想不及者也。

(七)本案在法律上之觀點 愚齋義莊成立以後由前江蘇省政府據呈備案向中央政府請獎是本案原屬省政府主管之件上海特別市政府成立後租界尙在市政府區域之外而臨時法院仍隸省政府管下該義莊在臨時法院管轄範圍省政府派員查辦後該義莊始終遵奉

省令並無違異。故省政府爲本案法律上之主管衙門。臨時法院爲本案法律上之審判衙門。均屬責無旁貸。查民律草案一百五十八條。財團法人之事業。屬於主管衙門監督。第一百十二條。主管衙門得隨時調查法人之業務。及財產情形之規定。於前項准用之。第一百五十九條。主管衙門以維持財團法人之目的。或保存其財產所必要爲限。得命變更財團法人之組織。第一百六十條。因情事變更。致財團法人之目的不能達到。或違反公益者。主管衙門得斟酌設立人之意思。命變更目的。或並變更其所必要之組織。此項條文。雖未公佈施行。但各級審判衙門。已據爲有力之條理。隨時酌予援用。當然足爲主管衙門處置財團法人之根據。至內政部各地方救濟院規則第十二條。各地方慈善事業。由私人或私人團體集資辦理者。一律維持現狀。但須受主管機關監督等語。本案省政府着手查辦。在前開規則尙未頒布以前。僅依通行法例行使監督職權。派員檢查。但檢查結果。發見該義莊董

事會之瀆職。爲保存慈善基金計。本應自動變更其組織。又因該董事等自將莊規打破。請求分析莊產。並自認不勝管理之任。當然變更其組織。不復有維持現狀之可能。乃於二月八日決定四成慈善基金。另定辦法。此時前開規則。尙未頒布也。自分析案確定之日。該莊規程業已失効。該莊董事業已無權。原有組織完全瓦解。鉅額慈善基金。在無人管理之狀態中。省政府爲維持慈善基金之現狀計。惟有急速組織保管機關。以存續其財團法人之生命。否則衡諸前開規則。卽爲背棄職務。此省政府所不敢不勉者也。至該前董事狄巽公等所謂維持現狀。殆自忘其現狀已不存在。直不思之甚耳。

(八)省政府今後之處置。省政府因該董事狄巽公等憑藉外力。抵抗法令。已將義莊所有財產。擇要封存。以防散失。一面根據監督職權。斟酌設立人意思。明定保管規程。慎選保管委員。妥慎保管。關於保管規程之大意。據心史等所知。乃當尊重捐建人之意思。將四成基金全部用

充慈善公益。決不收歸省庫。或供其他事業之用。但關於崇獎迷信。及私人浪費。則不得予以糾正。此心史等所願鄭重聲明者也。

(二) 抗議書

敬啟者。茲代表江蘇省政府。及其特派員孟心史。因

貴局於中華民國十七年（即西歷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十一月六日。命令在上海租界臨時法院服務之法警。違抗臨時法院命令。不送達法院命送之諭單。（即臨時法院十月三十日發出給與盛氏愚齋義莊董事狄異公等命將所管四成慈善基金交省政府特派員接收之諭單）且將原諭單繳回法院之事件。對

貴局提出抗議。同時為如左之聲明。

貴局對於臨時法院之任何關係。當以民國十五年（即西歷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日江蘇省政府代表與各國領事間簽訂之收回會審公廨章程為根據。依該章程第四條。臨時法院之傳票拘票命令。應由司法警察執行。

此項法警由工部局警務處選派。但在其執行法警職務時。應直接對於法院負責。凡臨時法院向工部局警務處所需求。或委託事件。工部局警務處應即竭力協助進行等語。是

貴局對於法院所需求。或委託。有竭力協助之義務。法院所需求。或委託之事件。其責任由法院負之。與

貴局無涉。派往法院執行司法警察事務之人員。尤應直接對於法院負責。貴局不能於法院命令以外。別以他種命令。妨礙其職務之進行。乃

貴局於此次事件。突然命令執行職務之法警。違抗法院命令。對於發交送達之諭令。不予送達。於前開章程。顯然違背。在他種法律慣例。亦毫無根據。此種違背章程之行爲。其結果直接妨礙法院公務。及其職權。間接妨礙省政府公務及其職權。對於本件有發生不易計算之損失之危險。因本件諭令法院。係遵奉省政府命令。對於盛氏愚齋義莊財產。久經確定之四六分析案。命令無權管理之董事狄巽公等（狄巽公等之董事名義係依未

分析以前之義莊章程由盛氏選派其職權之大部分爲代盛氏管理析財義莊分析後盛氏所有之六成私財已不復信任該董事全數析出自管其公有之慈善基金該董事等未得省政府之合法委任當然無權管理。將所管分屬公有之四成慈善基金交省政府特派員接收。以便依照另定規程。組織委員會接收保管。完全出於省政府慎重公產之合法職權行爲。於工部局。或任何洋商。不發生利害關係。現查應予接收之公有慈善基金。爲數頗鉅。該基金全在已經撤廢未經政府核准之前董事狄巽公等私人非法管理之下。既無管理規程。亦無用途規定。又無責任限制。該鉅額公產。隨時可發生絕大之危險。省政府爲保全鉅額公產計。不得不求本件之迅速進行。乃遭遇

貴局非法之阻礙。致使狄巽公等非法管理之狀態。由此延長。在此延長期間。該公有慈善基金若發生何種損失。以及因延長接收時間所生之費用。均應由

貴局負完全賠償之責。省政府候將來查明損失費用之確數後。即將依法
向

貴局請求履行。此乃

貴局在民事法上。對於江蘇有政府應負之責任。特由本律師代表通告。敬
祈查照。此致

工部局總董費信惇先生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十日

王鏡清與劉廣林爲票款涉訟第二審上訴狀

律師

陳霆銳
王傳璧

本案文件(一)王鏡清上訴狀
(二)劉廣林答辯附帶上訴狀

(1) 上訴狀

上訴人 王鏡清

被上訴人 劉廣林

爲補具上訴理由事。茲謹將上訴理由。陳述於左。

一、本案爭執焦點。在被告上訴人交付上訴人欠支票銀貳千五百兩。係定銀。抑係上訴人向被告上訴人挪移之款。原判既稱關於應行先付之價銀。並無確實數額約定。乃斷定被告上訴人交付之銀五百兩。爲定銀。而同樣交付之支票銀二千五百兩。卽非定銀。絕不審究事實。遽加武斷。宜其不能爲持平之判決。

二、被告上訴人交付定銀現金五百兩。九天期支票貳千五百兩。均在簽訂正式契約之前。五百兩現金之交付。在陰歷十二月十五日。二千九百兩支票之交付。在陰歷十二月十九日。均由上訴人出有收據。出支票之日期。并有解莊之票根可查。合同簽訂。則在陰歷十二月廿二日。乃被告上訴人於原審訴狀內稱。簽五天期支票。欲以輕輕一筆抹煞。事實一變。定銀爲預支款項。苟原審能審究事實。着領被告上訴人呈驗收據。吊取解莊票根。被告上訴人之飾詞。不難立破。乃輕信被告上訴人一造之主張。置上訴人之

陳述請求於不顧。殊失平允。

三、被上訴人所稱上訴人預支款項。因覓取保人。不得到期止付等情。不過空言搪塞。絕無證明。其用支票交付之貳千五百兩爲貨價。顯而易見。此項價銀。被上訴人到期不付。是其存心破壞契約。而原審必曲爲解說。謂上訴人可以主張。票載金額之債權。不認爲違約判斷。未免偏頗。

基上論旨。被上訴人交付之貳千五百兩支票。確係定銀到期止付。被上訴人應負破壞契約責任。因懇

鈞院鑒核。傳訊兩造。廢棄原判。被告應償還原告銀一千兩部分。駁斥被上訴人在第一審全部之請求。並令担負兩審全部訴訟費用。至爲德便。謹呈
上海租界上訴院

具狀人 王鏡清

陳霆銳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廿日

(2) 附帶上訴狀

被上訴人 劉廣林

代理律師 王傳璧 北京路一百號

爲王鏡清不服上訴一案。具狀答辯。並附帶上訴事。謹將本案事實及答辯理由。縷陳如左。

(一)事實之經過。緣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買受山東路仁濟醫院起。至福州路稻香村止。舊屋材料。計價銀柒千兩。於丁卯年十二月十五日。先付定銀伍百兩。其餘銀陸千伍百兩。俟雙方着手履行合同時。再予給付。嗣上訴人需款孔殷。情商被上訴人。預支款項。被上訴人即簽立五天期支票一紙。計元貳千五百兩。一面與上訴人及陸雲成各造等約定。上訴人須覓保人。然後方可往致和莊兌現。至被上訴人所以要求上訴人覓取保人之理由。一則。合同尙未屆着手履行之期。被上訴人本無預付款項之義務。二則。締約時山東福州兩路房客聯合會一致反對翻造。不肯贖

遷（見丁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新聞報）被上訴人稔知拆屋一事形勢險惡。自無貿然給付鉅款之理。不料上訴人居心叵測。鑒於舊屋材料價額陡漲。利令智昏。不脛毀約。另行出售。以上係事實經過之真相。

（二）答辯之論據（甲）被上訴人先付定銀伍百兩。其餘陸千五百兩。須至雙方履行合同時。方始給付。不特有證人陸雲成足資證明。卽上訴人所出之親筆收據。亦足以證明。所簽貳千伍百兩之支票。確係預支款項。並非定銀。否則何以伍百兩之收據內載明「定銀」字樣。而貳千伍百兩之收條上僅書舊房屋料元貳千伍百兩。足徵支票內之款項。確係預支。毫無疑竇。乃上訴人猶思飾詞強辯。殊無理由可言。（乙）被上訴人出具支票。苟上訴人能覓取保人。到期當然可照數兌現。蓋被上訴人在致和錢莊存有款項。以備兌現。賬冊具在。不難覆按。在被上訴人事前既有充分款項之準備。以表示履行合同之誠意。但上訴人方面。始終缺乏誠意。觀其收受定銀後。猶復要求預支款項。而於自身之責任。漫不注意。甚

至保人亦不肯覓取。試問被上訴人訂立合同之前。既繳定銀伍百兩。事後又未拆一磚。未取一木。本無預付款項之義務。在我簽給支票。實爲逾格通情。不料在彼反滋藉口。人心險詐。臻於極點。況上訴人既欲在定銀伍百兩之外。要求另付鉅額定銀。何以不於收條內註明。或在合同上約定。臨訟一味空言攻擊。在訟據法上。自無絲毫效力之可言也。（丙）福州路房客聯合會。反對翻造。至爲堅決。按照合同所規定。非至戊辰年貳月朔。被上訴人不能拆卸。距締結合同時。尙有一月餘之久。且上訴人與被上訴人。素不相識。一旦欲預支款項。核諸情理。被上訴人主張覓保。亦固其所。因上訴人不肯覓保。迫不得已。而停止兌現。理由亦極正當。上訴人辯稱支票上之款項。係屬定銀。非但與事實不符。且顯然無此情理。查上海商業慣例。定銀既付。以後卽不須再付。罕聞定銀必須一再給付之例。如上訴人主張兩造間有特殊法。應負舉證之責。不能僅憑空言以相搪塞也。（丁）被上訴人不付支票一節。在法律上是否違約。應視合同

上有無約定。以爲斷查。兩造新訂之合同。除定銀伍百兩外。原無先付價銀之約定。約既不存。違於何有。原審亦以上訴人收受之支票。雖未能兌現。要不能指被上訴人爲違約。洵爲至當之判決。

(三)附帶上訴之意旨。查原合同所稱。另有糾葛。按期不得開工動拆。由上訴人賠償損失云云。尋繹其意。若按期不得開工之緣由。發生於另有糾葛。卽應賠償損失。核諸本案事實。上訴人故意違約。將舊料賣與第三者。發生糾葛。到期不得開工。以致對造受有損失。而此項損失。因不得動工而當然所生。且爲上訴人所見能預。自應令上訴人負責賠償。

基上事實及理由。狀請 鈞院(一)駁回上訴。(二)判令上訴人除既判定之壹千兩外。另賠被上訴人損失銀伍百兩。(實受損失銀壹千兩。除將原判壹千兩扣抵外。尙缺伍百兩)。(三)判令上訴人審擔第一審。及本審訴訟費用。謹狀

上海租界上訴法院 公鑒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具狀人 劉廣林
代理律師 王傳璧

盛愛瀨與恩瀨爲析產案訴狀

本案文件 (一) 盛愛瀨起訴狀
(二) 盛恩瀨答弁狀

律師 張家鎮
陸鴻儀

(一) 原告起訴狀

原告 盛愛瀨

右代理人 陸鴻儀律師

被告 盛恩瀨 重瀨 昇瀨 毓常 毓郵

爲析產不均。訴請查照最高法院解釋。判令依法重分事。竊原告爲前清郵傳部尙書盛宣懷號愚齋公之嫡女。被告瀨恩重瀨。爲原告之兄。昇瀨爲原告之弟。毓常。毓郵。爲長三兩房之侄。原告與恩瀨爲先母莊太夫人所出。先

母於民國六年奉先父遺命。創設愚齋義莊。以全部遺產之半。作爲基金。共計銀五百八十萬兩有零。爲數甚鉅。成立迄今。有逾十稔。先母於上年九月間棄養。而被告等叔侄。卽於本年二月間將義莊財產之六成。約合銀三百五十萬兩。按五房平均分析。經董事會呈請 鈞院。給諭過戶。而於原告應得之權利。竟置之不顧。不思在此黨治之下。法律上以男女平等爲原則。國民黨對內政策第十二條業已確認。而最高法院迭次解釋。亦根據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婦女運動決議案。明認未出嫁之女子。有與胞兄弟同等承繼財產之權。（解字第七號第三四號第四七號見司法公報第三期第七期第八期）夫既曰同等承繼。明明爲法律上之權利。與向例所稱酌給之惠。出自人而多寡。且無一定者。非可同日而語。原告爲愚齋公在室之女。與五房子孫不容。稍有軒輊。法律所賦與之權利。斷難絲毫放棄。前於四月十三日聲請 鈞院。諭飭停止執行。以俟合法解決。旋於四月十九日奉 批示。如有權利可以主張。應向相對人爲之。如果發生爭執。祇可訴請法院裁

判等因在案。原告遵卽委託律師。致函被告。請將此項財產。依法將原告加入同等承繼。乃迄今兩月。被告等依然置之不理。殊無和平解之望。爲此籲請 鈞院。迅予查照。最高法院解釋判令被告。將此項六成莊產。與原告重行均分。以符法例。而重女權。實爲德便。再被告憲灝等。另有庶出。胞妹方灝一人。亦尙在室。故此項莊產。應按七分均分。原告應得七分之一。納合銀五十萬兩。謹以此價額繳納訟費。合併陳明。謹狀

上海公共租臨時法院 公鑒

(二)被告辯訴狀

辯訴人 盛昇灝

右代理人 張家鎮律師

爲與盛愛灝遺產涉訟一案。依法辯訴事。

(一)就原狀事實上答辯

本案事實上所急須辯明者。卽昇灝兄弟叔侄。秉承先母莊太夫人於民

國九年創立愚齋義莊。時就中遺產之六成。是否專屬於我男性之五房。又原告名下當時曾否另行得遺產之兩點。查愚齋義莊之全部財產。除四成屬於慈善基金外。其六成之專屬於昇瀨等男性之五房。在貴法院有案可稽。而原告及妹方瀨等。當時亦曾於遺產中各分得規元六萬兩作爲奩贈。是我盛氏愚齋公之全部遺產。早於民國九年分配定當。故此大呈准

貴法院所分之六成。不過就原來屬於我五房所既得共有之財產。按股均分而已。原告於此。實無絲毫權利可以主張。

(二)就原狀法律上答辯。

查法律不溯既往。爲近世文明國家之通例。原狀引最高法院解字第七號第三四號第四七號之解釋。認女子爲有同等繼承財產權。因而主張已分之產。應予重分。殊不知此項創設之解釋。乃就黨國成立後解釋之日起。凡屬普通未嫁之女子。對於其父母未經分析之財產而言。若遠在

此項解釋以前。早經先人分配定當。如本案之專屬於我男性五房。既得之共有財產。而亦溯及既往爲之重分。是已往之局完全可以推翻。則人民間私法上已確定之職利。勢必人人自危。故無論何國。從無此等先例。卽按之現行律告爭家財。但在五年以上。不許重分。亦顯然不合。則其主張之不適法。無待贅言。

據上辯訴。應請

貴法院察核。准予駁斥原告之訴。並令負擔訟費。實爲公便。謹狀

上海英租界臨時法院 公鑒

秦則賢與周永源婚姻涉訟案訴狀

本案文件 (一) 秦則賢起訴狀
(二) 周永源上訴狀

律師 袁漢雲
王黼裳

(一) 秦則賢起訴狀

原告 秦則賢

被告 周永源

代理人

袁漢雲
王黼裳

律師

爲定婚久缺同意要件。訴請准予解除婚約事。竊原告幼時。曾由家長憑媒羅坤伯君。字與周星章次子永源。其時原告年僅四齡。毫無知識。自亦不知許婚爲何事。及長。專心求學。不預家事。邇來始有所聞。婚約之事。以爲婚配事關終身幸福。必得本人同意。方可式好無尤。當日之預約。既係他人代爲。自非得諸本人同意。稽諸法例。凡父母爲未成年子女所訂婚約。子女成年後。如不同意。則爲貫徹婚姻尊重當事人意思之主旨。對於不同意之子女。不能強其履行。(十一年上字一〇〇九號判例)又定婚須得當事人之同意。若定婚當時未得女之同意者。其女訴請解除婚約。亦無強其成婚之理。(五年統字四五四號解釋)近來。最高法院判例。亦以爲未同意之婚約。不能強制履行。(十七年上字二四六號)又其解釋結婚自由之旨。亦謂結婚如得本人同意。主婚人與本人意思。並不相反。始不妨害結婚自由。(十

七年律字第三五號）成案纍纍。不煩縷舉。矧以事實言之。被告志切經商。早習計然之術。而原告則現猶潛心向學。所業尙有待於專修。是立志不同。趨嚮攸別。斯可概見。即使一時勉爲遷就。異日亦斷無圓滿之家庭。同供怨耦之犧牲。共感畢生之痛苦。卽爲被告設想。誠亦何取乎此。思維再四。實無委曲求全之方。權衡輕重。祇有及今解除最便。爲此迫不得已。瀝陳前情。伏乞

鈞院卽予傳訊。依法判准。解除此項未得本人同意之婚約。俾符法律。而順人情。再原告於暑假後。卽須赴北平女子師範大學繼續肄業。本案審期。請求提前排定。尤爲感禱之至。謹狀

上海臨時法院公鑒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四日

具狀人 秦則賢

代理人 袁漢雲 律師

王黼裳

(二)周永源上訴狀

爲上海臨時法院本年九月十三日所宣告之判決。違法悖理。偏袒曲斷。心不甘服。依法提起上訴事。謹將上訴理由。臚陳如左。

關於訴訟程序者。夫管轄爲民事案件之先決問題。上訴人因當年係在慈谿訂婚。雙方尊親屬住屋祖產及媒妁。皆在慈谿。爲便利起見。在原審狀。請移轉管轄。固不得謂爲全無理由。迨經裁決駁回後。復請暫行展期數天。俾有提出辯訴之機會。乘間得與家長從長計議。亦事理之常。且當事實無準備。故不願有所陳述。再三懇求展期。幾至垂涕而道。仍未蒙原審宥許。究不知本案有何特別情形。致原審迫不及待。必欲於訴狀傳達最短期內。辯論終結。(八月十一日傳達九月六日審理)竊思提出辯訴。當在管轄確定以後。倘先須提辯訴。更何必提狀聲請移轉管轄。今原判指上訴人爲妨訴抗辯。實不敢受。且聞法院凡於婚姻案件。不無體會律意。於言詞辯論時。不惜反覆開導。勸令和好。往往一再轉期。俾訴訟人在外和解。蓋以婚姻大

事不能輕言離異也。不知何以於本案獨視爲例外。尤可異者。原審於宣告辯論終結後。卽訊上訴人能否就範和解。當答以昔年婚約。旣爲雙方家長所手訂。自以雙方家長間進行和解爲較善。當事人實無涉訟出醜之必要等語。自想尙無失態。乃原審時於訴訟主動之被上訴人。及其當日在庭之家長。始終無一語勸諭和解。逕卽諭知訂於九月十三日宣判。一若已知被上訴人之家長爲僑滬富豪。必須上訴人方面向之搖尾乞憐者。是直莫明所以矣。

關於法理者。被上訴人在原審狀訴解除婚約。以未得本人同意爲理由。援引『父母爲其未成年子女訂婚。如其子女於成年後不同意。不能強令履行』之大理院判例爲根據。按定婚時。被上訴人僅五歲。（訴狀載四歲訂婚實誤）父母自有主婚之權。無所謂同意與不同意。如謂不知許婚爲何事。尙可說也。如謂許婚之事。絕無見聞。則斷無此理矣。自五歲以至十歲。當知許婚之爲何事矣。自十歲以至十五歲。耳鬢廝磨。兩小無猜。當知未

婚夫之爲何如人矣。奈何不於十六歲成年之後。及早行使其同意權。遲至今年廿四歲。方有此語耶。按諸大理院七年上字一一〇五號「許撤消之法律行爲。嗣後撤消權人。明示或暗示。爲合法之追認。則其行爲應視爲從始不能撤消。」之判例。被上訴人於未成年前所訂之婚約。於成年後既無異議。當然可認爲一種合法之默許。此不獨當事人間之婚姻關係爲然。卽一般社會之婚姻關係。莫不皆然。至於被上訴人。在原審供稱在三四年前。始知許婚之事云云。雖三尺孩童。亦知其妄。今原判竟採爲證言。不加指摘。是豈真不知世務乎。又按大理院三年上字四三三號判例。定婚卽不得本人同意。亦難謂爲無效。是已得本人之合法默許者。其不能撤消。自無待言。退一步言。無效與不能強令履行。絕然爲二事。凡婚姻案件。皆不能強制執行。斷無因此而指婚約爲一概當然無效之理。故在法律上。被上訴人。實有與上訴人成婚之義務。固不容推諉者也。

關於人情者 原判准予解除婚約。以兩造於十五歲後。未曾會晤。藉此

推定成年之後。未嘗對於家長代訂之婚約。已爲同意之表示。爲理由。創論奇特。不近情理。是實言被上訴人代理律師之所不能言。不學淺識如上訴人。實不知原判係根據何條判例。何地習慣。而有此邏輯。幸而本案當事人。在十五歲後。未嘗會晤。爲不爭之事實。否則一方主張成年以後。有會晤之事。會晤時已有同意之表示。一方否認。勢必至雙方同拍一照。簽字於上方。免日後再有爭執。然則當年何貴乎有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訂立婚書。收受禮聘之婚姻預約耶。夫爲父母者。孰不愛其子女。其選別力當亦不弱於其子女。故吾國習慣。父母往往爲其未成年子女定婚。平心論之。未可盡非。定婚後。必經數年。方始成婚。此數年內。人事之變遷無常。如本案之當事人。尤爲顯著。一則飛黃勝達。一則一落千丈。自皆不能預料。若無法定原因。僅憑隨時可以提出之不同意三字。輒准離異。則定婚以後。未娶以前之時間。其婚姻關係。恆在兀突不定之中。果如原審判之意旨。何須乎定婚。亦何所謂婚姻預約乎。依上論旨。本案於法理人情。皆無准許解除婚約之理由。爲

此敬乞鈞院俯賜察核。廢棄臨時法院違法悖理之原判。維持當事人間之婚姻關係。以重風俗而正人心。無任感恩戴德之至。謹狀。

湯蘊齋等與穆恕再等爲股款涉訟不服江蘇高等法院抗告審裁

決案再抗告狀

譚毅公沈豫善俞鐘輅

再抗告人

湯蘊齋

吳平階(卽吳稚記)徐禹功(卽徐禹記)

徐典文(卽徐典記)姚聲遠(卽姚聲記)張長春(卽增記)

徐明臣

徐康候

徐善甫

徐耀鄉

徐慕曾

蔣治璜(卽蔣治記)

章炎生

李幼棠(卽李幼記)婁桂生(卽婁桂記)

李汝煉(卽李汝記)

右代訴人

徐禹功

爲不服江蘇高等法院抗告審裁決。提起再抗告事。竊再抗告人與穆恕再等。股款涉訟一案。前由穆恕再聲請中止訴訟程序。經上海地方法院裁決

駁斥。穆恕再提起抗告。於本年十一月二日。奉到江蘇高等法院裁決。原裁決廢棄本件訴訟程序。應予中止。再抗告人實不甘心。茲於法定不變期間內。提起再抗告。臚陳理由如左。

按民事訴訟條例第二百十九條。關於訴訟程序中止之規定。其理由乃在本案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爲先決問題。誠恐審判有矛盾之虞。故有中止之必要。是以訴訟程序之應否中止。應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爲本案裁判之先決問題爲斷。伏查本案再抗告人之向穆恕再穆藕初等訴追股款。乃以穆恕再爲德大經理。穆藕初爲德大協理。串同舞弊。侵占巨款。措賬不交等情。爲理由。穆恕再穆藕初既屬共同被告。無論其舞弊行爲係屬共同。抑係其中之一人所爲。依其職務而言。均應負共同清算償還之責任。故本案解決之關鍵。在於再抗告人訴追各款。是否爲德大紗廠營業上正當之商行爲。抑係穆恕再等確有舞弊侵占情事。至於舞弊侵占之行爲。出於穆恕再。或出於穆藕初。乃其總協理間內部之糾

紛。顯與再抗告人等無涉。何得以之爲本案之先決問題。即無因以中止本案訴訟程序之必要。况穆恕再穆藕初之兄弟涉訟。明係串同推諉。以爲對付股東延宕之手段。即所以遂其侵占股款之陰謀。原審不察。遽准其中止訴訟程序之請求。適墮其諉卸拖延之狡計。再抗告人權利所關。難安緘默。因特依法提起再抗告。伏乞

鈞院廢棄原裁決。駁斥穆恕再在原審之抗告。並令負擔抗告費用。實爲德便。謹狀

最高法院 鈞鑒

具狀人 湯蘊齋等

代訴人 徐禹功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 日

秦則賢與周永源爲婚姻涉訟一案

代理律師 袁漢雲
王黼裳

本案文件(一)民事起訴狀
(二)上訴答辯狀

(1) 民事起訴狀

原告 秦則賢

代理人 袁漢雲
王黼裳 律師

被告 周永源

爲定婚欠缺同意要件。訴請准予解除婚約事。竊原告幼時。曾由家長憑媒羅紳伯君字與周星章次子永源。其時原告年僅四齡。毫無知識。自亦不知許婚爲何事。及長。專心求學。不預家事。邇來始有所聞。婚約之事。以爲婚配。事關終身幸福。必得本人同意。方可式好無尤。當日之預約。既係他人代爲。自非得諸本人同意。稽諸法例。凡父母爲未成年子女所訂婚約。子女成年後。如不同意。則爲貫徹婚姻。尊重當事人意思之主旨。對於不同意之子女。不能強其履行(十一年上字一〇〇九號判例)又定婚須得當事人之同意。若定婚當時未得女之同意者。其女訴請解除婚約。亦爲強其成婚之理。

(五年統字四五四號解釋例)近來

最高法院判例。亦以爲未同意之婚約。不能強制履行。(十七年上字二四六號) 又其解釋結婚自由之旨。亦謂結婚如得本人同意。主婚人與本人意思並不相反。始不妨害結婚自由。(十七年律字第三五號) 成案纍纍。不煩縷舉。矧以事實言之。被告志切經商。早習計然之術。而原告則現猶潛心向學。所業尙有待於專修。是立志不同。趨嚮攸別。斯可概見。即使一時勉爲遷就。異日亦斷無圓滿之家庭。同供怨耦之犧牲。共感畢生之痛苦。卽爲被告設想。誠亦何取乎此。思維再四。實無委曲求全之方。權衡輕重。祇有及今解除最便。爲此迫不得已。瀝陳前情。狀乞

鈞院卽予傳訊。依法判准。解除此項未得本人同意之婚約。俾符法律。而順人情。再原告於暑假後。卽須赴北平女子師範大學繼續肄業。本案審期。請求提前排定。尤爲感禱之至。謹狀

上海臨時法院 公鑒

民國十七年八月初四日

(2) 上訴答辯狀

被上訴人 秦則賢

代理人

袁漢雲
王黼裳

律師

爲周永源不服上海臨時法院判決解除婚約上訴一案。依法答辯事。竊被上訴人於十月十七日。奉

鈞院送達上訴副狀一件。披閱之餘。似覺滿紙空言。毫無法律上正當理由。謹就原狀敘次。分別答辯如下。

關於訴訟程序者。

按婚姻訴訟。專屬夫之普通審判籍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管轄。(民訴六六條第一項)而普通審判籍則依住址定之。(同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住址即係生活之本據地。此爲大理院判例所明認。本案上訴人執業於上海錢莊。歷有年所。衣食費用。胥賴於此。則其以上海爲生活本據地。彰彰明甚。

茲上訴狀既不反對其住址在上海。乃以訂婚地及雙方尊親屬均在慈谿。爲妨訴抗辯之理由。殊不知雙方尊親屬並非婚約涉訟之當事人。住在何處。不生管轄問題。至於訂婚地點。更與管轄毫不相涉。原判駁斥其抗辯。自無不當。此上訴無理由者一。

按民訴二九一條規定。訴狀應於言詞辯論日期之傳票。一併送達被告。而送達與辯論日期之間。至少應留十日之就審期間。又第二百零九條規定。被告應準備言詞辯論於未逾就審期間二分之一以前提出答辯狀。上訴狀稱八月十一日送達起訴副狀。至九月六日審理。其間相距將近一月。上訴人儘可從容準備。乃到庭以後。一味拒絕言詞辯論。依第四百六十條本可視與不到場同。原審再三開導。命其辯論。實已保護其利益。乃竟以未准展期。指摘原判。試問被告以未曾準備辯論爲請求延展日期之理由。究竟合法否乎。(同條例一九三條)此上訴無理由者二。

婚姻事件。法院雖有試行和解之權。但本案經原媒調處多年。上訴人欲望

甚奢。強人難能。不得已而涉訟。被上訴人當庭業將此情陳明。原審爲息甯起見。仍諭令如有機會。不爲隨時在外和解。無如上訴人退庭以後。不特絕未託人說和。並且日以登報爲聲援。挑撥惡感。行動溢乎軌道之外。則焉有和解之可言。此上訴無理由者。三。

關於法理者

按最高法院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判決劉阿土等與王張氏因解除婚約及返還財禮涉訟上告一案。上字第二七五號判決要旨。內開女子原未成年。其婚姻係由其父代定者。如於成年後表示不願結婚。原審爲婚姻重當事人意思起見。將其婚約解除。並無不當等語。（見最高法院公報第二期一二四頁）是婚姻當事人解除婚約之權。不獨前大理院判例解釋爲然。卽最高法院見解。亦認爲允當。本案兩造在定婚時。尙未成年。均由父母作主。被上訴人向係在外求學。近年始知悉婚約內容。卽託原媒羅紳伯君要求解約。因和解不諧。始行起訴。按之現行法令。未婚以前。無論何造。均得主張

解除婚約。並無年齡時效之限制。至謂默示追認。更屬荒謬之談。按意思表示。原有明示默示之別。所謂默示者。雖未以言語行動明白表示其意思。而亦必另有他種舉動。足以間接推知其意思。若單純之沉默。不得謂爲默示。（大理院三年上字一一二零二號判例）被上訴人在三四年前。早經央媒聲明解約。爲上訴人在原審所承認。何得謂爲並無異議。不許撤銷。此上訴無理由者四。

關於人情者

按婚姻以本人同意爲實質上之要件。故凡婚約成於幼齡。出於代定者。自無強以履行之理。上引法例卽採此理解。以斬合乎人道正義之大原者也。乃上訴人猶津津樂道。挾持預約。以攻擊原判之不當。何其錯認時代而蔑視法令之甚耶。觀其攻擊原判之語。持論亦至忸怩。試思被上訴人於十五歲後。未嘗與上訴人會晤。既爲兩造不爭之事實。而上訴人又未能提出所謂拍照簽字之反證。則原審根據確定之事實。得有未經同意之心證。自屬

審判上之權能。抑上訴人亦何嘗能自圓其說。本謂未會晤。亦能同意。而自覺無可影合。畢竟歸納於預約一言而止。又安見其有合於所謂邏輯法者哉。至謂父母愛其子女。其選別力亦不弱於子女。容有一面之理由。要爲別一問題。不足持以論本案。且上訴人僅言其未可盡非。是其可非者已多。固知上訴人先自懷疑矣。及謂定婚後。必經數年。始成婚。人事變遷。浮沉難料。其意藉此暗示。苟有變遷。則當事人之一方。必須背越法律上同意之要件。以供其保存舊習之犧牲。而後可以免咎。姑無論同意與否。乃本身之事。環境如何。實際無關。而削足適履之談。揆諸人情。恐非篤論。綜上訴人之說。適足以指摘幼齡定婚之流弊無涯而已。要之。被上訴人之訴。請解除婚約。祇以志趣不同。終難相處。及此解約。各可自全。卽專爲上訴人一造計誠。亦何損其毫末。不謂上訴人對於本不相愛。又已涉訟成隙之人。務欲強諧。居心安在。實有難於索解者。如爲知識聞見所囿。尙有可說否。則情同強迫。大有得而甘心之勢。冥頑若是。是可託以終身者乎。卽此一端。被上訴人之不

允追認婚約。斷非輕率也明甚。此上訴無理由者五。

依據上述答辯理由。則上訴人之上訴。毫無理由。已可概見。應請

鈞院依法判決。駁回上訴。並令負擔上訴審訟費。謹狀

上海租界上訴法院 公鑒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

具狀人 秦則賢

代理律師 袁漢雲
王黼裳

秦則賢與周永源爲婚姻涉訟聲請禁止編成新劇妨害名譽案

代理律師 袁漢雲
王黼裳

聲請狀(一)

爲解除婚約訟案。編成新劇。妨害名譽。聲請給發禁諭事。竊則賢因與周永源解除婚約涉訟。蒙

鈞院判決。准予解除。永源提起上訴。復奉

上訴法院判決。上訴駁回。案。乃昨閱本埠新聞報廣告載有丹桂第一台將演周永源秦則賢婚變記新劇之預告。查則賢此次提起訴訟。事前曾經原媒親友數次調處未諧。萬不得已。乃訴求法律上公平之判斷。此種要求合於歷來判決成例。及國民黨結婚自由之原則。是以兩審判決得直。斯類案件。本埠數見不鮮。法院公布欄幾於無月無之。論諸本案。情節亦極簡單。平常。並無足以轟動社會。乃被聲請人。未得聲請人之同意。竟將訴訟繫屬中之案件。編成新劇。閱其預告全文。將來穿鑿附會。定不能免。此種舉動。殊屬妨害聲請人之名譽。顯犯刑法第三百二十五條之誹謗罪。且秦則賢三字為聲請人之姓名。被聲請人未得本人之同意。擅用姓名編劇。亦屬侵犯聲請人之姓名權。惟則賢正在求學之際。雅不願與人涉訟。是以對於刑事暫緩告訴。若不請求禁止此種行為。設被其公然演劇。則聲請人之名譽。將受不可回復之損害。在前會審公廨時代。對於此種案件。頒發禁諭者。不乏先例。（例如十六年六六二六號A盛方頤等控笑舞臺一案）被聲請人所

登預告情節。實較前案爲重。定荷

鈞院俯准也。爲此依照修正會審公廨民事訴訟規則第九條及第八條立發緊要諭單。禁止被聲請人將本件訟案編演新劇。停止發佈預告。實爲德便。謹狀

上海臨時法院 公鑒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具狀人 秦則賢

代理律師

袁漢雲
王黼裳

聲請狀(二)

爲丹桂第一台藐視禁諭。續請嚴諭禁止事。竊聲請人前因該臺在申新各報登載。編演周永源秦則賢婚變記新劇之預告。實係妨礙名譽。侵犯姓名權。業經聲請禁諭。當於本月十五日奉

鈞院批示。准卽給發禁諭。並蒙送達該臺。遵照在案。查

鈞院前次所發禁諭。本係民事訴訟條例第六百三十條禁止債務人爲某行爲之性質。債務人如不履行。依照民事訴訟規則第八十九條規定。本得管收債務人或處以壹千元以下之過怠金。並得命其供相當之保證。法有明文。不容寬恕。詎該臺近日此項廣告。並未停止。不過截去周永源秦則賢六字。而以婚變記爲名。且道路牆壁。仍懸周永源秦則賢婚變記。劇名報紙標題。仍爲轟動春申。社會實事。亦與前次請禁之預告。無甚區別。令人一見。卽知爲影射周秦解除婚約訟案。未免藐視。

鈞院禁諭。實屬目無法紀。若不再行禁止。誠恐開演以後。有妨聲請人命譽及司法威信。已可預見。迫不得已。請求

鈞院嚴諭該臺遵照。(一)盡除道路牆壁所貼周永源秦則賢婚變記戲單。(二)停止發佈編演婚變記廣告。(三)嗣後該臺無論用何種劇名。不得採取本案爲資料。或影射本案事實編演戲劇。並請示明。如再陽奉陰違。定當照章強制執行。以示儆戒。實爲德便。謹狀。

上海臨時法院 公鑒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具狀人 秦則賢

代理人 袁漢雲 律師
王黼裳

聲請狀(三)

聲請人 秦則賢

在卷

右代理人 袁漢雲 律師
王黼裳

爲解除婚約訟案。編劇日多。有妨名譽。無益社會。並傷司法威嚴。請求給諭登報。俾便事先制止。事竊則賢與周永源爲婚約涉訟一案。蒙鈞院及

上訴院兩審判決。均准解除在案。嗣因丹桂第一臺登報編演周永源秦則賢婚變記新劇之預告。當經致函該舞臺及各報館。分別要求停止編演。弗予登載。並呈請

鈞院發給禁諭。送達該舞臺在案。近查該舞臺藐視禁諭。截去周永源秦則賢六字。而以婚變記爲名。編登廣告。又有天韻樓柳社。亦懸不日開演周永源秦則賢新劇之劇牌。均經同日續請

鈞院嚴諭禁止。並請示明。如有陽奉陰違。定當照章強制執行。各在案。竊思則賢此次涉訟。本非得已。訟而能直。無非根據法律。事極平淡。並不奇突。若竟編演成劇。爲號召營業計。定多穿鑿附會。甚至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在則賢當青年求學之時。何堪受人指摘。且該臺等以他人不幸之事。作爲自己營利之具。準諸社會道德。亦豈良心所安。況就司法威信言。未經確定訟案。按照各國通例。報紙尙且不許披露批評。何況演劇。此例一開。則敗訴之人。皆得利用機會。造成畸形之輿論。以動法官之觀聽。或則借題發揮。戲笑怒罵。竟以煌煌判牘。神聖法官。作其粉墨登場之資。充其所至。今日法庭訊問之案。明日即可發現於舞臺之上。恣其鬼蜮。爲所欲爲。法律之保障。無存。司法之威嚴。何在。從此世道人心。交受其弊。所關實大。則賢誠恐繼丹桂第一

臺及天韻樓柳社之後。仍有變換劇名影射訟案。陽遵法院之禁。陰售貪狡之計者。是以請求

鈞院給諭。一體禁止。如有違反此種禁諭。准則賢或代表律師報告該管捕房。呈請

鈞院追究。俾得登報預行制止。實爲德便。謹狀

上海租界臨時法院 公鑒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具狀人

秦則賢

右代理律師

袁漢雲
王黼裳

附布告

爲布告事。近聞本埠游戲場戲館有擬將本院判決案件。編爲新劇。以資號召者。查法庭開審。遇有應行密訊案件。尙須屏退旁聽。扁戶研訊。又凡未經確定之訟案。按諸各國通例。報紙且不許記載批評。事關世道人心。司法威

信。自。不。得。不。予。以。相。當。之。制。止。若。擅。將。判。決。案。件。編。爲。戲。劇。無。論。所。編。情。形。未。必。能。與。事。實。悉。符。卽。此。粉。墨。登。場。開。審。下。判。亦。自。褻。瀆。司。法。尊。嚴。殊。屬。非。是。自。應。一。體。預。行。禁。止。其。有。陽。奉。陰。違。巧。立。劇。名。穿。鑿。案。情。以。圖。影。射。者。准。由。被。害。人。報。告。該。管。捕。房。呈。院。追。究。以。杜。奸。狡。而。整。風。紀。切。切。此。布。

詳註新評
現代實用

刀筆精華錄

卷八 律師刑事辯狀

我有筆如刀室主編

熊希齡爲華昌公司補具上訴理由狀

陳霆銳

爲補具上訴理由事。竊上訴人對於前會審公廨在懷德控訴華昌煉礦有限公司一案內。所爲之各該堂諭。全部不服。前已根據收還會審公廨換文。依限提起上訴。茲將上訴理由。分別申述如下。

(一)管轄問題 謹按本案被告之主體爲第一被告華昌煉礦有限公司。其餘牽連被控者。皆爲該公司之董事。華昌煉礦有限公司之總事務所。設於長沙。按之文明國家法律。民事以原就被爲一種不祧之原則。如原告對於該公司有權利之主張。自當在長沙之司法衙門。或行政官廳。依據華洋訴訟辦法。正式起訴。何能在遠在海上之前會審公廨控訴該公

司及其董事人等。此種手續。已屬違法。而該公廨對於此點。雖經上訴人委託代理人古沃律師依法抗辯。竟未予一訊問調查之機會。遽爾判決。且未明言其可以受理之理由。且中西文判決書內。關於本案管轄之點。其詞猶復差次。不能一致。（按本案第一次英文判決書曾提及各被告董事對於管轄問題有所抗議。惟並未詳述理由。竟爾判決謂有權受理。而中文判決書對於先決重要問題。竟始終未提一字。）尤屬荒謬。不足以折服上訴人之心。又該公廨受理本案。非特違反法律上之根本原則。與中華民國之成文法。亦大相刺謬。試爲述之。

（甲）按民事訴訟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云。私法人及其他得爲訴訟當事人之一切團體。其普通審判籍依總事務所所在地定之。今本案被告主體華昌煉礦有限公司之總事務所。設於長沙。是本案之當在長沙起訴。可無疑義。前會審公廨受理本案。其違法之點。一。

（乙）即曰公司董事或居北京或住長沙。間有一二人僑寓滬地。以致無董

事所在地並不一致。則依據民訴條例第三十二條之但書長沙一地。卽爲各被告之共同特別審判籍。原告何得獨在前會審公廨起訴。原判未予依法駁斥。其違法之點二。

(丙) 上訴人籍隸湖南長沙。寄寓北京亦既有年。其在上海既無住所。又無營業地址。卽以上訴人之個人審判籍而言。決非上海。又彰彰甚明。當時上訴人根據此點。聲請駁斥。該公廨竟始終未予審理。其違法之點三。

(丁) 按前上海會審公廨之設立。係根據同治年洋涇浜設官章程。所有管轄權限。限於租界內之民刑案件。今該公廨受理本案。是其管轄權將北至燕京南達瀟湘。其違法之點四。

(戊) 光緒六年卽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年。中美續補條約第四款有云。倘遇中國人與美國人因事相爭……所有案件各審定之員。均係各按本國律師辦理。則本案系爭之當事人。既爲中美兩國人民。按之以原就被主義。本案之解決。應依中國法律辦理。今該公廨對於本案之管轄問題。全

不依照中國法律解決。其違法之點。五。

(二)責任問題。按本案之責任問題。可分二種。一爲公司責任問題。一爲董事責任問題。公司責任問題。具載公司之辯訴狀。無庸上訴人多贅。今試討論董事責任問題。按本案第一被告爲一合法之有限公司。依法公司債務。董事個人不負何種責任。原告控訴公司。竟牽連及於董事。實屬有背法理。故第一次堂諭責任問題內有云。「有限公司之董事。僅有議決權。至無據個人意思處分公司產業之可能。且公司之董事。或居住長沙。不在公堂管轄範圍內。或聲明業已退職。或已死亡。尤難強其負擔執行責任。故本公堂意見。原告僅能對於公司有所請求。不能使董事股東等個人負何等責任」等語。是該公廨知法律原則之不可易。亦已確定。公司董事之在本案不負何種責任。何以十三年一月廿三日之第二次堂諭。又諭今各董事對於本案之執行助理一切。是該公廨曲循原告之請求。竟不恤將自己已確定之判決而推翻之。言之殊堪痛心。又十三年

九月五日堂諭。則以董事之不能協助執石視爲藐抗。卽行飭然上訴人及左宗樹等到案。夫當時該公廨軼出原判決範圍。加董事等以一種協助執行責任。已屬荒謬。乃復以莫須有之一種藐抗責任。加之於上訴人之身。當時上訴人身居北京。該公廨並未合法傳喚微論。上訴人不負何種責任。藉日有久。上訴人又何從揣知該公廨之顰哭而豫爲之圖。乃該公廨竟不顧法律。反以民事訴訟轉移刑事科罪之意。尤爲荒謬絕倫。總之。公司董事於法院對於公司債務不負何種責任。而該公廨之原判決書（卽第一次堂諭）亦已反復申明此意。而厥後之執行堂諭。不恤將國家之法律。自己之判決。一一推翻無餘。欲以種種責任。加之於董事之身。實屬違法行爲。上訴人萬難容忍。

基於上述兩種理由。用特提起上訴。懇

貴公署將前會審公廨對於本案之各該堂諭。卽予全部撤消。並判明前會審公廨對於被上訴人之債務。不負何種責任。至爲德便。謹呈

江蘇交涉公署公鑒

上訴人 熊希齡

代理律師 陳霆銳

南通張謇爲被告土豪劣紳請撤銷沒收財產命令呈文

律師 董康 董俞

爲被控事。實因病未能投訊。被封財產。依法未便充公。謹懇將

江蘇省政府之沒收財產命令。迅予撤銷。俾符法律。而保人權事。竊○耄年多病。從前經手之地方公益。及創辦各種實業。久已脫卸仔肩。屏居鄉曲。去歲軍興。國逆兩軍。雲集通境。逆軍負固。屢卻屢進。往來馳突。全境騷然。○本無守土之責。亟思避居僻地。各公團以一身之去留。關係全縣之治安。不容先去。並到鄉懇請入城。商辦一切。凡接洽供應。概由官廳與地方各公團公決辦理。實未參以私意。風鶴之中。絲歷數月。固鄉梓關繫。不敢告勞。不料反以爲罪。謹將被控誤會各節。懇切陳之。查茲事起因。實由商會農會教育會

等五公團請留縣長莊炎一電。以○年長公推領銜。當時各公團議決。拍發此電。一因聞逆軍有撤換各官吏之舉動。而莊炎爲黨治下之職官。苟能保留。免致紛擾。二因莊炎平日尙能維持秩序。民衆資以自保。三因逆軍占領通境。共知爲時至暫。但求敷衍過去。地方官吏不致更動。公私即可免重大損失。拳拳之誠。祇此數端。至莊炎與逆軍有無關係。是否勾結。既已未之前聞。且亦不能預料。此應聲辯者一。地方籌防會一切收支應付。皆由官廳與地方各團公決。係成立於盧齊戰時前年。早已結束。去歲國軍到通。設立軍事招待所。一切收支應付。亦由官廳與地方各團公決。國軍曹萬順部。張矯塵部。過通招待所。曾辦給養。却未支付敵軍一文。有賬可查。有案可考。所稱接濟敵餉之說。全屬無稽。且當時曾致電孫傳芳。諷其下野。全文具載報端。尤足證傾向黨國之誠。與瞻顧地方之切。此應聲辯者二。至謂依附軍閥。疾視黨員。藉故致死一節。實屬毫論影響。不知究依直接謀害。抑係假手他人。既無具體事實。無從憑空臆測。若因逆軍在通有戕害黨員情事。則事屬異

常秘密。地方官吏且不得與聞。況以衰老之軀。平日既早已居鄉。無從與軍閥接近。戰時又均由各公團隨時應付。保全尙恐未能。何忍更加殘殺。故謂軍隊殺人。事實確鑿。則可謂指揮軍隊殺人。則莫須有之事。在情理上事實上。均可斷爲必無。此應聲明者三。又謂把持商會。擅行審理批判。及包攬詞訟。挾制官府各節。自問調解公斷。事所常有。官紳酬酢。亦或未能免俗。若謂把持包攬。羌無故實。實不敢承。此應聲辯者四。總之。去歲軍興之時。來亦惟設法對付。冀保安全。此爲吾蘇大江南北各縣之通例。至○等兄弟在通舉辦地方公益。振興地方實業。數十年之久。任事既多。缺望卽所難免。就以往之成績。平心衡量。爲功爲罪。全國所共見聞。毋庸嘵嘵致辨。而政見容有異同。思想亦分新舊。因此發生誤會。遂致無辜被誣。而個○人。則始終克己守法。公私界限分明。可請詳細查勘。不容稍有諱飾。此則在抱病未能投案之時。不得不先行切實聲明者也。至所以未能投案之原因。實緣久處危城。驚魂未定。突聞獲咎。戟刺益深。遂致纏綿牀蓐。跬步不能行動。各報探訪。亦經

屢載新聞決非藉詞規避者可比。鈞政府據法庭呈請議決。鈞廷江蘇地方特種刑事法廷呈請省政府鈞政府將所有財產暫行扣押。俟審判終結再行發還。雖無法定明文。但因○身嬰重病。在本案未經昭雪之前。對於此種權宜辦法。不得不暫時忍受。至鈞政府續行會議議決。竟將○之財產未經判決。卽行沒收。則實難安緘。查世界人權原則。人民之財產。非依法律。不得侵害。復查懲治土豪劣紳條例。必有第二條第十一欸情形。方得沒收財產。而人未到案。案未審結。不可沒收其財產。法廷呈鈞政府文內固已剴切宣明。若繫屬法廷之案。未經審判。卽可由行政機關議決沒收被告財產。實爲各種現行法律所無。爲特瀝陳下情。懇請鈞部將江蘇省政府沒收財產。命令迅賜撤銷。無任迫切待命之至。謹呈

民政部

具狀人 張 睿

代理律師 董 康 董 俞

逆子弑父之辯狀

蔡倪培

爲對於上海地方廳審理殺人罪判處死刑一案。不服控訴事。竊控訴人被朱潮生設罪陷人。以毒死親父等詞。向縣警署告發。節經移送檢廳偵查。開棺相驗。提起公訴。奉判決主文。張欣生殺死尊親屬之所爲處死刑。褫奪公權全部終身。吸食鴉片煙之所爲。處五等有期四個月。應執行死刑。褫奪公權全部終身等因。控訴人委有不服。除於法定期間內。具狀聲明不服外。茲特補具理由如下。

第一自白之原因及虛僞。凡刑事訴訟。以實體真實發現主義爲原則。誠以處刑之事。人格所關。雖拘役罰金。自愛者亦引爲奇辱。故聽訟者。必其發現之事實。按諸犯罪人之心素體素。以及犯罪時地之外緣週景。能吻合無間。不留絲毫罅障於其間。而後按律定讞。不偏不倚。內可以問心。外可以警俗。若不問事實與理論。能否相容。斤斤焉以自白爲唯一之鐵證。將使胥天下聽訟者。遇不可通之事理。咸以取得自白爲唯一之要圖。不惜千方百計。

以求之。而於是犯人之昏庸愚懦者。遂無一不死於自白之中。犯人之奸黠狡獪者。且籍口於並未自白。而以證據認定爲冤抑。殊非裁判之正軌。故大理院五年統字四九四號。及二年前上字六六號。謂證據定罪。不必斤斤以自白爲重。又謂控告審判衙門。苟據確實之人證物證以裁判。卽屬合法。又三前上字三六三號。即使自白。設有他種反證。足以證明其爲虛僞時。卽無採用之餘地等語。可見自白僅能視爲證據之一種。苟事實內有他項問題。與犯人所自白之事實。不能相容。並不因犯人曾有自白。而使其他問題。概歸消滅。此至精至當之法理也。本案控告人於到案之初。先到尸場。時方上午。心知並無下毒行爲。故堅不承認。且謂如果驗明有毒。情願治罪。及到檢廳後。忽有一人附耳諄勸。謂你如不承認。則不惟徒受刑逼之苦。且汝妻與子。勢必均被極刑云云。被告入私念。以我一人不甘冤抑之故。至累及無辜之妻室。與無知之小兒。中心殊覺不安。及至午後。重到尸場。聞蒸骨結果。謂骨殖呈黯色。顯係中毒之明證云云。斯時控告人駭絕。疑其中有天意存也者。

然。於是決計犧牲一身。以救妻子。此爲信口胡答。承認下毒之眞實原因。然在審判廳公判中。除棄藥地點紀誤外。餘皆據實告明。原判苟能就他項情事。他人供述。互證參觀。以推究前後供詞之孰爲近理。則本案真相。自無遁形。乃原判對於全案各造各項之事實。認爲節節獨立。不求其參互錯綜之妙。遂使虛僞之供詞。目之爲自白。眞確之陳述。視之爲狡供。而控告人遂永處於覆盆之下。終無昭雪之期矣。此其不服一也。

第二證據之媒孽 本案朱潮生告發時之唯一要證。曰許據。卽所稱爲託朱健臣購藥而許以事成後酬謝六百元之票據是也。此據若眞。則卽此一紙。已爲謀殺尊親之鐵證。不唯控告人死有餘辜。卽朱健臣亦在所不赦。至朱潮生則更難逃首惡之誅。况朱潮生告發時。苟無此據。則全案皆屬空言。是本案之成立與否。全恃此據。故此據在本案中位置之重要。實爲不可思議。原審判廳應如何提勘入微。詳查究竟。而後可以辨眞僞。定有無。今原判僅憑告發人之鈔本。且又並未搜得原本以相比對。試問原判更以何根據。

而斷定原本之果與抄本相符乎。依朱潮生之供詞言。則謂朱健臣因索酬不遂。託伊調解。致該據爲伊所見。乘間抄錄。其原本已被被告人收回云云。夫朱健臣委託之初。明係不肯讓步。斷無賦予以取得半數。即可將該據交還之權。况以平日虎視一鄉之朱潮生。方有受此委託之資格。安肯僅收半數。卽還該據以自損其聲威。故該據爲被告人收回之說。實係託詞。且爲朱潮生籌畫告密時預先擬定之詞。彰彰明甚。而就控告人所身歷所記憶而言。則某日控告人偶赴朱潮生茶館樓上。朱出一紙草稿。託爲繕寫。略觀內容。則一向人商懇借錢之信。而非借據形式。緣該條起首。似爲健臣先生大鑒等字。而並非如普通借據。開首爲立借據某某人。今借到某人名下洋幾百元等字故也。該信文句。至爲簡單。大致謂前日面談。承許借洋幾百元。感甚。准於幾月內歸還。決不有誤等語。而並非如現在朱潮生抄出之紙。內有前所拜託之事。承已辦妥。弟已同談定。以後事成。許定洋六百元等等特殊文句也。入後亦無結尾。因該紙僅餘後邊空白一行。並無如現在卷中之紙。

內載如有翻悔。定遭天滅字樣也。寫畢後。擱筆起立。潮生在邊督促。謂尙須署名。控訴人以事不干己。僅代繕寫而已。何用署名。潮生則謂我之中人名字。總須寫上。控訴人以其央求甚力。遂勉爲補寫中人朱潮生字樣。方欲擱筆起立。潮生又力捺之。謂此紙既是你寫。你自應亦署一名。大有不寫不能脫身之勢。控訴人因被勦不已。乃勉爲補寫代筆張欣生字樣而歸之。控訴人自問。不知此紙何足爲據。與本案有何關係。乃至今日而蜚樓海市。竟從此造成。宜其祇能以假面具向人。而不敢以廬山真面示人也。在朱潮生雖自掩其隙。謂原本由控告人收回。當然不肯交出。然使果已收回。則控告人可簡括言之曰。並無此據。何必承認曾寫一紙之事實。以作繭自縛乎。朱潮生又恐主張抄本與原本無異之說。出於伊一人之口。無甚效力。乃借趙望官其人。以烘託之。姑無論趙之爲人。聲名品行。是否可信。卽就與朱潮生至親一點觀之。其爲勾串。已不言而喻。否則何以控訴人之親戚。與朱健臣之親戚。從無一人曾目見該據之內容乎。朱潮生爲他人調解。而存其要據之

底稿可謂深謀遠慮之極矣。然與其存抄抄本。何如扣留原本。且何以不另覓一人抄寫。或更攝一影以留痕乎。朱潮生又恐抄本出於伊手。容易推翻。又借過割據兩紙以輔佐之。謂如無報酬契約。則過割據何來。不知烟案之過割據。與本案毫不相干。至第二過割據。雖似與本案有關。然實爲朱潮生偽造。匪特控告人從未見過。卽朱健臣亦堅不承認。故其問題不勝枚舉。茲爲摘要言之。此項過割據。何以不存於控告人之手。而偏存於朱潮生之手。一也。當先付三百元之時。卽行索還許據。其爲完全過割可知。何以後日復須過割。二也。如果確有三百元付出。亦仍在許據總額之內。朱健臣安肯另立過割字樣。三也。朱健臣縱極愚蒙。斷不至對於同是真實之親筆。或認或否。無理取鬧。四也。此事風聲旣已傳播。則朱健臣當諱莫如深。何以反有藥本及名譽損失之語。五也。況原判旣認該據爲朱健臣所寫。而朱健臣忽堅不承認。則其核對筆跡及鑑定方法。應如何特別周詳。以昭慎重。乃原判僅憑朱潮生片面之詞。直接認定第二過割據之爲真。卽間接維持許據之成。

立而於是裝點之證據。則完全成立矣。此其不服二也。

第三犯罪行為之推想。控訴人在偵查中自白之原因。既如第一項所述矣。故原判於控訴人之下毒行為。悉基於自白。而於預備及預備各事。則全由推想而來。查原判事實項下。稱控訴人不經手銀錢帳目。不能浪費。先後欠有煙帳及他項債務。不能清償。於是遂生謀殺之心等語。夫父母在而同居共產者。其財產當然由父母管理。以及不許吸煙。不許舉債。此為極普通之家庭。此而足以激起謀殺之心。則人間弑逆之案。恐將層出不窮矣。原判又謂旋託朱健臣購買毒藥。並許事成後給洋酬謝等語。夫所謂旋託者。必其未託之前。已有一種與本案犯罪極有關係之行為。試問原判能指實其事乎。且於何時何地。其託之狀態若何。原能能明析言之乎。所謂並許者。必有朱健臣要求及問答之言詞。問試原判能詳之乎。此等極希罕之逆倫重案。原判不外乎三種根據。一曰控告人家庭之儉嗇。二曰朱潮生偽造之抄本許據。三曰控告人虛偽之自白。舍此以外。別無何種事實。足以與上述三

點相發明。庸詎知本案真相。實有大謬不然者。第一控訴人父子之間。近年頗見信任。絕無惡感之可言。第二朱潮生所囑寫之字條。僅一泛泛借錢之信。無秘密誓約之詞。第三控告之父。實係病死。朱潮生所給之紙包。當時視之爲惡作劇。而棄諸中途。並未攜之回家。關於此節。雖未能爲積極之證明。而檢驗結果。實足爲並未下毒之反證。茲就故父之體力及病狀略述之。緣故父之身體素健。且極肥實。中年以後。染煙癖者十餘年。至民國二年。復行戒絕。因是漸覺老病侵尋。留心補益之品。八年冬間。地保徐星學。告以手足寒冷。可常服鹿筋一付。熬膏凝凍。貯於碗中。每晨取一匙開水沖服。適十二月二十三日晨。故父誤取未開之水以沖是物。遂得腹瀉之症。繼又連發瘧疾。家人勸其入醫院。不允。俟瘧過後。猶力疾視事。所食補品。亦未間斷。至二十七日晨。猶照常交出燕窩。令控告人之母煑服。和羊腦鷄子以進。詎意僅食其半。即不納而吐。旋出門賣肉。歸家後漸覺不支。又瀉數次。氣急發燥。乃自登樓擁被而臥。凡此皆爲控告人家中老少。及店中學徒所親手侍奉者。

近午對門老友孫姓。聞訊來視。語次謂胡不令余子診脈開方。故父允之。遂出。稍頃伊子德均醫生來視。謂伊冬瘟。擬方而去。故父囑家人且緩購藥。揣其意。希望瘧退後勉力支撐。仍如往日也。詎意是日寒熱不退。午後故父猶命燁生匯付款項。傍晚。有父友數人來視。見其疲甚。均未多談。點燈後煎藥以進。服後擁被奄臥。手足厥動。乃復延龐姓醫生至。略一訪問。不肯擬方而去。時故父正在昏睡。有頃。鼾聲漸小。家人方疑其熟臥。出入皆屏。悉不敢驚動。無何。啟帳視之。而氣絕矣。計是日自朝啜粥起。至暮氣絕止。共歷十三四小時。來客不止一人。所言不止一事。而始終無一語涉及早粥之有異。或因啜粥而始覺胸腹間脹悶不安者。使果中毒斃命。如控告人所自白。試問臨終之日。何以能安詳若是。夫毒斃之案。於中毒以後。氣絕之前。必有何種特異於病故之狀態。足爲本案重要之證明。況控告人市肆家庭。仇讎骨肉。不容絲毫有所隱諱者乎。原審於此等重要關鍵。不一研求。一諉諸控告人之自白。何其輕忽若是耶。此其不服三也。

第四檢驗之所得。本案控訴人故父之死。由於下毒一語。既指爲控訴人
所自白。今乃復欲主張並未下毒。自不能取信於人。無已。則唯視乎檢驗之
所得。以爲曾否下毒之證據。查本案檢驗方法。並採中西。而中法檢驗之結
果。則曰右左骨節都呈青黯色的。係中毒身死。西法檢驗之結果。則曰用反
應試驗法。結果得陽性。二陰性。一。斷定爲似乎嗎啡。原審併合兩種結果。始
終認定控訴人下嗎啡毒藥。以斃親父。殊不知此二種結果。祇能各自獨立。
若欲其參觀互證。則二者各不相容。中法之言曰。凡人五臟在尸體之內。年
月既久。則本身當然有毒。試以銀針插之。則其針必變黑色。此不能以肝臟
有毒爲中毒之憑證者一也。西法之言曰。凡人骨節之青黑色。由於肌肉之
腐爛變成。蓋肉與骨粘着之力。有鬆有緊。緊粘之處。骨色先變。遍查西醫學
說。從無以尸骨之有無黑色。爲中毒與否之特徵者。此中毒之說之不能成
立者二也。更以事實論之。謂尸骨青黯。由於控訴人下嗎啡毒藥於燕窩粥
中而然。然含嗎啡分量最多者。莫如鴉片煙。故父生前。染有煙癮十餘年。至

民國二年戒煙後。每當疲憊之時。猶時時吸食。此凡與故父往來素稔者。類見之。夫吸煙從氣管入。氫氫之氣。遍布全身。燕窩粥從食管進。先進胃袋。經分泌後入大腸小腸。一則十餘年來。繼續不斷。一則運化數小時。即排洩無遺。試問兩兩相較。果孰是可深入骨髓者乎。抑深且久者。反如雲煙過眼。不留痕迹。而淺者暫者。反可以縷骨銘心乎。此憑尸骨青黯色以斷定中毒之毫無理由三也。凡服毒致死之人。其毒物之渣滓。必然存在。蓋人不死則運化不息。經過數時間。所食之物。必係消化淨盡。若一經氣絕。則運化之力量頓停。分泌之機能亦息。所食之物。當然停積於胃袋之中。祇須詳細檢查。則毒質自見。今上海醫院並無報告胃雜中有何毒徵。而反稱肝臟有可疑之處。按諸學理。萬不可通。此憑肝臟檢查以斷定中毒之毫無理由四也。凡定性分析。或定量分析。必先確知爲何物。而後依此化驗。一定手續。以檢查其所具之特性。與所含各種成分之數量。方可得明白之結果。今上海醫院。姑無論器具不完。手續疏漏。且究竟所下者爲何種毒物。尙屬未知之數。故其

斷定書中。已先自聲明。此認定嗎啡中毒之無根據者五也。又凡化學試驗。必有一定之公式或公例。故凡同類之物。可用同周之方法以試驗之。茲查上海醫院斷定書稱。以尸體內之心肝臟胃。浸於蒸溜水中。據某氏法試驗。嗎啡等均無反應。又用某某法反應試驗。其結果得陽性。遂斷爲似爲嗎啡之疑。試問依此方法。得此結果。果可爲嗎啡獨一無二之結果乎。抑其他與嗎啡同類之各物質。均可適用此法。而得同一之結果乎。蓋控訴人故父。於氣絕之前。更服中藥。安知此數味中藥內。不含有與嗎啡同類之元素。亦可施以上述方法。而得同樣之結果者乎。且自二十三日。起腹瀉以後。故父曾吸烏煙以止瀉。又安知非陽性結果之所由來乎。此斷定嗎啡中毒之根據者六也。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質言之。我國洗冤錄。成書甚早。尙未載入嗎啡中毒一條。而上海醫院。素無法醫專家。猝然担任檢驗。諸多疏漏。遂使無罪之人。顛倒暝眩於不良空氣之中。而莫可告語。此其不服四也。

本上述理由。應請鈞廳撤消原判。恩准覆檢。故父屍骨。根究許據。與過割據。

之真僞。更爲適法之判決。

黃朱氏不服高等法院更審判決聲請上訴案

潘承譔

聲請上訴人 黃朱氏 年四十八歲吳興縣人住上海赫德路

春平坊七六號

爲援據最高法院十七年解字第一九五號解釋。聲請照略誘律對於陸根榮和誘免訴部分依法上訴事。查陸根榮犯姦誘竊盜等罪。業蒙 鈞院於二十七日宣判。處以竊盜罪兩年。按諸氏女伶竹獨出。及陸犯寄頓竊贓之瞿興泰木作。全部逃匿無踪。及緝獲時各手提箱均滿貯竊贓。觀斯贓物之夥多。足爲陸根榮謀財起意。數唆捲逃。先已預爲竊取搬運之情真罪當。毫無疑義。惟對於和誘罪免訴之部分。在黨治之下。以有妻男僕。姦拐無知閨女。實不在和誘範圍。查十七年十月二日最高法院覆浙江高等法院解字第一九五略稱「和誘二十歲以上婦女。刑法固無條文。惟被誘之婦女如果知識不足。由誘拐者設法誘惑。致被欺詐者。自應以略誘論」等因。查最

高法院握有全國最高司法解釋權。自可爲訴訟惟一標準。略誘依法無年齡限制。此不獨新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規定爲然。陸犯自有妻室。誘惑閨女。明爲猥褻姦淫之目的。與該條第二項相當。仰維 鈞院代表國家公益。應請俯查該項解釋爲有效之最高解釋。迅賜援據。卽日提起上訴。以維法權而正風化。謹狀

江蘇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具狀人 黃朱氏

撰狀律師 潘承謬

陸根榮因和誘竊盜案第二審上訴一案

辯護律師 宋銘勳

刑事上訴辯護意旨書

上訴人 陸根榮

辯護律師 宋銘勳

右上訴人因和誘竊盜案。不服江蘇高等法院民國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民國十八年三月九日最高法院審查終結。判決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江蘇高等法院更爲審判等因。謹呈辯護意旨如左。

本件終審法院判決理由。關於略誘部分。內載『略誘罪詐術手段。必以積極的。行其機詐方略。致使被害人陷於意思錯誤爲要件』等語。遵照上開解釋。是略誘罪詐術之要素。(一)必加害人有行其積極的機詐方略。(二)必被害人陷於意思錯誤。否則即不得謂爲詐術查閱卷宗。原二審判決。認上訴人有圖竊略誘行爲。其唯一之論據。以上訴人與黃慧如通姦之時。未將家內已有妻室。告知黃慧如。謂爲。使用詐術。故以前之通姦爲誘姦。因而推定後之同逃爲略誘。謹查終審判決理由。對於黃陸通姦一點。已斷定『係單純爲性感之衝動。而同逃乃別有特別之原因。不能謂爲行姦以

前。卽已預存拐意。『對於上訴人未以有妻告知一點。已斷定。』蹤其已娶而僅未以有妻相告。並無何種設計捏造其無妻之事實。以爲欺騙。自亦不得遽謂爲行詐。『遵上斷定。是原二審判決。認爲詐術之基礎。顯係錯誤。且查本審黃朱氏到庭陳述。又稱上訴人於十六年十二月間。歸家結婚之時。曾發帖請過吃喜酒。該告訴人等出過賀禮。慧如亦全知其事。則對於不告妻一點。更無討論之餘地。至和與略之先決問題。當在上訴人有無積極的行其機詐之方略。致使黃慧如陷於意思之錯誤與否。爲唯一要件。查黃慧如與上訴人通姦。事在上年舊歷正月間。同逃則在舊歷六月。相去有五個月之久。因果不相聯絡。關於通姦中之問題。不能謂爲有詐術。業經終審法院斷定如上所述。至於同逃間。有無陷於意思之錯誤。則當就黃慧如本人之自述而爲根據。本審黃慧如傳喚未到。據告訴人黃朱氏述稱。謂本人業經死亡。所稱設或非虛。則被害本人。已缺乏覆訊之可能。其所以根據者。自應依前者到庭之供詞。爲唯一之確證。查閱卷宗。據黃慧如在第一審供稱。』

出來是我的意思。因為我有喜出來。他並沒叫我跟他走。云云。又在第二審供稱。『我要同他一道走。他不肯。他始終沒有允許。十三日。我自己僱的汽車。到了吳淞。往王家三四天。』各等語。參酌兩審供詞。是慧如出走。全出於本人自己之決心。而上訴人偕與慧如同逃。反處於被動地位。非但上訴人無積極的行其機詐之方略。且實根於相對人慫恿而成。其在慧如方面。當然無意思之錯誤。繩之以『和誘』。固所難免。若欲反『和』爲『略』。犯罪要素欠缺。恐鍛鍊亦難成獄。

至於終審法院之主張。母若兄之告訴。是否違反慧如意思。此點極易明瞭。無論黃朱氏與黃澄滄之告訴各狀。慧如並未列名。假使慧如亦含有同樣之意思。何以當時不願隨母歸家。反到上訴人家內居住。又屢次向上訴人探望。可見慧如之對於上訴人情感間。是愛護的。而非憎惡的。況到案後所有供述。對於上訴人絕無絲毫攻擊。可見其母及兄之告訴。顯係違反本人之意思。不待審究而自明。總之上訴人既沒料黃慧如跟他走。（一審筆錄）

黃慧如要同上訴人一道走。上訴人不肯。始終沒有允許。並有一個女人養不好。養不起二個各等語（原二審筆錄）是上訴人之與黃慧如同逃。絕對非出於上訴人機詐行爲。是和非略。毫無疑義。本刑法對於和誘問題。既因年齡之限制而放任。則第一審所爲和誘之判決。有應依本法第二條裁判時之法律處斷。而爲免訴。原二審誤認和誘爲略誘。實爲臆斷。至關於幫助竊盜一點。謹查終審判決理由。對於刑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之解釋。內載「係以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實施幫助爲要件。若於正犯之犯罪。無合同之意思。或於正犯犯罪。已經完成。而僅止事後加功者。卽不能謂有共犯之關係」等語。遵照上開解釋。是刑法幫助正犯之共犯。第一要點。須與正犯有「共同認識」。否則卽不得謂有共犯關係。查閱本案卷宗。上訴人在偵查中供稱「首飾是小姐於十三日自己帶出來的」而黃慧如之供述。在偵查中亦「謂東西是十三日我帶出去的」。並謂「陸根榮是十二這天出來。拿了他自己幾件衣服。一只皮夾走的。東西都是我十三早上走的。

時候自己帶走。沒有叫他帶的。』(一審筆錄)原第二審一再究詰。矢口不移。並有『箱子等件東西。是我十三日坐汽車拿去的。他指上訴人。』只知道是穿的平常衣服。亦不知道有首飾。等語。其先後供詞。與上訴人所稱『首飾是小姐十三自己帶出』一語。均屬符合。故以本件竊盜犯主體而論。黃慧如所爲之行爲。上訴人絕對無共同之認識。堪以斷定。上訴人對於正犯之犯罪。既無合同之意思。而所知者。又僅止『是穿的平常衣服』。則關於黃慧如之行竊。非但臨時無共同之認識。且事後亦並未知情。至黃朱氏在原二審片面之供詞。(詳原二審判決理由不備錄)此中矛盾之點。業經終審斷定。『揆之情理。殊不近情。』自無徵信之可言。其他黃朱氏等狀稱。寄存瞿與秦木作主婦處等語。而此次奉經庭上傳訊。亦未到庭。足徵前狀所稱。毫無根據。終審判詞。以上訴人在偵查中。承認帶出來三只箱。他(指黃慧如)二只。我一只各情。謂爲有犯罪嫌疑。殊不知上訴人帶出來的。僅自己之皮夾一只。斷不能與黃慧如所帶出之箱子二只。先後併計。上訴

人在偵查庭所供。係根據問官所詢。『你們帶出來東西有多少。』故答以帶出『三只箱』等語。『你們』二字。包括上訴人與黃慧如二人而言。不能斷章取義。併爲一談。

總之該案竊盜行爲。係黃慧如所爲。據黃慧如之供述。該項首飾。十二日夜間。藏在下房。十三日自己帶走。徵之黃朱氏。在原第二審所供。十二夜間。我逼不過他（指黃慧如）在外間半間。拿出來幾件衣服。可見黃慧如所竊之物。十二日夜間。尙未帶出。至爲明顯。是上訴人對於慧如之犯意。先後均不知情。絕無聯絡之可解。所有竊盜部分。自不負罪刑之責。

基上理由。仰祈 鈞院鑒核。請求撤銷第一審所爲之判決。更爲上訴人宣告無罪之判決。謹狀

江蘇高等法院公鑒

黃朱氏告訴陸根榮略誘伊女黃慧如一案續訴狀

撰狀律師 潘承譔

續訴狀

黃朱氏

爲陸根榮併犯強姦略誘及竊盜上訴一案。請求按律並依解釋一九五號併案從重各判徒刑事。竊查陸根榮併犯強姦略誘竊盜。奉最高法院發還更審業已傳案。茲就該淫棍種種不法事實。以定法律上之責任。分述於後。

(一) 殤女慧如待產在室。由氏行使親權。關於略誘。當然有權告訴。且按照刑法二五九條。僅規定二五五條及二五六條須告訴。乃論獨未及二五七條。是該條略誘並不在親告之限。該淫棍侵害被略誘人法益。同時侵害權人之法益。任何方面。氏皆有依法告訴之權。此聲明者一也。(二) 殤女將死。最後遺言。慘極呼母而曰。『阿根害我。須要代吾伸冤。』是被略誘人最後明白之表示。卽爲此請母代行親告之遺囑。此聲明者二也。(三) 該僕之淫凶誘脅事實昭彰。刑律雖於略誘設有二十歲之限制。惟查十七年十月二日最高法院覆浙江高等法院解字第一九五號。稱『利誘二十歲以上婦女。刑法固無科罪條文。惟被誘之婦女。如果知識不足。由誘拐者設法誘

惑致被欺詐者。自應以略誘論罪。『查殤女天資愚拙。失於訓教。誤受該僕誘惑。與該解釋完全相同。而其不法之經過。備極淫凶。非尋常誘脅可比。應請照略誘從重治罪者三也。』(四)刑律二四零條。並無年齡限制。志華醫院。惟因殤女產後病重。自維無法起其危症。始代延惠更生等西醫多人診斷。仍極危殆。始由氏去接。在船時。泣訴該淫棍先以誘騙。後竟擲抱上床。用強逼姦。求氏代為伸冤報仇。是二四零條第一項之強姦罪。絕對成立。應請按強姦律從重處刑者四也。』(五)該淫棍併犯竊盜罪之事實。均有供證可稽。其尤著者。殤女於去年六月十三日清晨。後空手出外。是以不虞有他。其時飾物先已竊失。由該淫棍將飾物預為運出。殤女始能空手出門。其理至明且顯。况陸之來家。為六月十二。不但先期一天。且有搬取舖蓋之事實。則先運竊物。又屬顯然。其尤為該淫棍竊物之鐵證者。其舖蓋等物。即置於近瞿興泰(訛為瞿永興)木作。蓋該木作內有陸之表兄。且該木作即時他遷。異常秘密。搬運窩頓。無不證據鑿鑿。是陸之竊運飾物。實為共同實施。試查破

案時點見飾物。其衣飾夥多。各個手提皮箱內。無不滿貯。在盛夏之前。傷女身上祇穿紗衣。無可隱藏。其爲該淫棍所陸續私運。百啄奚辭。應請依刑律第三三七條從重判處獨立之竊盜罪者五也。本日續奉傳訊。既痛殤女。又嚇淫棍深恐語意未達。爰特陳述大概。委託潘承誥律師撰狀。援用新解釋並附法律上之意見。請求 鈞院俯賜察核。將惡僕陸根榮照刑律第二四另條第一項第二五七條第一項。安解字一九五號解釋爲狀。及第三三七條第一項。各別從重宣告罪刑。併定其執行刑。以懲淫兇而維風化。謹狀
公鑒

江蘇高等法院

中華民國十八年 六月 日 具狀人 黃朱氏

陸根榮二次上訴狀

上訴人 陸根榮

辯護律師 宋銘勳

右。上訴人爲不服江蘇高等法院所爲更審幫助竊盜罪之判決。提起上訴一案。提出理由如左。本案爲終審法院更審之件。更審法院之審理。應終審法院指示之範圍而爲調查。乃得謂爲合法之裁判。謹查終審法院於本年三月九日所爲本案之判決。關於上訴人幫助竊盜罪部分。謂上訴人於黃慧如竊盜行爲完成以前。有無犯意之聯絡。事實上尙無確當之證明。原審據告訴人黃朱氏之供述。認定上訴人卽於十二日幫同攜出。爲認率斷。遵上論點。對於本案指示更審中調查之方法。明明謂告訴人之陳述。不足以資信讞。非得於原告訴人供詞之外。更求適當之證明。卽不得推定上訴人有犯罪嫌疑。至爲顯著。茲查原法院更審中。計先後開庭兩次。受傳喚者兩次。均祇有原告訴人黃朱氏一人到場。查其與問官問答。問黃朱氏答稱。十二夜責問慧如。暨十三日慧如出走之時。別無他人聞見。雖經問官不厭求詳。責任原告訴人帶同傭人金媽阿金等到場。及查問汽車行等事。而傭人等均不到場。汽車行亦查無結果。當據原審官之論告。謂爲上訴人能否

成立幫助竊盜。當以黃慧如行竊之際。陸根榮有無幫助行為爲斷。據慧如言。東西沒有叫他帶。箱子是我十三日坐汽車拿出去的。黃朱氏供。六月十二晚上。責問慧如時。在房內說話。沒有別人聽到。是金媽等即使到庭。亦未必能爲證明。證據薄弱。原判難以維持等語。各在案。據此。本案依法律上論斷。被告犯罪嫌疑不能證明。應援引刑訴法三一六條之規定。諭知無罪之判決。乃原法院非但不依據上開條文。而爲合法之判決。反增加原判之刑期而延長之。其因何情形而加判。已屬漫無標準。及審查判文內容。所載事實則稱。黃慧如將其母所有金飾珠翠多件。竊藏小箱內。於十二日潛交陸根榮先行攜出云云。理由則稱。前經本院詰問黃慧如。陸根榮是不是帶一只小箱子走的。答稱。十二日是他帶出去的小箱子云云。推想原法院鍛鍊上訴人犯罪科刑之意旨。蓋專以上訴人十二日帶出之箱子爲唯一關鍵。其意若曰。黃慧如竊黃朱氏的首飾。藏在箱子內。陸根榮十二日到黃家帶出去的箱子。卽是此箱云云。但查刑事採用真實主義。犯罪事實。應依證據

爲斷。若事實而不依證據認定。失之毫厘。卽差以千里。歷查本件全案卷宗經過之事實。對於所稱黃慧如將金飾珠寶竊藏在小箱內。於十二日潛交陸根榮先行攜出一節。全無根據。至於十二日上訴人到黃家帶去之箱子。係一小皮夾箱。此箱係黃朱氏所給。卷內明供甚詳。斷不能移花接木。誤作此箱爲黃慧如所有之箱子。該判決附麗而爲事實。顯係錯誤。並查其理由。採用原第二審黃慧如供稱。陸根榮是五月到交易所。六月初八歇的。十二日是池帶出去的小箱子。十三日我走的。各云云一節。尤屬割裂不成文理。查此一節供詞。其下尙有一問官詰問。照你這樣說。你娘說的不錯。東西是十二日陸根榮拿去的。答稱。不是的。我的小箱子是十三我自己帶走的。各等語。統觀前後。此供詞內所答。十二日陸根榮帶出的小箱子一語。顯係指上訴人十二日到黃家帶出去自己之小皮夾箱而言。明甚。否則何以一經問官詰問。黃慧如卽撇口答以不是耶。該判決截去下文。不顧前後文理之貫串。貿稱業經供證明確。試問供者在。證者在。若如此割裂成文。穿

鑿附會。即可入人之罪。恐不但牽斷。而實爲武斷矣。總之查閱本案卷宗。除告訴人黃朱氏口稱。謂爲上訴人有幫助竊盜外。黃慧如之庭供自偵查起。至原第二審終結。每次通篇合觀。無一次不有「東西是我帶出去的」一語在內。從未有說過交與陸根榮先行帶出去的一語。此外亦別無其他積極證明。卽就解案之箱子以觀。所有珠飾等件。亦均在慧如所帶之箱子內起出。（見卷內解案之夾單。）可見東西確係黃慧如自己帶出。並無疑義。此次終審法院發回更審之重要意旨。所應研究者。係指黃慧如之兩只箱而言。非謂上訴人自己之一只有嫌疑也。乃原法院無可證明黃慧如之兩只箱。係陸根榮帶出。而反以上訴人自己之一只箱。張冠李戴。爲此武斷。可謂不察之甚矣。嗚呼。司法之有威信。所尊重者。審判上之公平。法官之消弭成見也。似此穿鑿其詞。附會其說。卽得強入上訴人以罪刑。則設或將來本案爲二次發回。更將何事不可穿鑿。何語不可附會矣。爰申叙上訴理由。伏懇 鈞院鑒核。准依刑訴法第四〇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援引同法第三一

六條第一項而爲判決。賜上訴人免致拖延囹圄。則感德無涯矣。謹狀
最高法院 公鑒

江蘇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十八年訴字第四四四號)

判決

上訴人 陸根榮

選任辯護人 宋銘勳律師

右上訴人因和誘及竊盜案。不服吳縣地方法院。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判決。復上訴最高法院。判決發回本院更爲審理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陸根榮幫助竊盜一罪。處有期徒刑二年。並觀奪公權三年。裁判確定前羈押日數。以二日折抵徒刑一日。

和誘部分免訴

事實

緣陸根榮於民國十六年陰歷七月間。在上海赫德路春平坊黃朱氏家充當茶房。黃朱氏有女黃慧如。（已於本年陰歷二月初九日病故。）曾肄業啓明女學校。年已二十有二。尙待字未嫁。是年陰歷十二月間。黃慧如因與貝姓議婚未成。鬱鬱不樂。陸根榮在旁。時以甘言向之勸慰。黃慧如認爲相愛。益形親暱。遂於去年陰歷正月間。與之通姦。并贈以金戒指一隻。迨陰歷五月初。黃慧如之兄黃澄滄。微有所覺。卽將陸根榮調至物品交易所充當茶房。六月初八日。復將其辭歇。陸根榮以黃慧如曾與有姦。同月十一日。復至黃朱氏家。託詞借宿一宵。乃與黃慧如商定同逃。黃慧如遂將其母所有金飾珠翠多件。竊藏小箱內。於十二日潛交陸根榮先行攜出。寄存瞿興泰木作舖。旋經黃朱氏察覺。以陸根榮忽然走去。並未告知。乃檢點房內金飾珠翠等件。均已失去。當夜詰責黃慧如。翌日（卽十三日）早晨黃慧如乘其

母不備。由家逃出。乘坐陸根榮豫先雇就在愚園路等候之汽車。先至吳淞陸根榮之表兄周永卿家寄住。繼至蘇州。在城內護龍街賃居同居。嗣被偵探隊查獲。解由蘇州公安局轉送吳縣地方法院。黃朱氏得悉前情。卽向該院狀訴。經檢察官偵查起訴。移送該院刑庭審理。判處罪刑。陸根榮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判決。復上訴。最高法院判決。發回本院更爲審判。

理由

本案上訴人陸根榮與黃朱氏之女黃慧。如何通姦。如何約定同逃。至蘇州各情。曾經迭次自白。不諱事實。自無可疑。原審在適用刑律時。認上訴人爲犯和誘罪。依刑律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二項處斷。固無不捨。惟現在刑律業已廢止。而刑法於和誘二十歲以上之婦女。並無處罰明文。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三條第四款規定。犯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其刑罰。自應依同訴訟法第三百十七條第一款諭知免訴。至上訴人幫助黃慧如竊取其母黃朱氏之金飾珠翠等件一節。雖堅不供認。但據原告訴人黃朱氏。述稱十

二日。黃慧如沒有出去。陸根榮與表兄來我家拿過衣服等東西的。我十二日檢查東西沒有。我就問慧如。慧如說陸根榮拿出去的。他說先放在瞿興泰木作舖裏過的。又稱他（黃慧如）走的時候很早（即十二日早晨）底下人都睏覺未起來。沒有人看見。祇我因一夜未睏。看見他走的。我追他追不及他空手出去。沒有拿東西各等語。核與黃慧如在原審所稱東西。是十二下午天帶出來。陸根榮是十二這天出來的。及前經本院詰以陸根榮究竟幾時到交易所。幾時歇的。他走時東西有沒有拿去。是不是帶一只小箱子走的。是不是陸根榮的表兄來拿去的。答稱。陸根榮是五月到交易所。六月初八日歇的。十二日是他帶出去的小箱子。十三日我走的。各云云。亦屬相符。是黃慧如所竊之物。確由上訴人於十二日幫同攜出。業經供證明確。目難任其諉卸。原審認上訴人。爲犯幫助竊盜罪。於刑事有效期內。依刑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三百六十七條論科。原無不當。惟刑律已因刑法施行而失其效力。依刑法第二條規定。應依刑法處斷。上訴意旨。飾詞狡辯。固無

可採。但原判既有不當。應由本院予以糾正。

綜以上論結。合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將原判決撤銷。更爲判決。陸根榮幫助竊盜之所爲。應依刑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三項後段第三百三十七條第一項處斷。惟查其犯罪時。適用刑律第三百六十七條之刑較輕。依同法第二條但書及刑法施行條例第二條第一欸規定。適用較輕之刑。應於刑律第三百六十七條本刑範圍內。處以有期徒刑二年。並依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五十六條第五十七條第五項。褫奪公權三年。裁判確定前羈押日數。准照同法第六十四條折抵徒刑。至和誘二十歲以上之婦女部分。犯罪後因法律變更而廢止其刑罰。應依同訴訟法第三百十七條第一欸諭知免訴。特爲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本院檢察官鍾尙斌蒞庭執行檢察官之職務。

本案上訴法院爲最高法院。當事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應於送達判決後十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訴。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江蘇高等法院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推事 彭 榮

推 事 張秉慈

推 事 黃炳道

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對陸根榮再上訴之答辯書

上訴人 答辯書

被告人 陸根榮

右被告人因竊盜一案。經江蘇高等法院刑事庭於民國十八年七月二日送達判決。該被告於同年七月六日聲明上訴。七月十五日補具上訴理由書前來。本檢察官對於本案答辯如左。

本案據被害人黃朱氏供稱。十二日黃慧如沒有出去。陸根榮與表兄來我家拿過衣服等東西的。我十二日檢查東西沒有。我就問慧如。慧如說陸根

榮拿出去的。他說先放在瞿興泰木作舖裏過的云云。是被告陸根榮幫助竊盜嫌疑不能謂不重大。惟黃朱氏之供詞祇能供審判上之一種參考。若無其他互證方法。不得作爲定案證據。該黃朱氏既稱陸根榮拿東西先放在瞿興泰木作舖裏。則瞿興泰木作主婦實爲本案重要人證。乃原審對於該項要證傳未到案訊實遽行判決。殊嫌速斷。且查全案紀錄。黃慧如迭次供述。均稱東西是我十三日帶出去的。雖不能謂該被告事前毫不知情。然於黃慧如竊取其母黃朱氏之金飾珠翠等物之際。曾否予以幫助行爲。及十二日該被告前往黃朱氏家取出自己小箱子一只。有無黃慧如行竊之物存於其間。事實上不無研究之餘地。既據被告陸根榮聲明上訴。本檢官毋庸再行提起。合具意見如左。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鍾尙斌。

陸根榮不服江蘇高等法院判處略誘竊盜罪第三審上訴狀

宋銘勳

本案文件 (一) 上訴狀 (二) 第三審判決書

上訴人 陸根榮

辯護人 宋銘勳律師

右上訴人因意圖姦淫。略誘幫助竊盜等罪一案。不服江蘇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二日所爲第二審判決。提出上訴。意旨如左。

(一)關於意圖姦淫而略誘一罪部分。查該判決之意旨。謂黃慧如與陸根榮成姦。因陸根榮不先告以家有妻室之故。認爲其使用詐術。後此之同逃目的。卽在戀姦。故以意圖姦淫而略誘論罪。茲分兩點駁論之。第一點。記載事實之錯誤也。按黃慧如兩審庭供並無「願嫁爲妻」之言。該判文事實及理由內。均插入「聲言願嫁爲妻」一語。不知從何而來。以毫無根據之詞。引爲判罪理由。未免失實。此記載事實錯誤者一。又查黃慧如於陰歷六月十三日出走。據第一審陸根榮供述。「汽車是慧如交付洋十元。叫我僱喚預先等候的。」云云。觀此則慧如出走之真相。顯係事前由慧如與陸根榮商議。先行交付車資。囑令陸根榮僱喚汽車。爲偕逃

之預備。是主動實出於慧如。而陸根榮僅處於被動地位。情節至爲昭著。第一審事實欄述稱「慧如之兄。將被告辭歇。被告頓失依賴。又因戀姦情熱。乃商議慧如同逃」云云。夫認爲商議。尙近情理。乃該判文事實。及理由內均以「商議」二字竄改爲「囑令」二字。實屬武斷。此記載事實錯誤者又一。

第二點。解釋法律之錯誤也。按略誘罪之意義。卽移被害者之意思。於自己之實力支配下而成立犯罪之謂也。攷諸古律。唐註「不和謂略」。元註「不和而取謂略」。蓋所謂「略」者。卽「和」之反名詞。而所謂「和」者。在古則爲「知情」。在今則爲「同意」。此稍能讀律者。無不瞭解其大概。參觀本案事實。在前暫行刑律施行時代。陸之和誘罪。當然成立。第一審依暫行刑律第三四九條第二項論斷。可謂確切不移。絕對無辯論之餘地。現在法律既經變更。和誘限於未滿二十歲男女。黃現年二十二歲。既爲法律所限制。而放任無論審酌犯人之「原因」「目的」

「心術」「品行」「程度」與「被害者平日關係」一切情形若何。自應依裁判時之法律處斷。而爲免訴。不圖其認爲刑法第三一五條第二項意圖姦淫而略誘也。夫略與和之判別。暨和誘因年齡而有限制。既如上述。更以本法第三一五條第二項立法之精義闡明之。謹按刑法草案與暫行新刑律異同篇第三十節內載「暫行律姦非及重婚罪章。不能包舉各種猥褻行爲。而略誘及和誘罪章。又多係妨害婚姻及家庭之制。故本案將該兩章所規定者。分別規定於妨害風化罪。妨害婚姻及家庭罪兩章內。」又第三十七節「暫行律私擅逮捕監禁罪。及妨害安全信用名譽及秘密罪。兩章其侵害之法益爲個人之自由。而妨害秩序罪。略誘及和誘罪。兩章內亦有侵害個人之自由者。故本案併爲妨害自由罪一章。」各等語。審觀立法之精義。三十節與三十七節之大別。一則以妨害婚姻及家庭爲重。一則以妨害個人自由爲重。故前者限於年齡。略與和並及。後者不以年齡爲限。有略而無和。蓋刑法二十五章之定義。以

妨害個人之自由爲原則。惟略可以妨害個人自由。和則非所論也。本案黃與陸雙方徵求同意而偕逃。參觀事實。無可諱言。（第二審竄改「囑令」係屬武斷。已見上述。）陸之對於黃。絕對無絲毫妨害其自由。是非略。堪以斷定。該判文反和誘而爲略。誘。鍛鍊成獄。竊期期以爲未可也。本章以妨害自由爲原則。有略無和。既又如上述。而該判文則謂略與和之界限。在審究誘拐之手段。有無詐術而已。陸不告黃有妻。誘惑黃而失身。先以詐術成姦。後以戀姦同逃。其誘拐手段。安得謂非略誘云云。查前暫行刑律設立略誘罪之定義。（一）強暴脅迫。（二）詐術。詐術固爲略誘中之一行爲。但如何謂詐術。必以陷被害人於「錯誤」之地位爲條件。如何謂錯誤。卽構想他種方法使被害人意思陷入不知之地位。而移其於實力支配下之謂。試舉例以比之。（甲）例如陽謂請人出外觀劇。實則引之宿旅館。（乙）例如聲言送人回家。實則引入自己室內。必有類此比例。構想之方法。乃得謂爲錯誤。其他得相手方之承諾。或意思表示。結果

不致使相手方陷於非承諾及非意思表示之地位。而移其於實力支配下而爲之者。皆不得謂爲有錯誤。至事前或事後之他行爲。概不得附麗而爲略誘之條件。何則。蓋略誘和誘雖判分爲二。總名曰拐取。何謂拐取。卽攜被害者離現居之地。伴行於他所之謂也。其間略與和之判別。卽在拐取中動作意思。而及於所爲有無「強暴脅迫」或「詐術」爲要素。有者則謂「略」。無者則謂「和」。若拐取中並無「強暴脅迫」或「詐術」。而被害人在未離現居之地前。及伴行到達他所後。關於他部分。卽有「強暴脅迫」或「詐術」之手段。祇能構成他罪。不得強爲附麗。而加入爲拐取之條件。蓋一則在犯罪原因未起以前。一則在犯罪結果已成之後也。本案黃於本年正月間。與陸通姦。其時男女同處一家。於肉慾問題。不難滿足。本無所用其逃泊。黃之兄微有覺警。於六月初八日將陸辭歇。黃與陸遂有商議同逃之舉。其起因當然在初八日被歇之後。與正月間之通姦事。因果中斷。不相聯絡。嗣後黃與陸之同住吳淞焉。同遷

蘇州焉。並無一事陷黃於「錯誤」之地位。於黃之個人自由。絕對的無絲毫妨害。是此案之是和非略。至明且顯。乃判文推而至於黃未離現居之前。以陸之不告黃有妻。而成姦一事。加入於拐取條件之中。查男子有妻而與無夫之女子相姦。法律本不加以制裁。陸既得黃歡愛。發生外緣關係。陸之對於己身。本無庸計。及有無妻室之必要。縱令其不先告之於黃。事無足怪。審酌情理。殊不得謂爲使用詐術。即退一步言。謂陸勾引黃成姦。難保不用誘感之手段。但成姦一事。時在本年正月間。距離黃之逃。已越五個月。並非拐取中行爲。自屬另一問題。況查因詐術使婦女誤信。而聽從其姦淫之行爲。亦必以有夫妻關係爲前提。今黃與陸戀愛之始。期。陸卽果未先告黃有妻。然黃之對於陸。亦並未自認與陸有夫妻關係。而聽從之。初不過情感之衝動耳。否則黃與陸之通。若果因有夫妻關係而誤信。何以於五月間陸告知有妻（見慧如第二審自供）絕不翻然自悔。反於已知有妻之後。而有同逃之事。實乎據此一端。卽足資證明。黃陸

同逃之原因。實係在黃之兄將陸辭歇而起。可斷言也。總之。本案情形。應以拐取中之事實爲前提。陸對於黃。個人自由。始終無陷黃於錯誤之地位。是非略。已如上述。該判決全憑舊社會之觀念。不採新法律之真義。曲爲解釋。引用第二十五章妨害自由罪內第三一五條第二項論斷。殊屬不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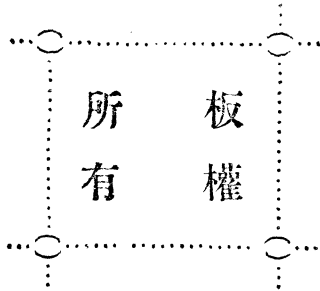
(二)關於幫助竊盜一罪部分。此一部分純屬事實問題。約分兩點。(一)竊盜時上訴人是否知情。(二)帶出時上訴人有無着手。就第一點言。該案所犯之竊盜。係黃慧如爲主體。據供述。爲該飾物是伊取之於其母房內。十二日夜間藏在下房。十三日自己帶走云云。而查上訴人供述。對於慧如所帶是何物件。均無一語供出。究竟慧如所帶物件。上訴人是否知其竊取而來。抑係誤認爲慧如之私有物。兩審對於此點。皆未深究。第二點。兩審事實內載。該飾物慧如於十二日交由陸根榮寄存瞿興泰木作主。婦處云云。查此節。僅見告訴人黃朱氏黃澄滄等八月三日訴狀。究竟有

無其事。抑係告訴人所捏飾。卽有其事。究竟何日往寄。何人往寄。兩審既未親往實地調查。又未傳喚該店主婦到庭訊問。卽據告訴人一面之詞。而爲斷定。實無根據。又第二審據黃氏供稱。「陸根榮十一日到我家來住一夜。他到十二日不聲不響走了。我看樣子不對檢點東西。知道首飾盒不見。詰問慧如時。我是打他的。他說是陸根榮拿出去的。有幾件衣服。我逼不過他。藏在外間。後半間拿出的。我氣得一夜沒有睡。天纔亮。家中上下人都睡着未起。慧如一個人開門走了。我急忙去趕。趕不上他。他走時。是空手走的。」云云一節。查該項供詞。矛盾甚多。旣然詰問慧如說是陸根榮拿出去的。何以並不卽行追究。此矛盾之處一。旣稱慧如走時。家中上下人都睡着未起。何以又稱我急忙去趕。又曉得他是空手走的。此矛盾之處二。且空手與不空手。究係何人所見。原審對於此點。並未推問。亦無根據。至原審所述。第一審黃慧如所述。東西是十二下半天帶出來一語。查第一審慧如所述。此一句內有「我」之一字。（東西是我十二

下半年帶出來的。見第一審理由欄。「我」卽自指之謂。原審截去一「我」字。卽斷爲慧如所竊之物。由上訴人於十二日幫同攜出。亦屬無據。總之竊盜是黃慧如主體。該項飾物究竟是否十二日帶出。十三日帶出。抑係黃慧如十二日自己先行帶出。（供詞中有一「我」字。卽慧如自指。十二日慧如曾否出外。兩審對於此點。皆未問及。）以及寄存之處。所有無其事。又何日往寄。何人往寄。暨上訴人是否知情。種種要點。兩審均未詳細推究。遽認上訴人有幫助之行爲。對於事實上顯未盡調查之能事。基上理由。仰祈

鈞院鑒核。請求撤銷原判。更爲合法之判決。謹狀。

中華民國廿四年二月再版



現代實用
刀筆精華錄（全四冊）

定價大洋三元

編輯者 我有筆如刀室主

印刷者 華聲書局

發行者 華聲書局

經售處 全國各埠各大書局